

重刊庚子國變彈詞序

驀地飛來陽九災，

哀絲手理一低徊；

昆明池上人何在？

賸有胡僧話劫灰！

這四句詩，是辛丑年（一九〇一）歲暮，李伯元寫庚子國變彈詞到第十四回完，有感而題的。記得當時的大詩人黃公度，也有類似的句子，說是「南海昆明付劫灰，西風汾水雁聲哀」（庚子傷亂作），一樣感到義和團事變，八國聯軍攻陷京師，兩宮倉皇出走，是中國史上的一次莫大的浩劫，所以身經事變的人，事後回想起來，總不禁有無限的浩歎！

這一次事變給予了中國以怎樣的影響呢？成立了大辱奇恥的辛丑條約，帝國主義更進一步的來實行宰割。在另一面，則是「有識者」更清楚於「政府不足與圖治」，而「翻然思改革」，對清室開始「掙擊」。魯迅說：「戊戌（一八九八）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一九〇〇）而有義和團之變，羣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掙擊之意矣」（中國小說史略），事實的發展，確是如此。

郭沫若曾慨然於「五四」「五卅」兩大運動，反映在中國文學上的，祇是一張白紙（一九二八）。庚子事變之於文學，雖還沒有到「白紙」的程度，實際上的相差，是「無幾」的。我們所能找到的關於這一事變的文學作品，大概祇有如次的幾種：

庚子國變彈詞（李伯元作，繁華報刊）

蜀鵬啼傳奇（林紓，商務版）

武陵春傳奇（陳季衡）

救劫傳

鄰女語（憂患餘生，繡像小說，未作完）

義和團演義（石印本）

恨海（吳趼人，廣智版）

此外所有的，祇是一些筆記，如榆關紀事（鄒渭三），宣南紅雪（呂師鐸），

庚子日記（景善），津橋鵲血錄（恨人），庚子虎穴記（更生居士），庚子之北

京（師景曾），庚辛大事錄（穆成善），拳匪見聞錄、燕京劫華錄（新小說）而已。

小說中之部分涉及的，也只有新石頭記（吳趼人），冷眼觀（八寶王郎），癡人

說夢記（旅生）幾種。詩歌大都散見各家集內，除新小說所載庚子時事雜詠二十

二首，鮮有專著。曾孟樸作孽海花，依照最初的計劃，是寫到這一階段的，所以

小說林刊本（一九〇五日本排印）的總回目裏有：

大義滅親善男女冤受無情棒

妖言惑衆小王公狂揮排外旂

黃蓮母升座總督堂

紅燈孃鬥法親王府

破津門聯軍歌得寶

朝便殿矯詔殺同僚

豆粥素衣淒涼西狩

丹心碧血慘澹南雲

教育有效太守代槍

羅織無遺疆臣設網

三督保南天申江定約

一身當北道山左屯兵

夜宿儀鑾曹夢蘭從頭溫舊夢

私投歐幕沈愚漢借手殺羣愚

片語保鄉閭二爺仗義

個臣投銀鉅八國協商

替嬌娃代還風流債

參酷吏聊快士類心

駝路屍尙書受辱

遇夜盜侍郎吃驚

贈瓊瑤英雄悵歸國

下綸綉典禮飾迎鑾

學西語校書行作女校師

陸東交使臣通謁公使婦

賞寶星陪臣叨異數

贖玉靈胡賈索鉅金

共十三回回目。可惜當時小說林祇刊到二十四回，便爾中止，不然，這定然會成爲庚子事變的重要文藝作品。小唱方面，雖相當的有一些，現在能以找到的，也祇有新小說，繡像小說裏的一部分，如十二月太平年（竹天農人），破國齋（悲東三省也，遼園），愛國歌（謳歌變俗人），送郎君（謳歌變俗人），小五更（竹天農人），時事曲（鬪士）等，京戲有拳匪魁（新小說）一種，但都不能算是優秀的作品。

所以然這樣貧弱，主要的原因，是一般寫作者對於「小說與羣治的關係」（借用梁啓超的文題）理解的不够，仍然把小說當作並非經世的文章。不加注意。其次就是晚清小說刊物的發達，在庚子事變（一九〇〇）以後幾年，梁啓超小說林，李伯元繡像小說，都是始刊於一九〇三，吳趸人月月小說是一九〇六，黃摩西小說林爲一九〇七，很少作家注意於庚子的描寫，是可能的。事變發生的

時候，大家還沒有認識到小說的重要性，待到懂得，已經是事過情遷，而且又有更重要的當前的主題。這樣，庚子的描寫，自然就不能成爲重心了。我想作的解釋，大體是如此。

在這些作品中，我認爲最好的一部，是庚子國變彈詞，這是最能反映這一回事變，最通俗的，而又有文藝價值的書。海滙閒話評此書的價值，在官場現形記上，是很有見地的。因爲彈詞以「韻語出之，感人尤易」，傳播得也更容易普遍。

這部彈詞的作者李伯元，是晚清頂主要的作家，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者吳趸人並稱於時。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一九二三），曾經據他姪子李祖杰致胡適書，和當時的名譯家周桂笙的新菴筆記，替他寫過一篇小傳：

南亭亭長爲李寶嘉，字伯元，江蘇武進人。少擅制藝及詩賦，以第一名

入學，累舉不第，乃赴上海辦指南報，旋輟，別辦遊戲報，爲俳諧嘲罵之文。以後「舖底」售之商人，又別辦海上繁華報，記注倡優起居，並載詩詞小說，殊盛行。所著有庚子國變彈詞若干卷（按實爲四十回—英），海天鴻雪記六本（實四本二十回—英），李蓮英一本，繁華夢，活地獄各若干本（活地獄共成四十三回，作者寫至三十九回故去，四十至四十二，吳趸人續，四十三係茂苑惜秋生續—英）又有專意斥責時弊者曰文明小史，分刊於繡像小說中（後由商務印單行本，共二冊—英），尤有名。時正庚子，政令倒行，海內失望，多欲索禍患之由，責其罪人以自快，寶嘉亦應商人之託，撰官場現形記，擬爲十編，編十二回，自光緒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中成三編（一九〇一—三），後二年又成二編（一九〇四—五），三十三年以瘵卒，年四十八（一八六七—一九〇六），書遂不完；亦無子。伶人孫菊仙爲理其喪，酬繁華報之揄揚也。嘗被薦應經濟特科，不赴，時以

爲高；又工篆刻，有芋香印譜行于世。

按胡適官場現形記序，與此略有出入，謂伯元係上元人。說官場現形記第四編係一九〇四—五所作，第五編一部分係伯元友人勉強續完。伯元所著書，我所知者尚有藝苑叢話，滑稽叢話，塵海妙品，奇書快觀各四卷，南亭筆記八卷，南亭四話十卷，滿清大夫軼事（俠君增輯）不分卷。

魯迅這一篇小傳，頗能幫助我們了解李伯元的生平，和他的創作生活，是一篇很好的側重事實的記載。還想介紹的，却是表揚他的人格和說明他的創作動機的另一篇，是我最近纔發現的，作者就是和他齊名的吳趸人：

武進李徵君，諱寶嘉，字伯元，一稱南亭亭長，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懷匡救之才，而恥於趨附，故當世無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筆，寫嬉笑怒罵之文，創爲遊戲報，爲我國報界開一別裁。踵起而效顰者，無慮十數家，均望塵不及也。君笑曰：「一何步趨而不知變哉！」又別爲一格，創繁華

報。光緒辛丑，朝庭開特科，徵經濟之士，湘鄉曾慕濤侍郎以君薦。君謝曰：「使余而欲仕，不俟今日矣！」辭不赴。會台諫中有忌君者，竟以列諸彈章，君笑曰：「是乃真知我者」自是肆力於小說，而一以開智誦諫爲宗旨。憂夫婦孺之夢夢，不知時事也，撰爲庚子國變彈詞，惡夫仕途之鬼域百出也，撰爲官場現形記；慨夫社會之同流合污，不知進化也，撰爲中國現在記，及文明小史，活地獄等書。每一脫稿，莫不受世人之歡迎，坊賈甚有以他人所譏之小說，假君名以出版者，其見重於社會可想矣。使天假之年，其著作又何止於等身也。乃以憤世嫉俗之故，年僅四十，卽鬱鬱以終。嗚呼！君之才，何必以小說傳哉？而竟以小說傳，君之不幸，小說界之大幸也。君生於同治丁卯四月十八日，卒於光緒丙午三月十四日。卒後踰七閱月，其後死友吳沃堯爲之傳。

許多足以表見人格的記事，吳趸人的這一篇是較詳盡的。要了解這一作家的

思想，性格，行動，與情感，我覺得合兩傳來，是最易於了解。李伯元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到這裏，大概是不再需要什麼解釋了吧。

吳趸人這樣的表揚他，並不是友誼間的誇大，這就從他的作品方面，也能以看得出來。他的主要的著作，可說是沒有一本是「無所爲」而作的。文明小史，是全般的描寫了維新運動期間的中國，對腐敗的官僚，投機的維新黨，橫行的帝國主義，加以無情的攻擊。官場現形記，是以極端憎惡的態度，暴露了晚清官僚的腐敗，媚外，以及一切的醜態。活地獄專寫縣衙裏的黑暗，縣官書吏的魚肉小民，私刑拷打，等等地獄般的慘劫。海天鴻雪記是一部吳語的小說，寫在那樣嚴重的時期內，一般人士的醉生夢死。此外的一種，就是史詩一般的庚子國變彈詞，是歷史性的記載庚子事變全部經過的書。李伯元所以能成爲一代的作家，其理由，就透過這簡單的敘述，也可理解。

特殊的來說一說庚子國變彈詞吧。書凡四十回，作於辛丑（一九〇一）與壬

寅（一九〇二）兩年間，最初是逐日發表在繁華報上，壬寅冬，又由繁華報館排印成巾箱單本。寫作期，也可以說，開始於辛丑條約成立之日，越一年而完成。他是以怎樣的情懷，來創作這一部使婦孺都能了解的悲劇，他自己是一再說明了的：

和議既成，羣情頓異，靡修淫佚之習，復中於人心，敷衍塞責之風，仍被於天下，幾幾乎時移世異，境過情遷矣！（自序）

殊不知我們中國的人心，是有了今日，便忘了昨朝，有了今日的安樂，便忘了昨日的苦楚；所以在下要把這拳匪鬧事的情形，從新演說一遍。其事近而可稽，人人不至忘記；又編爲七言俚句，庶大衆易於明白，婦孺一覽便知。無非叫他們安不忘危，痛定思痛的意思。（第一回）

却說在下做這一部彈詞，不過要列位看報的人，有了今日的昇平，切莫忘了前年的禍亂，打起精神，各人烈烈轟轟做一番事業，就不負做書的人一

片苦心了。(第十五回)

不惜再次三番的這樣懇切的說，李伯元的苦心，真如他在活地獄裏說的：「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書生一掬傷時淚，誓灑大千救衆生」了，是多麼熱情的一位作家啊！

庚子國變彈詞所敘述的，是始於清平縣武舉與教民衝突，官吏左袒教民，釀成武舉復仇，率領五百弟子，殺死兩教團全家；終於李鴻章慶親王受任爲全權大使，在京與各國訂成辛丑條約，兩宮回鑾爲止，是庚子事變的全史。至於李伯元自己對於這一「浩劫」的態度，在書裏也反映得很明白，他反對義和團，反對扶助義和團的一些大臣官吏，反對帝國主義的屠殺行爲，這一事官的最高責任者，他隱約暗示出的，是慈禧太后而不是光緒，對光緒維新運動的失敗，表示非常的惋惜。

這部彈詞最大的優點，是毫不虛構的保留了當時許多可歌可泣的史料，特殊

是民衆受難的寫述。最初寫義和團初起，袁世教，奉命去剿，結果是把一個善良的村子洗劫掉，而事實，是連「拳匪」的影子也沒有：

一聲號令到前村，勇士銜枚不敢停，大霧迷漫猶未退，依然田內少人耕。行來不到二三里，隱約村莊看得清。統領便教將陣擺，掃除匪類莫遲停，衆軍一陣排槍放，接二連三大砲鳴。合是此方遭劫數，霎時石破與天驚！當時放過幾陣排槍，幾門大砲，霎時間，但聽得房屋倒塌之聲，與鬼哭人啼，攪成一片，恍似山鳴谷應，震破天驚！圍牆欲碎，又只見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自相踐踏，四處逃生，袁統領立刻傳令三軍，攔阻兜殺。這一殺直殺得橫屍滿地，流血成河，可憐無辜良民，盡死於刀槍之下，那袁統領毫無知覺，還當他們都是匪黨呢！

枉殺人民千萬衆，算來不到半時辰，看看莊內無人影，霧退天晴望得清，統領便教兵紮住，自攜戈什入莊村。滿街屍首無人跡，幾處民房劫火焚，

僧步行來不覺遠，抬頭一望陡驚。

走到一處，只見前面有座小廟，寫着開帝廟三個大字，廟前搭了一座戲台，檯上堆了多少戲衣，與那刀槍劍戟之類，這時亦被砲彈打的東倒西歪，七零八落。再看地下的屍首。也有抹着花臉的，也有戴着鬚髮，亦有打去一腿的，亦有洞穿肚皮的，一個個躺在地下。世敦看了一回，忽然明白，「阿呀」一聲道：「不好了！是他們在這裏演戲酬神，並不是興妖作怪，誤剿良民，如何是好？」於是無精打彩，急急跑回營盤，自己搜尋主意。（第二回）

滿清官吏視民衆的生命如兒戲，於此可見。所以那時候的民衆，是在種種的迫害之中的，一面是官吏豪紳真匪，一面是教民洋人。義和團的成長，可說就是這些受迫害的民衆，無可奈何挺而走險的，一種笨拙的希圖自救的辦法。遺憾是，因為無組織，無訓練，到得後來，他竟成了民衆的罪人。所以，李伯元後來

寫到國民與甘軍在北京可怕的燒殺，他很憤慨的寫道：「兵卽是匪匪卽是兵，兵匪合一胡亂行。排槍好似連珠砲，哭喊之聲不忍聞。巨賈豪商都被劫，大家小戶不安寧。」（第七回）最後更總結民衆在各方面所受的苦痛，說是：

故使生靈遭劫運，破家亡產蕩無存。拋男撇女齊逃命，露宿風餐不像人！
遇到官兵恣擄掠，若逢匪類卽奸淫。洋兵蓄恨將仇報，碰着之時命亦傾。
棘地荆天無路走，每從溝壑了殘生！死屍拋棄如山積，血水成河舟不行。

慘酷情形寫不盡，這書中，十分祇有兩三分。（第十一回）

那時的民衆所受的危害，是到了這樣的程度，但這究竟還只是自己國度裏所「賜予」，帝國主義方面的殘酷，那是更甚的。這就從法國名小說家綠蒂，庚子外紀裏，也可以看到。這裏還是說庚子國變彈詞。就書中所寫，他們攻取天津，所用的竟是綠氣砲，這是何等的殘酷！所以，天津城破以後，「各屍倒地，死無傷痕。甚至城破三點鐘後，洋兵見有華兵多名，擊槍倚牆，怒目而立，一若將要

開放的情形。等到近前一看，始知已中砲氣而死，祇以身倚在牆，故未倒地。」（第十一回）這是多麼悲壯的畫圖！在這時，要避免他們的騷擾，祇有在門上貼着一張條子，寫上某一國順民字樣，纔能得免，其壓迫又是何等的厲害！再說北京城破以後：

都因拳禍結仇深，因此上，惹怒洋人恨不平。一鼓破城恣搶掠，官民無處可逃生。市廛買賣都難做，錢米俱歸異姓人！

此行只爲報仇來，實指望，宮闕頓時化劫灰！一片人聲似鼎沸，內廷擺設任情摧。金銀盡入洋人手，寶器他邦都載回。寫到此間良不忍，一回載筆一徘徊。

一番搜掠不容情，那管他，果代天家世守珍？塵緩尙教歸異姓，金錢一概付他人！天庾粟米供擄取，宮觀連雲付劫塵。更有傷心一件事，變儀殿上駐雄兵！（第二十一回）

未進城之先，是連開十三次大砲，既進城之後，又是燒殺搶劫，真是所謂「搜掠情形不忍聞！」這是帝國主義在當日給予中國民衆的「恩惠！」兩宮固然不免於出走，民衆所受的苦痛，更是說不盡的。哀哀小民，其慘痛際遇，真是無可伸訴！

在這一回事變之中，外國人所遭受的不幸，也是很多。就拿山西一省來說，毓賢把全省的外國人，以保護的名義，騙到省城以後，就親自一次把他們殺掉，共有一百二十多人，無論男女老幼，一無得免。其殘酷情形，是遠超過義和團給予外國人的危害。李伯元用了一回書，詳細的寫了這件事。寫毓賢殺外國女人，甚至「縛住她的兩手，取把尖刀，從她下部向上一戮，竟是穿心破肚而亡。」（第十三回）他母親要求他留下最後一個外國小孩，都被毓賢無情的拒絕了。至於京裏不斷轟炸外國人，雖死傷甚多，然與此相較究竟是不够殘酷的！所以這一回的事變，真正受着損害的，不是中外的官家，而是無可告訴的中外的民衆。這

些，是多麼殘暴的人類的獸性的發揮啊！

李伯元在庚子國變彈詞裏，寫完了庚子事變，又用了三國書寫中俄黑龍江之戰，一樣的寫到了那裏「生靈」所遭的「劫運」，其殘暴性，和他們在京津的行爲，是可以相互發明的。再附帶的看一看那裏的中國民衆，是在怎樣的被屠殺：

敵邦馬隊已臨城，驅逐居民一處屯，舉火焚燒人死盡，這般慘酷未忍聞！

海關貿易商人等，聞信之餘駭十分。橫計丁男並婦女，有多無少六千人。

敵兵先說開船送，迫令江邊立定身。商衆聞言心竊喜，大家恐後急先行。

忍飢露立江邊上，一日連宵又到明。不見敵船來護送，忽聞鎗砲響連聲。

開鎗揮斧來何猛，數十洋兵殺氣騰，齊向商民施毒手，出人不意陡然驚。

大江前面難飛渡，傾刻之間命半傾，一半投河圖自盡，幾人溺水復重生？

六千人衆無辜死，憤憤蒼天太不仁！（第三十四回）

這是庚子事變的一枝「插曲！」談到這裏，還能有什麼話說呢？被壓迫的中

「國民族，是自「鴉片戰爭」以來，在不斷的遭受着這樣劫運呢？血淚斑斑的史蹟放在眼前，我們將要如何的振作，以圖自救啊！最後，再看一看李伯元，在那樣的環境之內，用着怎樣委婉曲折的方法，暗示出這一回事變的責任者。你說洋人走近皇宮以後，就有老太監們向他求情，保留宮殿的完整，洋人就問起光緒來。」

老太監道：

「……甲午一年兵挫敗，償銀割地引爲羞，因之發憤勤圖治，延用維新人一流。可恨庸臣輕誤國，蕭牆之內起隱憂。維新盛治剛三月，幕地新機一旦休！這其間，委曲不能來細說，恨只恨，當時竟中衆奸謀。」繙繹把這話說與兵官，兵官道：「你們清國皇上，我們各國，本來是欽敬的，可惜維新事業垂成敗於一旦，以後皇上如何？」太監回道：「自此君王豁曠深，平時足不出宮門。麻台駐蹕無多事，朝政從今不預聞。」（第二十一回）

那麼，這責任應該是誰個來負呢？無疑的是一「聖慈」了。這一段敘述，最足以使我們看到李伯元的政治思想的。庚子國變彈詞這一部書，不僅敘述了事變的經過，又指出了事變實際上的責任者，李伯元的無畏精神，也就可見了。

庚子國變彈詞也還有其他優秀的部分，如第二十七回寫供奉名伶在事變期間的小史，第七回寫北京的燒殺轟炸，在這裏不發展的去說了。不過這部書雖有這些優點，缺點也是同樣的伴着存在的。第一，是他的「忠君愛國」思想，決定他不能把重心落在「民家」更強調的加以敘述。因此，敘述兩宮西狩駐蹕回變，忠臣被害，禍首伏法，佔去的分量不免太多，使讀者感到冗贅。第二，由於事實的繁複，作者又不願放棄任何一方面，遂不加選擇的兼收並蓄，結果是不免於有駁雜凌亂之處。第三，此書本是陸續寫成，為日既久，自不免有重複鬆散拖沓之處，全部刊完，作者不加整理，便爾匆匆付印，其不能成爲一部完善的書，那是必然。有此三種缺點，於是，庚子國變彈詞一書，遂不免瑕瑜互見了。然而，這

些缺點，是終掩蓋不了它的優點的，這樣，在反映庚子事變的文學方面，庚子國變彈詞便成了最足以代表的，一部最重要的書。

庚子國變彈詞雖曾有過單行本（一九〇二），事實上是早已絕版了，現在要想訪求一部，其難時始不亞於訪求宋元版本，祇是「可遇」的。而一般的讀者，因官場現形記的流行，也不大注意這部書，已有的小說史，更大都祇一提書名，其遭際真有如當時的苦難一樣，彷彿早已被忘却了。這原因，自然是由於歷來的觀念，彈詞一類的書，難入仕大夫的眼。實則，彈詞影響的廣大，其所具有的艺术性，是並不亞於所謂「大文學」的。如王百穀改作的三笑緣彈詞，澹園所作的燕子箋彈詞，馬如飛的珍珠塔和開篇，其細膩雅韻，實臻「大文學」所不能達到的境地，而傳播的廣遠，更非「大文學」所能望其項背。

李伯元「憂夫婦孺子夢夢，不知時事」，大發宏願，作庚子國變彈詞，這種

地方，最足以見到他的卓識。吳趸人的論木魚書（見月月小說），一樣的表示了他對於彈詞的重視。即以庚子國變彈詞論，如果有人彈唱起來，其使讀者「淒楚入骨，悲憤填胸，」殆過於一切文學所能給予的影響而上之。這當然是因為「大書深刻，筆舌互用，故能遙吟俯唱，聲淚相隨。」（自序。）至於說過去的彈詞，大都表現着封建思想，這是誠然，但突破封建的領域，以建設新的彈詞，這是我們應該擔負起的責任。

新小說社是以提倡「通俗文學」為職志的，現在重印庚子國變彈詞，可謂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因為這部彈詞是代表了舊的彈詞最高的發展，是突破了英雄美人，佳人才子一般固定的範圍，走向廣大的社會生活，歷史上的特殊事變，根據這已有的最高的發展，是更易於探尋再進一步發展的新的路。李伯元寫作此書的目的，是要使大家「安不忘危，痛定思痛，」在「國難」重重的今日，重刊此書，自然也有使人「觸目驚心」的意思，自無待言。我很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對

於彈詞一類的文學書的注意，而走上一條新的創造的路，那麼，中國通俗文學的前途，就真是可賀了！

阿英

庚子國變彈詞目錄

- 第一回 清平縣武舉尋仇 義和團妖言惑衆
- 第二回 袁統領誤剿良民 毓承中怒斬哨弁
- 第三回 見端王中丞獻計 惑愚民老祖臨壇
- 第四回 張仙帥雄長義和團 制裕軍禮接紅燈照
- 第五回 燒鐵路義和團起事 退蘆台犇軍門班師
- 第六回 下涿州兩相圖義匪 朝北關董軍門入衛
- 第七回 容留匪首題詞設謀 焚掠京師大臣受辱
- 第八回 袒拳匪朝臣議議 通官軍書記被戕
- 第九回 失砲台羅榮光捐軀 譚維善克林德被害

第十回

天津城裕制軍受困

八里台聶提督盡忠

第十一回

破天津總督退兵

送西瓜使臣拜賜

第十二回

中外同心劉張訂約

忠良斬首袁許蒙冤

第十三回

端王二次害忠良

毓賢一心仇洋教

第十四回

毓中承忍心害理

衢州府鬧教戕官

第十五回

楊村鎮裕壽山中砲

河西務李鑒堂吞金

第十六回

德愛志命將登壇

瓦德西統兵犯闕

第十七回

議軍機權奸束手

奉慈輿聖主蒙塵

第十八回

豆粥素衣至尊蒙難

槍林砲雨相國隨變

第十九回

中堂乞食居庸關

聖駕駐蹕懷來縣

第二十回

進衣進食縣令蒙恩

憂國憂民相臣面聖

第二十一回

分疆界公據京城

取寶藏大搜宮殿

第二十二回

聽兒言徐桐自盡

治母喪啓秀逃生

第二十三回

北京城李鴻章議和

鸞儀殿瓦德西見客

第二十四回

議和局主賓接洽

涉遠道宵旰憂勤

第二十五回

過華山聖母拈香

進瀋關尙書看地

第二十六回

西狩君臣勞心宵旰

南來士庶滿目瘡痍

第二十七回

紅粉嬌娃畫蘭助義

白頭供奉浮梗傷心

第二十八回

伏冥誅剛子良歸陰

懲官惡莊親王賜死

第二十九回

留遺言莊親王訣別

望後旨趙尙書希恩

第三十回

靜裏機關金經罷誦

個中苦惱尺組難逃

第三十一回

趙司寇死謝洋人

榮中堂面叱撫院

第三十二回

寧夏城端王待罪

甘肅省毓賢伏誅

第三十三回

勸自裁消息洩東邦

正國法頭顱擲西市

第三十四回

拒俄兵黑龍江啓釁

殺幕友壽軍師作威

第三十五回

王部郎斬首蒙冤

鳳都統捐軀報國

第三十六回

太守求和白旗招展

將軍自盡黑省淪亡

第三十七回

獲賞賚縣令欺君

恣荒嬉阿哥失寵

第三十八回

慶回鑾中堂喪子

謀升官太守貢諛

第三十九回

和約磋商親王主稿

老成凋謝上相騎箕

第四十回

廢阿哥大賞功臣

回神京一統天下

庚子國變彈詞卷一

第一回

清平縣武舉尋仇

義和團妖言惑衆

（唱）年華彈指去悠悠，一霎光陰春復秋；且喜神州重奠定，江山依舊鞏金甌。兩宮西狩變興返，蹕路旌旗望裏收。無奈老成先凋謝，騎箕上相去難留。一朝砥柱中流倒，和局垂成事未休！這其間，得失存亡原有命，棋輸一着悔從頭！吾皇神聖超前代，仁孝聲名冠九州；聖母三番來訓政，維新志願不曾酬！前年又把儲官立，致使強藩蓄異謀。一衆妖徒來勾引，說甚麼，扶清滅教大來頭。滿朝頑固瞞君聽，那識蕭牆起隱憂？公使被戕書記死，果然列國結深讎！聯軍大隊滔滔至，直薄燕京要報仇！此際朝中無主意，旗分八面下秦州；千般雖說由天定，

也是諸臣不善謀！各事書中待慢表，且將肇亂說原由：（白）列位看官聽者！在下現今要做這一部彈詞，却是何故？有個朋友說道：「事已過去，還說他做甚？」殊不知我們中國的人心，是有了今日，便忘了昨朝，有了今日的安樂，便忘了昨朝的苦楚！所以在下要把這拳匪鬧事的情形，從新演說一遍。其事近而可稽，人不至忘記；又編爲七言俚句，庶大衆易於明白，婦孺一覽便知。無非叫他們安不忘危，痛定思痛的意思。現在在下已把做書的緣故，演說明白，却要將那義和拳起根發迹，表明一番。（唱）做書宗旨已言明，要敘拳民起事因。教與白蓮同一派，起根山左後京津。東昌府屬清平縣，有個姓王姓左人，他這兩家稱大族，資財富有勢豪橫；由來吃教欺官長，拖欠錢糧莫敢征，魚肉鄉愚壓鄰里，出升入斗昧良心；胡行亂作由來慣，惹動鄉鄰抱不平！（白）不料惡貫滿盈，事有湊巧；（唱）書中單說左家情，一旦風波平地生，惱恨同村張武舉，偶因小事起紛爭。左家聚衆將他打，遍體鱗傷有血痕，武舉此時心不服，連忙告狀到衙門。縣官見

狀心中想，左氏他原是教民，此案下官不便問，勸其息訟轉家門。（白）那知姓左的自倚在教，挾制官長，反要重辦武舉，縣官不敢不依，只得重復鎖拿武舉到堂，打了幾板，以息左氏之恨。（唱）縣官辦案太通融，左氏居然占上風；懊惱輸家張武舉，官刑屈打恨重重！回家茶飯無情緒，思到其間怒氣沖，此恨若還不報復，枉教人世號英雄！（白）不料那武舉，本是白蓮教中一個小小頭目，自被官刑回家之後，切切於心，日夜以報仇爲念。（唱）越思越想氣難平，號召生徒一衆人，五百多名同日到，齊來門下拜先生。當時武舉開言講，從始至終說個明，五百餘人多義氣，連宵插血便爲盟。焚香禮拜齊明誓，伐鼓鳴金殺氣生，號令一聲齊拔隊，團團圍住左家門。（白）是日天甫黎明，左氏一門尚在睡夢之中，猝不及防，被武舉率領衆人，破門而入。（唱）長驅直入勢洶洶，左氏依然睡夢中，一陣喧嘩驚嚇起，毫無頭腦眼朦朧。無人敢向前攔阻，又破房門好幾重。如虎似狼人一衆，人人手裏握霜鋒；冤家路窄難輕恕，刀起便教命送終！左

氏一門都殺盡，縱教鷄犬也難容。自從破曉將人殺，直到三竿日上紅，滿地腥聞都是血，人頭滾落地西東！（白）那武舉看見左氏一門已經殺盡，心下念道，左王兩姓，狼狽爲奸，無惡不作，常言道，斬草不除根，來春又要發，不如趁此機會，一網打盡！（唱）一不做時二不休，他家豈可獨容留？不如趁此將他滅，一洩胸中海樣仇！號令一聲齊動手，霎時又見血成流。復仇雪恨都完了，總算英雄得意秋！（白）列位看官！你可曉得昇平之世，光天化日之中，他一名武舉，能有多大的本領，膽敢聚衆殺人，屠滅人家兩門老小，這真真是沒有王法了！當時由地保鄉約，飛報進城，那縣官連忙一面通稟上司，一面自己帶領三班衙役，會同營汛，前往剿捕。（唱）從來人命事關天，聞報那容片刻延！况彼生徒人五百，分明羽翼已生全！殺人放火非兒戲，叛逆昭彰不共天！一衆官兵鄉下到，人聲闐寂不聞喧。（白）你道爲何？只因左王兩姓，自被那武舉屠滅之後，直殺得鷄犬不留，左近人家，早已逃避別處。就是那武舉，見已肇禍，知道地方官決不

肯與他干休，亦就率領生徒，找一個僻淨地方，共謀大事去了。（唱）人命關天手太凶，也知國法不能容，倘然一旦官兵到，捉住之時命送終。於是大家來謀反，背城借一顯英雄，招兵買馬分頭趕，固壘深溝不放鬆，兩姓家財都俵散，一班亡命樂相從。况他本是白蓮教，暗地江湖信息通，號召一聲齊到了，其間有個大師兄，紅燈爲號朱爲姓，道法高深衆所崇，不但呼風能喚雨，降妖伏怪術無窮。當時武舉知他到。歡喜於心笑滿容。（白）當時那武舉就留他在巢穴內居住，與他商議抗拒官兵之計。朱紅燈說道：「一不做，二不休，現在之事，總以收拾人心爲第一要義，」只須如此，這般這般。（唱）武舉聞言喜滿心，卽忙傳令照他行，不知法術如何妙，說出之時笑煞人！說道師兄天降命，掃除異教輔皇清；神拳自古稱無敵，專在人間打不平；可恨洋人來傳教，必須滅盡始開心。師兄畢竟多能幹，諸葛先生讓幾分。一派妖言混來說，愚民哄動信爲真。（白）不料旬日之間，四方亡命之徒，不期而集者，已有八千餘人。那武舉見人心歸順，

便與朱紅燈商量，約期起事。（唱）四方亡命一齊來，大膽匪徒喜滿懷，擇日與師并動衆，抗官拒捕不應該。三軍之士多烏合，擄掠奸淫不少挨，可歎生靈遭殺運，田廬齊變劫餘灰。縣官知勢難相敵，雪片文書稟撫台，稟請大兵來剿滅，蔓延之後力難爲！（白）其時山東巡撫，名喚毓賢，乃是滿洲人氏，生得胸有四乳，口大容拳，本是山東一個試用知府，候補多年。祇爲他秉性陰鷲，果毅敢爲，光緒十四年上，張曜巡撫山東，曾委他署理曹州府知府。那曹州本是盜賊出沒之區，素稱難治，毓賢到任之後，一以誅戮爲事，不上三月，已殺賊一千五百多名，張曜心喜其能，就奏聞朝廷，將他補授是缺。（唱）五馬黃堂喜卽眞，一臈展布大經綸，那知嗜殺由天性，盜賊居然盡斬根！這其間，冤枉良民亦難免，直殺得，大街之上少人行！幸而官運連年好，接二連三不次升。（白）那毓賢自到任以來，未及三載，便升本道，又不到一載，便升本省臬司，未久藩司出缺，又升藩司，尙未前任，撫軍出缺，朝廷因他熟悉情形，便命他做本省巡撫。（唱）

撫軍履歷已言明，再接前情說事因。告急文書不容緩，撫軍看了也心驚，如今世界清平際，那有妖民蠱惑人？傳見兩司並道府，大家上院議軍情，諸官聞命齊來到，還有中軍三大營。一衆官員上手本，中丞接見許多人，請安歸座開言說，細講清平一段情。議論多時方送客，中丞便把令來行。要知剿賊何人去，二回書中再表明。

庚子國變彈詞卷二

第二回

袁統領誤剿良民

毓中丞怒斬哨弁

（白）却說毓巡撫自與司道各官商議之後，立刻扎飭濟南府知府盧昌詒，喬裝改扮，前往清平縣境私訪此案。盧知府奉命去後，撫憲又吩咐傳親兵統領袁世敦到轅諭話。（唱）撫軍有命不遲停，標下差官急急行，統領世敦親上院，脚靴手版見中丞。一巡茶罷開言講，稟問傳呼甚事因。（白）毓賢道：「并非別事，祇爲那清平縣朱紅燈一案。」（唱）說完附耳又叮嚀，此是軍機大事情，我想清平世界內，那容妖黨亂胡行？我今命汝提兵去，速把么魔盡蕩平！令箭一枝交付汝，相機迎剿要當心。（白）那袁世敦聽了毓賢吩咐之言，隨即立起身來，打了

一躬，手捧令箭，稟辭而出，回至公館，吩咐查點人馬，連夜拔隊登程，從小路往清平縣進發。（唱）三軍閉令不延停，一隊貔貅就起程，簇擁中軍裏統領，霎時離了濟南城。旌旗耀日軍容整，刀戟凝霜殺氣騰，奉命只從間道走，銜枚萬馬不聞聲。兵行一夜無休息，軍令森嚴不敢甯，算計已行百餘里，其時天色甫黎明。忽然大霧迷前路，對面模糊看不清，（白）那袁世敦見三軍已走了一夜，知道人馬困乏，遂命紮定營盤，打鍋造飯，一面差人到前打聽是什麼地方，等到霧退天晴再作道理。（唱）營中造飯不須云，且說差官探事情。跑出營門一直走，喬裝打扮像農民。恰逢大霧迷漫際，田路高低看不清。獨自行來三五里，似聞前面有人聲。（白）約略其時，已有辰牌時候。（唱）荒村大霧少人行，不覺飢腸轆轤鳴？一路行來不敢息，莊門忽在面前存。將身走入村莊內，舉目觀瞧不見人，店面雖多聲寂寂，并無犬吠與雞鳴，差官到此深疑訝，低首思量想轉身，驀地順風來相送，耳旁金鼓鬧盈盈。（白）合該此方遭難！那差官不聽則已，聽了這

鑼鼓之聲，不覺呆了半天，自言自語道：「是了！這一定是義和拳在這裏作法，所以下了這般大霧，這還了得！」急急忙忙趕回營盤，報與統領知道。（唱）差官急急轉營門，啓稟中軍大事情，神色倉皇言蹇澀，世敦見了也就驚。帳前跪倒稱標下，奉命前村探事情，不料匪徒剛作法，興雲吐霧像妖精，居民一概崇邪教，伐鼓鳴金鬧沸盈，標下並無一字假，伏祈統領早施行。（白）那裏世敦聽了此言，停了半晌，便說道：「是了！這一定是拳匪的巢穴了！」傳令立刻拔隊起程，即令探事差官在前引路，到前村剿滅拳匪。（唱）一聲號令到前村，勇士銜枚不敢停，大霧迷漫猶未退，依然田內少人耕。行來不到二三里，隱約村莊看得清，統領便教將陣擺，掃除匪類莫遲停。衆軍一陣排槍放，接二連三大砲鳴，合是此方遭劫數，霎時石破與天驚！（白）當時放過幾陣排鎗，幾門大砲，霎時間，但聽得房屋倒塌之聲，與鬼哭人號，攪成一片，恍似山鳴谷應，石破天驚！圍牆缺處，又只見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自相踐踏，四處逃生！袁統領立刻傳令三

軍，攔阻兜殺。這一殺，直殺得橫屍滿地，流血成河，可憐無辜良民，盡死於刀槍之下，那袁統領毫無知覺，還當他們都是匪黨呢！（唱）差官報事欠分明，竟使良民盡喪生，枉殺人民千百衆，算來不到半時辰。看看莊內無人影，霧退天晴望得清，統領便教兵紮住，自攜戈什入莊村。滿街屍首無人迹，幾處民房却火焚，信步行來不覺遠，抬頭一望陡然驚！（白）走到一處，只見前面有座小廟，寫着關帝廟三個大字，廟前搭了一座戲臺，臺上堆了多少戲衣，與那槍刀劍戟之類，這時亦被砲彈打的東倒西歪，七零八落。再看地下的屍首，也有抹著花臉的，也有戴着鬚鬚的，亦有打去一腿的，亦有洞穿肚皮的，一個個躺在地下，世敦看了一回，忽然明白，阿呀一聲道：「不好了！是他們在這裏演戲酬神，並不是與妖作怪！誤剿良民，如何是好？」於是無精打采，急急跑回營盤，自己搜尋主意。（唱）漫言統領剿良民，且表私行盧太尊。奉了撫軍當面諭，命他前去探匪情。曉行夜宿剛三日，改扮喬裝像庶民。屈指清平城不遠，偶然來到一鄉村。望廬全

毀人烟絕，圍繞村莊紮大營，招展旌旗書姓字，曉得是，袁公統領撫軍營。師行何以能神速，比我先來一日程，一面觀看心內駭，這村莊，如何殘破這般形！

（白）當下盧知府自尋思道：「不要管他，且進營盤，見了袁統領，再作道理。」

（唱）太尊當下進營門，統領跟前啓事因，行走如何怎般速，自慚辦事太無能。

世敦謙遜開言說，就說起，誤剿良民一段情，此事如今怎樣辦，如何稟復大中

丞？太尊聽說雙眉縐，可恨差官探不清，事到此間無可說，一同回省看情形。世

敦點首言稱是，傳令便教拔隊行。（白）當下袁統領又對盧太守說道：「如此，

貴府與兄弟一同回省，如何？」盧太守連忙答應了一聲「是。」袁統領就傳令，

即刻拔隊起程，自己與盧太守騎馬在後。（唱）傳令仍由小路行，一天趕轉濟南

城，三軍城外將營紮，統領袁公見撫軍，還有黃堂盧太守，同時手版上轅門。中

丞聞報心疑訝，此刻如何會傳程？豈是匪徒齊勦滅，三軍已奏凱歌聲。整冠束帶

將身出，見面之時間事因。（白）「兩位老兄，何以回來得這般迅速？」（唱）

「想是匪徒已勦平，故而繳令返轅門，其間善後如何辦，倡亂情形是怎生，望乞兩兄詳細說，免予日夜要懸心？」兩人重把安來請，請罪連連說幾聲。（白）兩人齊聲回道：「職道卑府辦理不善，要求大人恕罪。」統中丞聽了這話，越發疑心，連催快說。袁統領只得據實，從差官誤報，以及勦滅村莊，等到廬守趕來，已經不及，自始至終各情形，說了一遍。那統中丞不聽則已，聽了之時，直氣得三尸神暴躁，七竅内生烟，指着二人罵道：（唱）「不分皂白勦良民，似此行爲太不仁！天理王章皆不顧，有何面目世間存？當初命汝平匪去，匪未平時殺好人！勦洗村莊非小事，捫心何以對他們？雖言探事差官誤，統領緣何不細心？禍首罪魁非別個，我今斬汝抵冤魂！」數言說罷忙傳令，本院今朝要殺人！統領當聞一席話，悠悠頂上走真魂，不由跪倒塵埃地，叩首連連不起身。太守一傍索索抖，縱然有口也難分。時時偷眼窺巡撫，虎目圓睜鐵面青，暴躁如雷將案拍，連催緝出莫遲停。階前巡捕真無奈，只得分頭幹事情。合省官員都得信，相隨司道

上轅門，忙將手本同時遞，巡撫傳言不見人。衙內已聞傳二鼓，衆官只得看情形。（白）但聽那：（唱）轅門內外鬧紛紛，來了中軍左右營，鵠立大堂齊伺候，旌旗招展兩邊分。霎時衙內傳三鼓，升砲開門細樂鳴，已見中丞由內出，虎皮交椅坐安身。諸官只得來參見，巡撫開言道事因：（白）前日本院叫袁世敦前往清平勦辦拳匪，不料他不遵號令，亂殺無辜，洗滅村莊，傷天害理，是以本院今日將他斬首！（唱）中丞言罷怒盈腮，傳命將人帶上來，早見一人袁統領，兩人招架步難挨，大堂之上將身跪，面白如銀口不開。藩臬衆官無可奈，約齊聯步上堂階，紛紛齊向中丞跪，叩乞今朝法網開。（白）「袁世敦罪有應得，正該斬首，伏望大人開一線之恩，饒他死罪！」（唱）「雖然未建大功勳，尙係名臣之子孫，今日誤將軍令犯，貸其一死要寬恩，倘然以後重違令，斬首軍門莫用情！」苦苦哀求不肯起，中丞只得略回嗔。（白）毓巡撫道：「既然衆位替他苦苦求情，本院看衆位面上，暫時貸其一死，交與首縣看管，等本院奏聞朝廷，聽

候聖旨發落。一面手拔令箭一枝，交與中軍，命他出城，到營盤查取探事差官，立刻軍前正法，斬取首級，立等繳令！（唱）中軍奉命不遲停，忙到營中查辦人，查出差官朱得勝，立時斬首在營門。中軍繳令回城去，一切繁文不細云。敘到此間略結束，三回書中再生情。

庚子國變彈詞卷三

第三回

見端王中丞獻計

惑愚民老祖臨壇

(白)話說毓賢退堂之後，又把盧昌詒大大的申飭了一番，一面定要拜本進京，將他二人革職，又經衆官代爲求情，毓賢始命把袁世敦釋放歸家，盧昌詒記大過三次，這事方纔過去。不料自此以後，山東境內的拳匪，竟是一天猖獗一天，毓賢也就無法制伏於他。偏偏沂州又出了一起教案，匪勢十分利害，官軍不能取勝，教士就奔到北京，向他本國欽差告了一狀。欽差就到總理衙門，說了毓賢許多壞話，并說倘若貴國不將毓賢革職，以後做國的人不能再到山東傳教，恐於邦交有礙。朝廷無奈，只得叫毓賢開缺回京，另候簡用。(唱)朝廷有命不遲

停，一道諭書到省城，幾日新官來接印，舊時巡撫便回京。毓賢心內多煩惱，始意何嘗做歹人，可恨世教不仔細，縱容匪衆到如今。煌煌聖旨難違拗，有口今朝辯不清。(白)列位看官！可曉得那毓賢當日並無縱匪戕教之心，一因袁世教辦理不善，勦滅良民，二則教士進京，又說了他許多壞話，朝廷就叫他開缺，因此氣上加氣，愁上添愁，及至離任之後，又想文飾自己的過失，又想保全自己的功名，遂不免漸漸的將初心改變了。(唱)中丞懊惱自思尋，一夜未眠直到明，只爲功名心太切，不知不覺變初心，此行深恐官難保，幸喜樞廷有救星，想得一人多勢力，懇其設法必能行。(白)你道這人是誰？就是那戶部尙書剛毅，表字子良，新拜協辦大學士之職。這人陰鷲險狠，上年因籌餉一事，深蒙朝廷倚任。自從端王之子，拜立大阿哥之後，那端王十分有勢，因此剛毅就與端王十分交厚，二人狼狽爲奸。毓賢想到剛毅是自己從前曾經拜門的，只要化上千把兩銀子，托他周全，那是萬妥萬當。主意拿定，就連夜修書一封，叫一個心腹，帶了二千銀

子，以便上下打點，自己慢慢的隨後進京。（唱）慢言巡撫緩登程，且說投書心腹人，夜宿曉行非一日，隻身已到北京城。忙來相府投銀信，錢可通神古所云。單說一人剛相國，受其賄賂自擔承，連忙就把回書寫，叫毓賢，早日回京莫怕驚，保爾功名無妨礙，有老夫，就中調度自安甯。差官得信如飛返，巡撫開緘自放心，收拾行裝忙就道，不消半月到神京。先來北闕朝天子，又到樞廷謁相臣，一衆王公都見過，朝回獨自謁師門。（白）那毓賢剛把名柬投進，剛毅便吩咐請入內廳相見。（唱）師生相見禮殷勤，剛相當先開口云，「知爾罷官多冤枉，老夫聞信氣填膺，洋人能有多權力，欺侮中朝二品臣！此事必須圖報復，報仇雪恨氣方平。」毓賢聽了師門語，諾諾連聲感激深，師相栽培叨大德，爲牛爲馬也甘心。（白）剛毅道：「老夫不料那洋人竟猖獗到此地步，賢弟有何妙計可以殺退洋人，老夫定即奏聞朝廷，復你封疆之任！」（唱）中丞聽罷自思尋，可恨洋人害我深，倘若乘機能報復，管他害理喪良心。當時便乃躬身說，題道洋人氣滿

膺，若使一朝權在手，此行決不辱師門。（白）剛毅道：「能如此甚好，我今日在朝房內碰見端王，會題起賢弟天才，可以大用，賢弟明日可親自前去王府叩見，只要王爺合意，那怕何事不成？」毓賢諾諾連聲，又講了些別的閑話，方纔告辭回寓。次日，親至王邸請安求見，端王聽說是他來了，便立刻傳他進去。

（唱）走進中廳把禮行，王爺傳諭始平身，一旁坐下開言講，提起剛公保薦情，巡撫當前多謙遜，王爺驕傲把人陵。自來滿面橫生肉，兩眼朝天不認人，一手拈鬚頭頻點，哈哈大笑始開聲：（白）「昨天老剛在我面前保薦你狠有點能耐，也罷，我今天來試試你。我也沒有別的事情，只要想個方法，叫孤家父子早正大位，那時候隨你要甚麼，都在孤家身上。」（唱）端王說罷笑欣欣，旁坐中承自忖尋，不料此人存大志，居然想奪錦乾坤。尋思半晌方回答，「此事區區不敢云，謀奪江山非小事，不才無此大經綸。」端王連說無妨礙，你我今朝自己人，有話不妨從直說，孤家決不負良臣。（白）毓賢道：「如此倒有一計在此。」端

王忙問何計？毓賢道：「現在義和拳衆布滿山東及直隸，以扶清滅洋爲名，焚毀教堂，殺害教士，我想這一班人，朝廷倘若稍加撫循，叫他同心保國，攻打洋人，倘若把洋人一齊殺盡，那時殿下建了莫大之功，一切權柄都在掌握之中，誰還能違拗殿下？」（唱）中丞獻策意殷勤，也有爲私一片心，恨煞教民多猖獗，此仇不報氣難平。端王聽說微領首，我便從今照你行，只要洋人多殺盡，自然是我坐龍廷。功勞簿上將卿記，開國元勛第一人。閑話一番方告別，中丞回寓不須云。（白）話說端王次日上朝，便大大的保舉了毓賢一本，湊巧山西巡撫出缺，端王便一力擔承，放他做了山西巡撫。毓賢趕忙上朝謝恩，又到王府相邸一一叩謝，剛毅又再三叮囑，莫負初心，那毓賢方始擇日登程而去。（唱）中丞赴任去忽忽，心恨洋人不放鬆，血海冤讎深入骨，一朝在手展威風，山西教士都遭殺，作盡威權一載中，此時後情須慢表，再言拳衆起山東，（白）話說山東自從毓賢脫任之後，後來朝廷便放了袁世凱做了山東巡撫，那袁大人文韜武略，樣樣精

通，起先在高麗帶兵，狠有名聲，後來調回京津，却好在大學士榮祿麾下，朝廷深知他有勇知方，所以授他山東巡撫，叫他勦辦拳匪。那袁巡撫果然不負委任，到任之後，一意主動，直殺得山東境內，匪徒不能容身，一直跑到直隸境內，結衆拜盟，設壇傳道，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無所不至，無所不爲，直殺得民不聊生！當時要算景州地方匪勢最熾，州官王兆麟雪片文書到省請兵，省內大憲預先聽了端王調度，說此輩扶清滅洋，乃是好人，不准勦辦。那王知州莫可如何，只得掛冠而去。此後直隸境內的匪徒，遂一發而不可制了！（唱）慢言拳衆遍京津，且說當年傳教人。生在山東堂邑縣，距城數里有莊村，村南紅土山前寺，三教清真舊有名。寺內老人年八百，遽然一夢得奇因，鴻鈞老祖來相告，夢裏教他拳法精，八卦分門勤學習，其間傳授盡仙人，可憐大衆將遭劫，天遣仙師保大清。一派妖言隨口說，鄉愚哄動信爲真。（白）起先不過一傳十，十傳百，到得後來，竟靡然從風了！（唱）妖言傳說世紛紛，無賴游民任意行，到處設壇虔供

率，托言老祖附人身。自言不怕槍和砲，領袖稱爲大師兄。一派胡言堪失笑，待吾細細說奇文，（白）拳匪傳授，雖非一法，然無非以降神爲主。自言神附身上，武藝自然高強，槍砲不能近體。他那降神之法，則以八卦分門。「乾」門中人，入壇後俯伏壇前，由大師兄前來替他焚符念咒，請神下降。又叫這人堅合上下牙齒，張口呼吸。至口吐白沫，大師兄便高聲說道：「老祖已降，大衆一齊磕頭膜拜。」大師兄就順手取過一件兵器，交給這人之手，這人自能舞動如飛。「坎」門中請神，亦是如此，不過叫這人儘力跳舞，等到他氣喘汗流，其神始降。其餘幾門，亦復大同小異，惟「兌」字一門，則傳於紅燈照，較之打拳，尤爲神出鬼沒，等到下文，再爲慢慢的細表。（唱）拳民到處亂胡行，哄騙愚民說有神。頭戴紅巾腰赤帶，居然結黨又成羣。近村童子全遭擄，道與吾神有夙因。誓滅洋人扶聖主，教民教士殺無存。合該中國遭洪劫，故爾天生此亂民。蒿目時艱長太息，待將下卷續奇聞！

庚子國變彈詞卷四

第四回

張仙師雄長義和團

裕制軍禮接紅燈照

（唱）自從盤古到而今，那有妖民能降神？信口開河說大話，四千餘歲此奇聞。就中有這人爲首，名字稱爲張德成，年紀不過三四十，操舟爲業本無名，只因會習拳和棒，慣走江湖不怕人。一日偶臨獨流鎮，大街之上顯精神，正逢童子街頭戲，踢腿揮拳鬧不清，張老過來只一看，哈哈大笑兩三聲：（白）「此等拳脚何足爲奇？經吾一指，管教爾等不能動彈。」起先那兩小兒尙不相信，後來試之果然不錯。不料事有湊巧，劈面來了兩個大漢，紅巾紅帶，裝扮離奇，見了張德成，一聲不響，納頭便拜。張德成回禮不迭，忙問兩位貴姓大名，仙鄉何處。

兩個大漢慌忙起身攔住，也不說出自己的姓，便問道：「你老不是前壇的祖師麼？」那張德成本來是機警過人的，到此心中已經明白，便答應道：「正是」。兩個大漢道：「今蒙仙師降臨，是我們做莊之福，便請仙師到壇居住，以便弟子們朝夕受教。」（唱）三人邁步不遲停，已到壇前進大門，點燭焚香多禮貌，撞鐘伐鼓集莊民。一莊之內齊哄動，還有隣村多少人，齊向壇前來伺候，祖師當下說原因。（白）張德成當下說道：（唱）「雲遊貴地片時辰，難得諸君把我尊，推我進壇爲領袖，區區號令必須遵。快輸財帛供壇用，鄙吝之心不可存，財帛會齊軍餉足，保能滅敵整乾坤。諸君若不將吾信，翹首請觀天上雲。」（白）爾等試看山人吐氣一口，你看雲霄之內，四面俱起有城牆，此是山人請來的天兵天將，保佑爾等村莊，任他洋兵洋砲多大能耐，也不能犯我一步。」（唱）大家聽說信爲真，齊到壇前揉眼睛，看了半天無所有，交頭接耳議紛紛。德成忙問如何說，大衆連連改口云，或說雲迷茫不辨，或云隱約有層城。那知都是自騙自，哄得愚民

儼然真。(白)自此以後，合鎮之人，無不互相傳說，驚爲神奇。張德成見人心歸順，遂暗中叫人傳集四方拳匪，前來朝見，美其名曰「萬國來朝」。張德成又教人在壇前豎兩面大旗，一面寫的是「扶清滅洋」，一面寫的是「義和神拳」。那四方拳匪得了這個名目，於是大衆效尤，明目張膽，燒教堂，殺教士，更沒有王法了。(唱)搔首蒼天太不仁，降生妖孽害黎民，教民縱使多猖獗，可歎無辜累好人。捉到一人必勘問，問他可否信洋人，倘然不是二毛子，奸細皆難逃罪名。每日殺人千百計，大張曉諭亂胡行，若然吃教應夷族，洋貨都爲種禍根。合是地方該遇劫，故而天降此妖民！(白)他殺人之法，捉到一人，必提至壇前，請大師兄焚香上表，以紙灰之升降，定此人之生死，託言是神所命。實則其表以無字黃紙爲之，且有厚薄兩種，薄者易升，厚者難升，晴天易升，陰天難升。說是如會奉教，焚表之後，額上當現十字形，平人見他作此舉動，卽不奉教，驚慌之下，頭上青筋暴現，團中匪徒，亦卽指爲十字，橫加殺害。壇中供奉之人，尤其可笑，

鴻鈞老祖之外，更有王禪老祖，二郎神晏平仲，關聖帝君，釋迦牟尼，九天玄女，孫悟空，梨山老祖等，不僧不道，不倫不類，實爲千古未有奇譚。其焚燒教堂民房，則必先在其地周圍暗洒火油，及引火之類，大師兄率領衆人，朝着空中念念有詞，舉刀指劃之時，卽舉火燃點。人見他火從刀出，遂驚爲神通廣大，四方響應，靡然從風。弄得後來，直隸總督裕祿，一心一意，也要求助於義和團了。

（唱）制軍裕祿本庸庸，慣會行船使順風，聽了端王私囑咐，一心也想建奇功，居然也把洋人殺，奏報拳民作事忠，暗助資糧與鎗砲，銀牌布疋賞重重，後來反聽匪徒令，叫彼西來不敢東，手下將官無一用，况多匪類雜其中。制軍到此真無法，只得降心委曲從！（白）其時京津一帶，匪勢蔓延，燒教堂，殺教士，斷鐵路，毀電綫，日有所聞。洋兵大隊，殺上天津，那裕祿竟一無法想。（唱）制軍束手竟無能，想到仙師張德成，他乃一身多法術，看來定可滅洋人。還神國，親王尙且多欽敬，分甚尊卑官與民，只要一心想頂禮，自然感格可通神。制軍想罷忙

傳令，派出中軍一衆人，還有天津府與縣，同來壇內接仙人。紛紛執事前開道，一衆官員隨後跟，到了壇前齊下馬，跪求仙祖救民生。（白）可恨那張德成，始猶推三阻四，不肯前來，經衆官苦苦哀求，方始起身坐轎而去。（唱）八轎大轎接仙人，喝道開鑼緩緩行，探馬回衙先報信，制軍蟒服出相迎。轉灣抹角無多候，大砲三聲駕已臨，忙率屬員門外候，轎前跪倒老疆臣。妖民大胆如無見，高坐轎中不動身。（白）那張德成一直到花廳下轎，正中坐下，裕祿率領手下官員，早已跟了進來，朝着張德成焚香叩拜。叩完頭後，裕祿跪在地下，說道：「弟子肉眼凡胎，蒙主子的恩典，管理這直隸地方，可恨洋人托言傳教，哄騙愚民，望仙師廣大靈感，助弟子一臂之力，生生世世，感不能忘！」（唱）制軍說罷不開聲，倒轉身驅把禮行，座上仙師也舉袖，叫他起立賜平身：「吾仙法術由來大，怕甚洋人不足平？等我明朝來作法，勸君今夜且寬心。」（白）裕祿聽了仙師之言，心內十分歡喜，當夜就留德成在內衙住宿，裕祿不敢安眠，直在門外

伺候了一夜。到了次日早點過後，仙師又向裕祿說道：「我還有個師妹，名喚紅燈照仙姑，我兄妹二人，一向同在鴻鈞老祖座下學道，現在我須叫他下山助我一臂。」裕祿忙問仙姑住在那裏？張德成說：「是住在西門城外草棚子裏」。裕祿聞言，連忙派人前去迎接不遲。（唱）制軍傳命接仙人，大小三軍盡出迎，一棒金鑼開道路，旌旗招展出西城。中軍捧令前頭走，道府官員隨後跟，本到西門齊下馬，仙姑渺渺在何存。路旁盤問多時刻，纔曉仙姑棚內存。（白）當下一衆官員，知道仙姑所在，立刻奔進草棚之中，抬頭觀望，只見仙姑頭戴大紅包頭，身穿紅綢披風，腰繫紅裙，足踏紅鞋，在地當中盤膝高坐，有許多人在那裏焚香膜拜。當下進來的一衆官員，也只得隨衆行禮。就有仙姑手下的人，將一千人的來意稟聞仙姑，仙姑道：「我這裏求我的人多，一時發付不下，替我告訴裕祿，我改日再去會他罷。」當下禁不得大衆苦苦哀求，仙姑道：「我知道了，你們先去，隨後就來。」大衆又不敢違拗，只得一齊退至城門等候。（唱）自從午刻出

衙門，看看時光未轉申，盼望仙蹤猶不至，莫非早已駕祥雲，衆官正在猜疑際，忽聽喧嘩一片聲，却好仙姑來到了，此時打扮更鮮明。（白）當時一千人，看見仙姑另換了一副打扮，渾身上下，都穿的一色黃衣，黃綢包頭，臉上却是把胭脂搽的通通紅，率領了五六十個村姑，焦黃的頭髮，通紅的眼睛，恰是紅衣紅褲。一人手裏拿着一把扇子，扇子把上拴着一塊紅手帕，搖搖擺擺，一路而來。大衆一見，慌忙跪下，請仙姑上轎。仙姑道：「吾有法力，自能駕雲騰空而走，不消得如此費事。」大衆道：「走的總要勞力，還是請上轎的好。」仙姑道：「也罷，等我接接力也好。」於是就抬過制台的八人大轎，請仙姑坐下，那跟來的一班村姑，也都坐了二人中轎，浩浩蕩蕩，奔進城來。（唱）按下仙姑已起身，就中再把制軍云。因聞探馬前來報，道是仙輿已進城，率領衆官忙跪接，心中戰戰又兢兢。癡心只想神仙佑，禮貌殷勤加十分。少頃仙姑來到了，大堂之上坐安身。制軍昏聩無知識，九叩連連把禮行，叩起頭來旁跪立，心搖胆戰不開聲。

(白)當下仙姑吩咐道：「你的意思我都知道了，等我將息幾天，自然搭救於你。」裕祿一聞此言，恍如奉了綸音一般，連忙答應幾個「是」。仙姑又吩咐了幾句話，傳諭退堂，就在衙內居住，裕祿供給，自不必說。欲知後事如何，且待第五回中分解。

庚子國變彈詞卷五

第五回

燒鐵路義和團起事

退蘆台聶軍門班師

(白)話說那拳匪頭目張德成及紅燈照仙姑等，因見裕祿如此倚重他們，於是私下商議，就是沒有事，也要興點事出來做做，可以賣弄他的神通。一日，遂向裕祿說道：「裕大人，你可知道現在天意所在麼？」裕祿道：「弟子乃庸碌之人，豈知天意所在，還求仙人指示，好叫弟子知所趨避。」張德成道：「現在洋人之事，不必與他較量，但吾指指一算，內地洋人不久當可殺盡，此乃大數不可挽回，大人靜候天時罷了。」(唱)一派妖言隨口噴，制軍當下信爲真，問安伺候多誠懇，聽信妖言不動兵。丟下制軍且慢表，拳匪私下做乾坤，團中消息通靈

甚，旦夕就將起事情。（白）其時山左自袁世凱到任之後，一意主剿，把拳匪殺得不能存身，都趕到直隸來了。（唱）中丞世凱有威名，殺得拳匪沒處奔，幸喜畿疆賢總督，謬稱匪黨作忠臣，因之團衆聞風集，引類呼朋結拜盟，日向教堂來尋事，殺人如草不聞聲。（白）其時乃是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孟夏之月，看看一月已將過完，那些拳民結義橫行，愈加不可收拾。（唱）直省拳匪勢已成，呼朋引類滿天津，殺人放火尋常事，鬧得居民夜不甯。惟向教堂來尋釁，殺完便把火來焚，昏庸總督無知識，反說團民助大清。越使匪徒無王法，居然明目亂胡行，電竿鐵路皆遭毀，涉到洋人了不成。倏忽清和念九日，火燒鐵路不遲停。（白）先是豐台車站，以是日自保定開來的火車，至晚未到，疑必有變。正在猜疑之間，忽然接到停賣保定車票之信，更爲駭然，惟是不知究因何故。到了五月初一這一天，始由探子探明，蘆溝橋琉璃河長辛店等處，車路已被拳民於念九夜一律燒完，沿路電杆半被拔去，各處烟焰迷天，火光不息。於是洋人站長，

同那電報學生，一律逃至天津，除銀錢要物隨身攜帶外，其餘皆堆置房中，反鎖大門而去。（唱）時候剛剛是早晨，鐘敲九下記分明，鄉人見了都驚異，逃避紛紛何事情。卽有刁民思搶物，公然糾衆打開門，自言也是國民黨，搜刮洋人不用情。臨了放他一把火，電房機器渺無存。於時各處都聞信，鐵路停車不敢行，教士洋人皆遇害，西裝打扮也難生。都言團衆天神佑，扶助皇清掃外人，此際制軍無主意，抱來佛脚不安身。（白）此時裕祿見團勢已成，自己無法約束，只得齊集大小官員到轅會議，商議了半日，亦一無主見，但發出令箭一枝，差巡捕官立刻前赴武衛前軍統領聶功亭軍門營中，撥調兩營，前往豐台彈壓。（唱）軍門聞令急分兵，立刻遣行就起程，同往豐台去駐紮，又分大隊守天津。剛過初一交初二，武衛營兵出事情，附和匪徒行搶劫，聲聲口口捉洋人。電車無奈同時歇，幸有營官把令行，滋事營兵都捉住，插來耳箭示營門。霎時信息都傳遍，來了侍郎許竹簾，鐵路本歸他督辦，此時聞警特巡行。會齊手下官員等，叫他們，速把情

形查報明。(唱)當時查得除保定鐵軌被拆一百五十里外，餘尙完好，并捉得搶物匪徒八人，帶至馬家堡候辦。一面會同直隸總督裕制軍，檄飭提督聶功亭軍門，統帶手下弁兵，晝夜防剿，不得有誤。(唱)一紙文書似火催，軍門奉令不遲挨，本來饒勇多威望，不愧淮陰老將才！武衛前軍歸統帶，畿疆保障作提台，無端團衆來煽變，報効朝廷是所該。(白)到了五月初八這一天，團匪又把黃村的鐵路拆斷，聶軍門聞信之下，立刻統帶大兵，前往剿辦。只因聶軍全學洋操，西式打扮，因此愈觸團匪之怒。(唱)平民尙且殺無存，何況他，習練洋操學外人？呼嘯一聲齊出戰，公然大胆抗軍門。匪徒破口將他罵，罵他是，依靠洋人害小民，鐵路火車滋外族，爲何保庇這營生。(白)當下聶軍門聞得此言，心中勃然大怒，自思我有保護鐵路之責，豈容匪徒任意拆毀，卽忙傳令下去，叫兵丁曉諭他們，鐵路乃國家產業，并非洋人之物，勸爾民各安本業，倘再鬧事，定當開砲攻打，那時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唱)兵丁傳諭告他們，大隊當前玉石焚，

勸你衆人休作亂，回家安分做良民。那知匪衆無知識，依舊洶洶不肯行，此際軍門嚇然怒，傳言開砲打他們。團民不聽仍滋鬧，數說軍門幫外人，事到此時無救藥，兵丁只把令來遵。哄然一陣排槍發，無數冤魂命不存，匪衆公然無怕懼，拋磚飛石打前軍。兵丁憤極都難遏，奮不顧身把命拚，赴入村莊將火放，剪除匪類不遲停。（白）此番計焚燒村莊四座，斃匪四百餘人，莊丁雖有死者，爲數無多，另有守備一人，因貪功窮追，爲賊所戕，自此之後，鐵路始安。聶軍門一面將勦辦情形，具報裕祿，一面仍督兵晝夜梭巡。一日，時方午後，聶軍門正在營中與諸將譚論軍機，忽報聖旨到來，軍門不知何事，甚爲驚異，立刻命擺香案，接旨不遲。（唱）忽聞聖主降絲綸，大小三軍盡吃驚，祕密不知何事體，忽然有詔到軍門。聶公此際忙穿戴，率領諸軍出跪迎，聖旨當中來供奉，九跪三叩禮來行，叩完捧旨來觀誦，嚴諭煌煌吃一驚。（唱）當下聶軍門跪讀了聖旨，老大地吃了一驚，只因聖旨上非但不獎勵他剿匪有功，并且將他嚴加申飭。說是國民替

皇家出力，都是忠義之民，豈宜妄加剿辦？還有多少訓斥他的話頭。那軍門讀完之後，心中着實悶悶，因為聖旨，又無可如何，遂叫傳齊合營大小將官，前來會議。（唱）不知聖怒觸何因，齊向中營議事情，可歎一人賢提督，無精打采把首云：「自從匪衆肆猖獗，累得爲臣不敢甯，莫說督臣曾有令，食君之祿要忠心。火車鐵路皇家產，拆毀之時了不成，所以爲臣來防剿，那知功罪不分明。朝廷竟把微臣責，君父之言敢不遵？我想目前無別法，暫離此地讓他們。諸君請各抒高見，兄弟之言可否行？」（唱）衆官齊說，「統領大人高見極是。」（唱）當時賓主正譚論，忽見差官向內行，望見軍門連叩首，袖中一信面前呈。自稱奉了中堂諭，切囑軍門照信行，說罷一旁垂手立，軍門看罷歎連聲。（白）軍門說道：「難得老中堂如此費心，你下去歇歇，我就照辦罷了。」差官辭去，軍門對衆官說道：「朝廷因我剿辦團民，深加譴怒。又因我遣武衛軍體制，全學洋操，所以團民見之，更與我勢不兩立，難得老中堂格外關照，叫我按兵不動，切切不可多

事。既然如此，我就今天起程，退守蘆台罷了。（唱）軍門傳令退蘆台，大小三軍不敢違，合是團匪該得意，故教上將暫離開。這纔是，英雄用武悲無地，抑鬱牢騷抱滿懷！寫到此時空太息，蒼茫百感上心來，書成五卷暫收拾，後事須看第六回。

庚子國變彈詞卷六

第六回

下涿州剛相國撫匪

朝北闕董軍門入衛

却說義和團自從四月廿九日，將京津鐵路焚燬之後，氣焰愈覺猖狂，遂乘勢進據涿州，一時黃巾紅帶之人，布滿城廂內外，約有二三萬人，聲言涿州兵備空虛，洋兵將來，願爲代守。於是城牆上面，萬頭攢動，刀槍林立，恍如大敵當前。涿州州官知事不妙，絕食待斃。忽一日傍晚時候，來了洋裝馬兵二十多人，拳匪看見說是奸細，紛紛下城追趕，叫喊之聲，猶如雷震，約摸有一個時辰，方纔安靜。其時已經閉城罷市，所有匪徒，十百成羣，迭向附近教堂，肆意搜括，殺人放火之事，竟一天甚似一天了。（唱）慢言拳衆亂胡行，且說朝中諸大臣，可

笑端剛無見識，誤將匪類作良人。紛紛剿撫謀難決，端邨當時把話云，我想團民多義氣，天生此輩助皇清，只宜招撫休言剿，借滅洋人事可成。（白）手指着尙書趙舒翹，府尹何乃瑩說道：「此事須得你二人前去辛苦一次。」趙何二人躬身答道：「理當效勞」。遂於五月初九日，辭別了端王剛相，一同起身。（唱）尙書府尹急登程，來到涿州一座城，迎入城中公館住，諸官參見不須云。商量出示將民撫，連夜差人貼滿城，曉諭團民無別話，從今安分做良民。（白）歇了三天，不見歸順，趙舒翹心內著急，便同何乃瑩商量，把幾個團首傳到行轅論話，當時雖唯唯諾諾，等到出來，依舊是率黨橫行，肆行劫殺！（唱）慢言老趙撫團民，且把朝中剛相云，心曉尙書固執甚，此行未必順民心。倘然決裂非兒戲，大局攸關了不成，只好降尊親自去，隨機應變順民心。來朝把本將情奏，奉旨差他卽速行，相國肫誠不少緩，輕車減從出都城。涿州已到將城進，府尹尙書見相臣，陳說一番查辦事，招民歸順事難行。中堂聽了微微哂，早識吾兄辦不成，傳諭拳民來進

見，師兄師弟十餘人。中堂宣示朝廷意，要叫他們順大清，解散歸農休作亂，從今安分做良人。師兄答道須商酌，丞相之言非不遵：（白）我們兄弟乃是替天行道，豈肯與朝廷爲難？不過想到那聶士成實在可惡，（唱）「爲何他要助洋人，開砲開槍打我們？鐵路旁邊來駐紮，直殺得，村莊雞犬不留存。如其要我來歸順，第一先除聶士成。他把我們來虐待，冤家是我對頭人。中堂拜本皇都去，革彼功名始可行。否則與他決一戰，那時玉石不能分。伏惟丞相依吾計，即刻歸農做好人。」旁座尙書聽此語，心中懊惱把言云：（白）「據我看來，聶功亭辦事尙屬認真，保護鐵路，是其專責，現在朝廷縱不加賞，豈可降罪於他，此事決不可行。」（唱）尙書此論甚公平，那曉師兄怒氣生，面斥尙書真固執，如何你反助軍門？中堂一見師兄怒，離座連連把禮行，「奉勸師兄休聽彼，老夫作主你休噀。」（白）剛中堂連連打躬說道：「師兄不要動氣，有老夫作主。」一面回身埋怨趙尙書道：「我說你不能辦事，真真不錯。一個聶功亭，甚麼大不了的本事，你

要幫好了他？」趙尙書道：「聶功亭雖說沒有大本領，究竟見過仗，現在宿將無多，將來朝廷難保還有用著他的地方。」剛中堂不等他說完，連連搖首道：「你不要說了，不能爲着一個聶功亭，敗壞朝廷的大事，你老哥快快回京，讓老夫一人在此，沒有辦不了的事。」何乃瑩亦說道：「中堂話一點不錯，趙大人，你也不必多辯了。」剛中堂道：「倒底還是你比老趙明白些。」（唱）尙書聽了許多云，不覺心中怒氣生，堪笑一人何府尹，趨炎附勢不該應，思量半晌抬身起，拱手相辭返帝京。回到朝中先覆旨，含糊回奏不言明，朝廷問彼如何樣，老趙但言沒事情。瞞得朝廷如鐵桶，只便是，他身罪案是欺君，罷官賜死皆由此，且待將來再細論。（白）按下不表，且說剛毅自從趙尙書回京之後，便同何乃瑩與拳匪頭目商量了一夜，次日各事都已弄妥，方始回京。（唱）中堂起節返皇京，府尹何君隨後跟，一路思量多得意，從今定可滅洋人，拳民難得多忠義，扶助朝廷事成。看看都門行已近，那邊來了一枝軍。（白）你道是誰？原來就是董福祥董軍

門，奉調進京，在路上與剛毅不期而遇，剛毅看見，異常歡喜。（唱）中堂覆命返皇城，不意途中遇董軍，同是有名頑固黨，得他幫助定功成。福祥也識中堂意，特地前來叩見殷，小立道旁來伺候，中堂慰問兩三聲。叫他前面茶尖等，等我來時間事情，（白）董福祥聞命，立刻退了下來，帶領人馬，到前面客店等候，少頃中堂大轎方始到來。（唱）中堂下轎見軍門，先問沿途各事情。次說國民多義憤，如今併力滅洋人。吾兄自入畿疆境，如此情形諒亦聞。此是上蒼來保佑，中原有幸出斯人。（白）董福祥聽了剛毅之言，知道他的意思，便順著說道「洋人實在可惡，這多少年，我們百姓受他的欺負，真是有冤難伸，沐恩受了朝廷的厚恩，中堂的提拔，如果要打洋人，情願做個先鋒，定能一掃而平，就是死而無怨。」

剛毅道：「好，好！難得你有如此忠心，有如此胆量！就是古來的黃天霸，亦比不上你。你就拿我的令箭，前去號令他們，叫他們都歸你統帶，一面等老夫回京告知王爺，再下上諭便了。」（唱）剛相言完喜十分，軍門謝委禮來行，還求承

相將吾保，端邸跟前言一聲。就說福祥知感激，爲牛爲馬也銜恩，如時先送中堂去，各事安排再進京。剛相聞言深喜悅，應承都在老夫身。（白）剛相回京覆命不題。且說董福祥一直到了五月十三那一天，方纔進京，所有人馬，共分作五隊而進。頭一隊就是義和拳，紅巾紅帶，手裏打著大旗，一面寫着「奉旨義和神拳」六個大字，一面寫着「替天行道，扶清滅洋」八個小字，一路浩浩蕩蕩，奔進北京城而來。守門將弁，見此打扮，十分詫異，不肯叫他進城，正在那裏吵鬧，忽見一人騎馬而來，手裏拿着瀾公爺的令箭，說是公爺有令，准義和拳進城守城，將弁無可如何，只得讓他進去，自此以後，十百成羣，京城之內，鑼鼓之旁，竟無一處不是義和拳了。（唱）霎時拳衆遍京城，供事壇場日有增，至少一街三四處，人人到此信爲神。師兄師弟紛無數，上自王公下細民。按下拳民且慢表，如今再說董軍門。（白）話說董軍門到京之後，隨即赴宮門請安，就蒙召見，朝廷詢問他一切情形，他無非按照剛毅吩咐他的話，隨口亂說，義和拳如何神奇，如

何忠憤，一派蒙蔽朝廷的言語，敷衍了半天。等到退了下來，首先叩見端王，端王是聽了剛相先入之言，一心想他做個幫手，隨即當面獎勵他一番，又許他是將來開國元勳。那董福祥聽了，心中好不得意，叩辭出來，又去見一班權貴，自不用說。（唱）軍門拜客亂紛紛，自詡元勳第一人，妄想洋人都殺盡，好幫端邸坐乾坤。中原合是應遭劫，故爾天生此亂臣！寫到此間暫結束，下回書內有奇聞。

庚子國變彈詞卷七

第七回

容留匪首逆邸設謀

焚掠京師大臣受辱

(白)話說北京城裏，自從董福祥率領拳匪進城之後，一時大街小巷，全是拳民，風聲所至，四方來附者，一天總有三四千人，鑼鼓之下，愈聚愈多。每團必有壇主一人，其壇主之有錢者，更爲黨羽製備衣履刀矛，那打扮賽如戲上唱小生的一般，手持木棍，招搖過市，美其名曰「二郎神棍」。端王看見拳衆來的多了，自以爲人心歸附，異常歡喜，立刻假造一條上諭，派莊親王載勛及剛毅兩個人統帶國民，又派英年載瀾做了幫帶，會同辦理。自此兵匪合而爲一，一班匪徒，猶如老虎生了翅膀一樣，越發難制。(唱)罪首分明此數人，釀成大禍削難平。

福祥此際心雄甚，汲引人材保大清，他有同盟身姓李，來中二字喚爲名，陝西籍貫人精細，跟了軍門入帝京。自到北京同處住，那軍門，乘機說與逆王聞，聲稱李姓多能耐，喚雨呼雲命降神，若使此人能得手，保教外族一齊平。軍門一派胡言語，說得端王喜滿心，忙諭立時來請見，爲謀大事要奇人。軍門奉命忙回寓，說與來忠一個聽，自是來忠心喜悅，立時穿戴上車行。霎時來到端王府，逆邸相迎禮十分，賓主居然來抗禮，逆王舉目看斯人。（白）只見他：（唱）紫金冠子貌稀奇，嘴上飄飄兩縷鬚，詩扇手中搖白紙，身穿八卦孔明衣。足登朱履雙絲襪，腰繫紅綢一斬齊，相貌平常難出衆，算他好運上天梯。逆王看罷先開口，不敢高聲怕觸伊。（白）端王逼着喉嚨，低聲下氣說道：：「弟子有眼不識泰山，不知仙師駕臨，有失遠迎，面請恕罪。」李來中亦拖長嗓子回答道：「豈敢！」一面說話，一面抬頭看那端王怎生打扮。（唱）一壁抬頭舉目瞧，親王品級果然高，纓紅緯帽寶石頂，四叉金龍開氣袍，馬掛杏黃紅夾裏，腰垂對子小荷包。烏

靴粉底千層薄，手把齊紈自擺搖，撥指烟壺羅列滿，想來性格自然標。况兼滿臉橫生肉，肥胖身軀四尺高。仔細估量方啓齒，兩人怪狀畫難描。(白)李來中道：「久聞王爺乃是天降聖人，生在富貴之家，而有英雄之性，將來定可做得大事。貧道仰看天象，知大清天下必有一番大亂，將來天命所歸，」說到這裏，端王趕忙接嘴道：「你看是誰？」李來中道：「天機不可洩漏，此言不便說出，請王爺乾綱獨斷，貧道不遠千里而來，爲的是真命帝主，今既遇見王爺，豈有不相助一臂之理！」(唱)數言疑假復疑真，吐吐吞吞不說明，弄得一人端逆邸，此時心癢好難禁。連忙又把言來問，「務請仙師說個清。吾子阿哥蒙慈眷，將來或可坐龍庭。吾爲太上雖然好，錦綉乾坤屬後人。」(白)李來中道：「不是如此，貧道之所以來者，只爲王爺一人，并不爲阿哥之事。」端王聽了此言，真是心癢難抓，笑的兩片嘴唇，一時亦合不攏。(唱)當時相待意殷殷，早晚恩將大事行，從此來中王府住，軍門自去不須云。匪徒一衆皆聽令，爲他是，端邸跟前親信人。彈

指光陰容易過，霎時五月半將臨。(白)話說到了五月十六一天，拳匪以城外姚家井一帶教民，已先期避入使館，不得肆其荼毒，遂於當晚將那裏所有教民房屋，盡行付之一炬！彰儀門外跑馬場，亦一併焚燒。次日十七，大股拳匪，即撲交民巷，因爲其處是使館所在，幸外國人預先防備，開槍打死拳匪八名，衆始退去。到晚城中四處火起，崇文門內所有教堂，亦都燒得乾乾淨淨，教士躲往使署，未曾遭害，教民及家屬約摸有二三百人，則無一存者。是日，又燒燈市及勾欄胡同等處洋房，火光燭天，徹夜不息。(唱)拳匪氣焰日猖狂，燒得京師大可傷，起事剛剛三四日，生靈無數盡遭殃！朝臣束手真無計，不敢將情達未央，只有逆王心最喜，望成大事坐朝堂。(白)按下不表。且說十八日，順治門外一帶教堂，以及大柵欄等處，凡屬教民所開店舖，均被燒燬無遺，叫喊之聲，達且不絕。(唱)五月中旬漸過完，民匪兩下互傷殘，藥房知是西人設，縱火延燒大柵欄。隔夜已攻英使館，匪屍多少倒街前，因茲匪衆愈添怒，縱火洋房不稍延。(白)二十一

天，因大柵欄有老德記藥房，知爲洋人所開，縱火焚燬，不料是日，西南風大，以致延燒四處，東盡前門大街，西盡煤市街，南河沿，火又過河，延燒兩荷包巷，一直燒到正陽門城樓爲止，是日共燒四千餘家，至次日一早，火尙未息。拳匪禁水會救火，老德記間壁廣德樓恐被延及，因取水潑救，匪遂揚言，本止燒老德記一家，因廣德樓用穢水澆救，致干神怒，是以延及如此之多。自珠寶市爐房被燒後，市面大震，京城本有四家大錢桌子，都用「恆」字排行，所以，喚做「四恆」，至此「四恆」亦都關閉。自此以後，無日不火光燭天，計自十六起至二十五止，皆是匪徒縱火。到二十六以後，則董軍門所帶來的甘軍，亦漸漸的肆行搶劫了。（唱）兵卽是匪匪卽兵，兵匪合一亂胡行。排槍好似連珠砲，哭喊之聲不忍聞。巨賈豪商都被劫，大家小戶不安甯。匪徒一到開箱看，到處搜羅金與銀。上屋跳牆都做到，填街塞巷盡兵丁。看看又到交民巷，受禍因之分外深。（白）吏部尙書孫家鼐的住宅，便緊靠使館不遠。二十六日這一天，匪徒甘軍搶

順了手，便一直搶到孫尚書宅中。頭裏幾天，孫尚書因爲交民巷一帶槍砲不絕，殺聲震地，也就沒有上朝，關門在家，靜聽消息，還說匪民殺的是洋教兩項，斷不能到我尚書第內。不料到了二十四五兩日，外面風聲一天緊似一天，到了這日，竟是破門而進。（唱）大胆甘軍胡亂行，貪財竟起不良心。大門撞破闐然進，嚇懷尚書父子們。忙向書房來躲避，身穿短褂汗如淋。合家箱子都搜刮，衣飾金銀不稍存。到此兵丁未滿愁，尚書被捉不容情。手槍照臉將開放，嚇得三魂少二魂。（白）兵丁道：「快快把金銀所在供出，便饒你這一條性命，尚然有半個不字，立刻就叫你做個鎗下之鬼！」（唱）尚書聽了，戰兢兢，無奈從頭說個明，財寶金銀都獻出，居然留得命根存。一聲呼嘯衆兵去，萬貫家財無一存。女眷上房都嚇殺，柴堆床底躲安身，聞知賊去方爬出，見面之時哭失聲。况且尚書年更老，聲言恨不見閻君。（白）大家勸了一回，方纔住哭。尚書道：「賊兵雖去，恐防再來，等我與徐頌老商量想個法子才好。」衆人道：「正是。」於是尚書要

坐轎子，一時找不到轎夫，只好喚兩名家人，抬了前去。（唱）乘轎忽忽甫出門，迎頭來了許多人，聲言奉令來彈壓，不准兵丁胡亂行。大胆甘軍無王法，霎時斬首不容情，尙書門口人頭掛，面目模糊血肉淋。次日中堂榮相國，衣冠乘轎又親臨，爲知孫老受驚恐，見面之時慰問殷。（白）是日榮中堂來過之後，查點什物，一無所存，卽牆壁亦多有損壞之處，榮相當時十分震怒，吩咐定要嚴辦。等到榮相去後，是夜臺基廠及交民巷東首火光又起，一路延長如龍。到了念八這一天，鎗聲不斷，御河橋一帶更甚，蓋因翰林院後面就是英國使館，各國洋兵都聚於此。正攻擊間，忽有教民無數，從使館中突出，逢人便殺，各兵放鎗抵禦，捉到教民好幾十名，一個個就在燈市口活活燒死，臭氣遠聞數里。（唱）殘虐情形不忍云，實爲曠古所希聞！尙書府內遭攻劫，平等人家不必論！說甚官員一二品，段人如草不聞聲！八司書內詳鋪敘，寄語諸公細細聽。

庚子國變彈詞卷八

第八回

袒拳匪朝臣黨惡

遇甘軍書記被戕

(白)話說那時朝廷，已派了端王總理朝綱，又調了甘肅提督董福祥統率所部駐紮京師，還有剛毅徐桐英年啓秀趙舒翹一班頑固，幫同欺飾朝廷，容庇匪類，真正弄得一班匪徒，如老虎生了翅膀一樣，耀武揚威，好不利害！有日，徐桐坐轎去拜大師兄，因他到門未曾在門外下轎，怪他來的不誠，擋駕不見。徐桐懊悔萬狀，回寓之後，便同幕友相公們商量。當時在座有位太史公，是他得意門生，上前說道：「門生昨日做了一付對聯，是頌揚大師兄的，本來想要就正師相之前，如可用得，不妨就落了師相的款，叫人送去。」徐桐聽了，十分歡喜，便

許他今年一定放他一任學政。一面說，一面催。那位太史公，便把對子寫了出來，徐桐看他寫的是：

大師兄大人 清正：

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左非邪，攻異端而正人心，忠孝節廉，祇此精神未泯。爲斯世少留佳話，一驚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農工商賈，于今怨憤能消。

弟子大學士徐桐肅沐謹書。

（唱）多才太史一揮成，相國連連贊幾聲，佩服年兄才敏捷，師兄一定喜生心。中堂舉筆忙修信，封固完時付僕人，聯對一雙同送去，仙壇交納莫遲停。家人奉命忽忽去，拳黨居然也識丁，一見之時心大悅，回言拜覆相公身，吾神知彼虔誠意，自有禎祥降爾門。來僕如言歸去述，中堂欣喜不須云，且言是歲逢秋試，主考紛紛放出京。（白）是年正逢大比之年，前科狀元駱成驥蒙了天子洪恩，放他做了貴州主考，叩謝聖恩下來，隨即拜辭老師禮部尙書啓秀。啓秀立命請進相見。（唱）叩謁門牆禮數殷，尙書出見敘衷情。狀元當下開言說，一主試

「聆中荷聖恩，伏望老師施教誨，於今衣鉢有傳人。」尙書聽罷將言答，「此事無須我費心。（白）老弟學問，愚兄是素來佩服的，但是此去萬里長途，往回是有好幾個月的光景，等到你回來銷差的時候，只怕北京的洋人，已經一律肅清，那却是一樁可喜之事！」說罷哈哈大笑。（唱）尙書說罷喜欣欣，殿撰聞言疑滿心，忙問「這言怎樣講，如何退盡外洋人？通商立約由來久，一旦驅除恐不能。望乞老師明指示，其中緣故究何因？」（白）啓秀道：「你不知義和拳的本領麼？」駱狀元道：「不過妖言惑衆，借此以施其奸淫擄掠而已，算不得甚麼本領！」（唱）尙書聽了怒生嗔，面孔登時鐵樣青，手指狀元開口說，「你今說話欠分明。師兄幸喜未知覺，倘若知時了不成。就是愚兄難庇隱，從今老弟要當心。」（白）以後這話斷斷不可再講，倘被大師兄知道，要連累老夫的呀！況且你們年輕的人，正應該血氣用事，爲甚麼要滅自己的志氣，長他人的威風？這話老夫却有點不明白了。」駱狀元被他數說了一頓，心中着實無趣，不便久坐，遂

卽叩辭出來，自往貴州不題。(唱) 貴州主考已登程，再表詞林吳郁生，也沐聖恩爲主考，乘輅秉節出皇京。家中古董收藏富，留在都門未帶行，來了義和拳一衆，肆行劫掠蕩無存。拳匪送到端王府，聊表他，一片爲公報效心。逆邸觀之心大喜，命將古玩府中存，金銀賞與拳匪等，酬謝他們忠愛忱。自此百官承意旨，匪徒氣焰壓公卿。(白) 還有那順天府府尹王培佑，他一家大小都是習拳，朝廷問他，他便回奏道：「這些人都是忠義之民，須得朝廷獎勵他一番，或者按名發給口糧，定爲國家所用。」一派胡言，剛毅甚爲合意，遂竭力將他保奏，乃蒙補授今職。(唱) 堂堂三品秩飛升，全是權奸暗結羣，且說一人王府尹，謝恩接印到衙門。來朝便把屬僚見，畿輔官員謁府尊，茶話一番都請示，剿匪上諭要遵行。府尊聽了微微哂，紙上空言是具文，諸位何須來遵守，好官只要順權門，倘然違背樞垣意，那時候，白簡題參不用情。一衆官員惟答應，從今不說辦拳民。(白) 後來順天府府尹換了一個何乃瑩，亦是迎合端剛之意，上本奏稱拳民如何忠義，

只宜招撫，不宜剿辦，端王大悅，立刻升他爲副都御史。其時京津一帶，鐵路已被拳匪燒毀，鐵路大臣侍郎許景澄奏請撥款修理，朝廷置之不問，端剛又嫌他多事，着實的將他申斥了一番。許侍郎見事已如此，知道無可挽回，只得歎息一番而罷！（唱）滿朝朱紫盡昏昏，推戴匪徒當異人，更有無知端逆邸，時頒矯詔獎拳民，一龍二虎羊三百，散布謠言衆口稱。都統慶恆遭殺死，官兒不值半毫文，天牢打下黃思永，鎗斃堂官陳學棻，廷杰藩司來覆命，無端殺死半途程，當時還有姚提督，喪命同歸枉死城，一死不如鷄與犬，人生何必論功名？略言幾個知名者，餘下官民不細云，一律喪於匪類手，天開劫運害生靈。（白）按下不提。且說那交民巷各國使館，自從四月二十九日鐵路焚毀之後，各處教士攜帶家眷紛紛來京避難，到了五月初一，在京各國使臣，均打電報到天津請兵援救，被總理衙門耽擱，兩天始行發去。（唱）其時五月已初旬，幸喜天津發救兵，同到北京保使館，果然衆志可成城。看看五月中旬到，外面風聲緊十分，提督一員西摩爾，

領兵將要入神京。中朝權貴聞知了，不免心中吃一驚，袞袞諸公齊計議，如何擋阻這洋人。（白）當下就有人保舉許竹簾侍郎，袁爽秋京卿，二人熟諳洋情，可以派往。（唱）二君奉命下天津，阻遏西兵不入京，走出京城方數里，忽逢拳衆阻行程。問他此去因何事，袁許回言阻外人。匪衆聲言吾勿信，爾回必定引洋兵，分明都是二毛子，一派胡言哄甚人。便向車中來扯下，教他跪倒地埃塵。（白）當下不由分說，便把許袁二公擁至壇前，請大師兄焚香上表，分別真假。隨見大師兄道家打扮，到了壇前，念念有詞，隨把黃表在燭上焚化，合是兩公命不該絕，忽然一陣清風，把黃表紙灰，的溜溜隨風而上，飛在半天。大師兄道：「看他兩人不是甚麼二毛子，放他去罷，但當早早回京，不准再往天津，倘違吾令，定當斬首！」（唱）壇前嚇倒兩公卿，早已三魂走二魂，吩咐之言全不曉，匪徒來拉始抬身。此時疑幻還疑夢，不信吾身上存，立定一回方覺得，相隨邁步出壇門。連忙收拾回京去，不到天津阻外人，因此統兵西摩爾，雄師一直入神

京。(白)話說到了五月十三日這一天，各國使臣屈指計算，西摩爾所統之兵是日可到，大家商議，須派一人出城迎迓，遂有日本使署書記生杉山彬慷慨請行。

(唱)生長蓬瀛舊有名，相隨使節到清京，漫言學問真淵博，書記翩翩第一人。

可歎中原多事故，誼聯唇齒最關心，無端使館遭圍困，兩眼將穿盼救兵。探事人兒來報道，援師即日抵神京，彬君一聽非常喜，願作前驅類請纓。(白)當時就獨自坐了一輛轎車，出永定門而來。(唱)驅車獨自出城迎，慷慨從公不顧身，從識死生原有命，那知大難眼前臨？彬君正在馳驅際，忽遇甘軍要入城，忙向道旁來躲過，讓他大隊進城門。(白)話說當時杉山彬見是甘軍入城，慌忙把車趕在一邊，讓大隊過去，自己坐在車沿上觀望。不料甘軍見他是個洋人，就有幾個人走上前來，喝問爾乃何人？杉山彬道：「吾乃日本欽差衙門書記生杉山彬便是。」甘軍道：「書記生官兒很小，怎麼好坐紅拖呢的車？」一面說，一面就伸手把他拉了下來。(唱)車中拖下不容情，嚇殺東邦書記生，縱有通天大本事，

此時孤掌也難鳴。殷勤脫帽來施禮，宛轉軍前訴下情，奉使出門忽促甚，他人車子借來乘。無心誤用求相諒，謝罪中軍理所應。（白）甘軍道：「我們大帥賽如天上菩薩，你配見他麼？」杉山彬道：「過日請大帥到我們欽差衙門，由敝國欽差當面謝過，如何？」（唱）杉君心下戰兢兢，賠話連連不住聲，那曉甘軍無禮甚，剛刀遽起下無情。一刀肚腹全穿透，血湧如泉不住淋，肘後諸軍齊動手，霎時一命已歸陰。可憐未展乘槎志，先做刀頭慘死人，得罪鄰邦從此起，全不念，輔車相倚弟兄情！（白）甘軍既把把杉山彬戕害，拋尸城外，仍行所無事一般。日本公使聞知大怒，立即電告本國，一面請與尸入城裝斂。初尚不許，既而一再相爭，總理衙門方纔允准。先是此事瞞住了朝廷，後來知事鬧大了，只得據實奏聞，朝廷大怒，定要查辦凶手。董福祥道：「拿奴才斬首抵命，倒也不妨，如斬甘軍一人，定然生變！」端王聽了這話，拿手拍着董福祥的肩背，并伸大拇指頭說道：「好漢！人人都能像你這個樣兒，還怕鬼子難平麼？」（唱）殺了東洋書

記生，中原大禍已埋根，涓涓不塞終爲患，內外勾通相濟成。暴戾恣睢無人理，
目中那復顧朝廷？一波未定一波起，下卷書中再敘明。

庚子國變彈詞卷九

第九回

失砲台羅榮光捐軀

謁總署克林德被害

(白)話說天津拳匪，自從裕制台將他極力抬舉之後，弄得那班匪類，愈覺目無法紀，殺人放火，奸淫擄掠，比前更日甚一日。到得後來，裕制台雖也有點悔悟，知道拳匪的作用不過如此，然已太阿倒持，勢成騎虎，也就無可說法了。

(唱)養癰貽患古來云，可歎官家庇亂民，到底外人有見識，電知本國早徵兵。戰船鐵甲層層列，砲艇魚雷密若雲，都向大沽口外泊，乘機觀變好交兵。看看五月初旬過，得悉都中險十分，公使衙門圍困久，終朝槍砲亂紛紛，電機已毀無消息，忙殺中途送信人。(白)這日各國戰船上的兵官，正在那裏會議，忽見有北京

公使派來心腹，投遞要信，各兵官拆閱之下，不覺吃了一驚。只因信上寫的是，日本書記生已被甘軍所害，中國朝廷非但不查辦凶手，倒還縱容兵匪，日夜攻打使館，看來戰釁已成，無可挽回。一面請派兵到京保護，一面叫他們火速預備開戰之事。（唱）兵官預備不多言，且把那，海口情形表一番。南北砲台相對峙，大沽情勢自天然，距京四百八十里，第一咽喉是此間。潮至水深船可到，潮平之後盡沙灘，尋常戰艦難飛渡，說甚麼，碩大無朋鐵甲船。合是聯軍該得勝，長驅直入莫能攔！（白）其時尚是五月二十，這一天，各國兵官得了公使之信，定了打仗的主見，即欲入據砲台，而無其名，遂各互相計議，由各統帶率領繙譯，到了砲台，拜會守台將官羅榮光。見面之後，具述來意，說是一得了北京的信，使署受困甚深，現由各國調兵，前來保護，苦無屯兵之所，故來商借貴國砲台一用。（唱）兵將前來無處屯。炮臺商借理相應，倘然戍刻不交出，切莫怪吾不用情。大砲來攻無一刻，定教玉石不能分，那時懊悔已嫌晚，倒不如，早早讓交

與我們。繙譯言詞甚決絕，羅君聽罷自思尋，觀其來意知非善，半晌之間把話云：（白）「此事做鎮不能作主。（唱）須知尺土是神清，做鎮如何擅讓人？須報北洋總督曉。請其酌奪再施行。」官兵齊說等不及，半夜爲期候覆音。言罷之時拂袖去，羅君整備不遲停。（白）且說各統帶回船之後，等到天黑六點鐘，不見羅軍門的回信，乃傳令所有住在大沽口外的外國人，無論男女老小，一概搬到美國兵船上暫時躲避，免得開釁之後，爲炮火所傷。等到七點鐘，便已預備停當。一交亥刻，船上首先開炮，炮臺上亦燃炮還擊，大聲震地，無異霹靂驚空。岸上烟霧迷漫，對面幾不能相見。（唱）隔江烟霧不分明，但聽得，槍炮隆隆發大聲，電火波光相激射，幾同石破與天驚，滿天彈子如飛舞，月色昏黃看不清，幸在夜間難親准，故而敵艦未能贏。（白）各國戰艦打了兩點餘鐘，未免各有損傷，兼之由下仰擊，頗形吃力，因此各統帶甚費躊躇，會同商議，派了一枝兵登岸，由小路抄到中國炮臺後方，以爲兩面夾攻之計。（唱）敵人算計本超羣，兩

面來攻法自精，無奈相持一夜久，礮臺士卒少精神。敵兵仍放開花礮，炸焰轟天吃一驚。彈子偶然火藥庫，礮臺儲蓄炸無存，况兼礮火無情物，多少兵丁盡喪生。後路抄兵亦趕到，此時天色已微明。（白）兩面夾攻，礮臺立時失守。其極北第一礮臺，爲日本兵首先佔據，方在懸掛國旗，北邊外面之礮臺，亦爲英軍所得，各兵船遂乘勢駛至港口。不多幾時，德俄兩國旗號，又高掛於南面礮臺之上。逃走兵丁及華人等，或被鎗礮擊墮河中，或自投入水者，幾于觸目皆是！

（唱）兵丁逃命盡紛紛，逃進天津一座城，總督衙門來報信，制軍嚇得戰兢兢。師兄一向多拳術，何以今朝法不靈？堅固礮臺猶失守，危城難以抵洋兵！低頭思想無良策，頓足長吁三兩聲，忙向逃兵來訊問，「守臺將校那方存？」（白）國家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不想這班王八蛋，把好好的礮臺送與洋人之手，現在羅榮光那裏去了？看他拿甚麼險來見我！」逃兵道：「羅大人早被礮子打死了！」（唱）

昨宵約略近三更，各國洋船把事行，緊對炮臺將炮放，軍門抵禦不會停。相持直

到天明際，那曉洋人有伏兵，兩面夾攻難抵敵，軍門也識不能爭。衣冠北面三叩首，自說道，辜負天朝雨露恩。叩首完時仍出戰，飛來一彈命旋傾。更聞火藥全轟炸，隨見臺中殺氣騰，頃刻全臺俱失守，洋旗高掛在江濱。小人逃命幸而免，不然是，砲雨槍林早喪生。此是大沽昨日事，望大人，好生預備保津城！」（白）

裕祿道：「這是從那裏說起？」一面斥退逃兵，一面叫請大師兄張德成前來商量，見面之後，告訴他「大沽失守，天津城岌岌可危，請問師兄有何高見？」張德成聽了這話，半天不答，忽然說道：「貧道昨日觀看天象，知道洋人應得有此一番順手，不到三日，洪鈞老祖天兵一到，保管一掃而平，請大人放心便了。」

裕祿聽了這話，半信半疑，欲戰不能，欲退不得，只好聽天由命而已。（唱）按下天津事慢論，如今又要說京城。列邦使署被攻久，第一猖狂是董軍，彼此商量無計策，忽聞總署有公文。上言失守大沽事，立逐西官盡出京，只恨鐘頭念四點，如其違誤不容情。此由各國先開釁，奪取砲臺不讓人，因此中朝來反面，離

開從速莫遲停。(白)各國公使接到此信，以駐津各國領事並無宣戰之權，何得忽有此舉，深滋異疑，隨手聯名寫就公信一封，送呈總理衙門，請見王大臣面商此事，王大臣都回覆不見。(唱)一封覆信轉回程，辭絕他邦諸使臣，彼此反腔難見面，勸公等，不如收拾早離京。使臣到此真無奈，只得修書再乞情，寬限工夫念四點，兩天之內總登程。正當商酌修書際，惱了旁邊德國臣。(白)你道這人是誰？原來就是那德國欽差克林德。只因他素來性急，自得總署回絕之信，心中老大不平，定欲一見，以辨是非。(唱)生平暴躁性如雷，定欲向，總理衙門走一回。特地抽身親出外，傳呼打轎莫遲挨。攜同繙譯忽忽去，使署諸人早嚇呆。任彼出門攔不住，合該半路召飛災。(白)那克使臣還算細心，出門時，早帶有手鎗一把，藏在轎內，以備不虞。恰恰走到東牌樓地方：(唱)一肩大轎疾忙行，走入街心不稍停。此地正當比使署，使臣轎內偶回身，無端鎗上機關動，忽地銅匱發有聲。使署中人驚訝甚，還疑門外伏官兵，哄然一衆開門出，鎗砲連

天要打人。左近官兵知道了，也疑使署下無情，霎時開砲來遠擊，玉石其時兩不分。天使中原開巨囂，使臣轎內已傾生！（白）當時一個彈子飛來，德國使臣克林德坐在轎內，一時躲閃不及，遽爾洞中要害，一命嗚呼！繙譯官見事不妙，立刻棄轎步行，逃在附近教堂之內，暫時躲避。後見華兵愈聚愈多，不敢前進，乃退回使館，告知此事。（唱）公使聞言吃一驚，果然中國下無情，今朝已害克林德，必定牽連到我們。倘若途中遭毒手，不如暫住北京城，立時電告諸強國，速遣雄師救使臣。真比倒懸還盼切，署中防備不消云。（白）各國公使主意已定，甯在使署困守，以待本國援救，決不出京，免遭不測。此時北京城裏，上自王公，下至黎庶，已半成義和團世界，端王剛毅董福祥等，以囂端已啓，戰禍已成，各國決亦不肯干休，不如拿住各國公使，等各國大兵來時，尙可爲挾制地步，因而派兵晝夜攻打使館，不遺餘力！（唱）戰釁明知難挽回，圍攻使館更難挨，果然觸動諸邦怒，特遣聯軍滾滾來！指日天津城失陷，滄桑致慨劫餘灰；要

知津地攻城事，待續新書第十回。

庚子國變彈詞卷十

第十回

天津城裕制軍受困

八里臺聶提督盡忠

(白)話說天津自五月中旬以後，各處鐵路車站，全被團匪燒燬，洋人即發兵到北京保護使署，大沽口外各國兵船，陸續而至，并調兵三千餘名，以爲防守租界之計。五月十八，天津城內紅光燭天，探知是城內教堂被匪縱火，付之一炬。自後風聲大緊，洋人怕團匪混入租界，防備甚嚴，每夜十點鐘後，行人必有照會，方能來往。十九日，拳匪散布謠言，聲稱將要攻打租界，於是洋人更嚴爲之備。到了二十日下午，傳言塘沽開戰。二十一日清晨，就得大沽砲臺失守之信。洋兵甚爲得手，先農壇及蘆保鐵路公司次第被燬，拳匪洋兵，遂有相持不下

之勢。(唱)炮臺既已屬洋兵，扼住咽喉勢已成，但望本邦勁旅至，同心合意打天津。此時匪衆知難敵，困獸情形故妄爭，早合官兵爲一氣，滿城文武庇拳民。制軍拜本朝中去，只說拳民是義人，不費官家餉與米，忠心赤膽報朝廷，大沽失守全瞞起，哄騙朝廷好策勳。况有端王同蒙蔽，親頒矯詔獎拳民，花銀十萬聊充賞，道是深宮特沛恩，制憲衙門分散給，拳民得意更胡行。(白)自從六月念二至廿九，此八天之中，華洋交戰，兩邊互有損傷，此時直隸提督聶士成奉命攻打天津租界，圍攻甚力。(唱)聶軍抵死打洋兵，鵝蚌相持不得贏，畢竟洋人多計算，一心注意在津城。設謀先取海光寺，機器全然讓外人；乘勝又攻東局子，苦無計策不能行。局中炸藥堆存滿，轟炸之時了不成，因此不施槍炮擊，商量許久始開兵，幸而中國無人守，天賜洋人唾手成。一衆西官咸得意，紛紛道賀不須云。(白)到了六月初三日，得了德國欽差克林德被害之信，因此怨上加怨，仇上添仇，攻打天津，其志愈決。(唱)諸軍奮力打天津，只盼奇功旦夕成，絡繹

運來炮與彈，高高架起對危城。聲言此炮從無敵，一彈轟開三里平，津地只消五十炮，便教片瓦也無存。只因租界相離近，恐怕牽連各國民，因此不會來動手，但將書寄制軍聞。（白）話說裕祿得了此信，知道孤城岌岌可危，心中十分害怕。（唱）制軍得信甚担心，廢寢忘餐不稍甯，便與師兄來計較，「如今何術退洋兵。天兵天將都何在？鎗炮依然打死人。所學拳頭何用處？肉身凡骨了無能。於今不把洋兵退，看看孤城指日傾！況且城中糧食盡，望誰接濟半毫分？團團鐵桶來圍住，插翅仍難飛出城！伏望師兄來援手，倘然城破命難存！」（白）大師兄張德成聽了這話，心內着實躊躇，人面前又不好露出，只說天兵天將都到海外去殺鬼子去了，所以反顧不到面前，既然大人如此說法，等貧道燒上一道符，把他們調回來罷了。（唱）師兄說罷內廳行，上表焚香達天庭，爬在壇前連叩首，口中念念有詞云。手持寶劍前頭走，吩咐諸人在後跟，人問他今何處去，回言我去剿洋兵。制軍聽了非常喜，忙叫三軍緊緊跟，大膽師兄言不必，我身保護有天

神，無須爾等來相擾，觸怒神祇了不成。一壁言時一壁走，制軍相送禮殷勤，師兄不顧昂頭去，走出城門不見人。手下諸人齊嚇殺，師兄不見盡焦心，茫無主宰紛相擾，依舊紛紛逃進城。(白)原來那大師兄是借出戰爲名，出得城來，早已與幾個心腹商量妥當，換換衣服，從小路逃生去了。(唱)軍中不見大師兄，一衆拳匪想進城，惱了營中諸將士，這般舉動太欺人！既然不怕鎗和炮，臨陣緣何退縮行？出得城來難反轉，森嚴軍令不容情！拳匪到此真無奈，拚死前驅拒敵軍，遇見洋兵無法想，田間長跪籲天神。洋人看了難禁笑，一砲轟來半喪生，血薄肉飛真慘目，屍骸狼藉最傷心。(白)一場惡戰，官兵洋兵互有損傷，而義和拳此番恰是死的不少。兩邊收隊回營。裕祿得了大師兄逃走之信，急得頓足說道：「我只望他助我一臂，不料他反捨我而走，叫我如何是好！」正說話間，手下來報，紅燈照仙姑，今日清晨，還見他在上房作法，此時亦不知何往？裕祿聽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唱)制軍困守在天津，急得心中似火焚，看看危城旦夕破，屢

思覓死不求生。如今按下無須表，且把軍門聶氏云。只爲華兵已開釁，朝廷命彼抵洋兵，忠心赤膽賢提督，總制師千不憚勤。偏得洋人時挫敗，望風頗覺怕三分，聲言匪類無憂懼，只怕軍門一個人。可歎朝廷無主見，反將銀米賞拳民，詔稱若輩功勞大，賞賜毫無到聶軍。大度軍門不在意，依然慷慨報朝廷。（白）聶軍門圍攻天津租界，與西兵惡戰十餘次，相持八日，砲聲不絕，後來以糧盡援絕，身受重傷，乃退兵至津城左近。（唱）營盤紮定附津城，聚集諸將議事情。提督當時開口說，「三軍大小聽吾云：可知匪衆難相信，徒托空言哄我們。欺騙朝廷有本領，反將大敵誘官軍。吾今識破其伎倆，須識他們非好人。爲語諸君須努力，今朝搜殺不留根。」諸軍答應俱稱是，末將於今遵令行，留得他們無好處，反教吾輩早傾生。（白）此令一下，當日即殺斃匪徒一千多名，因此匪徒懷恨甚深。不料軍門手下帶來有練兵數營，練兵都與匪通，因此私下商議，日以報仇雪恨爲念。（唱）匪徒頓起報仇心，裏合能教外應成，打聽軍門家住處，分兵劫

取彼家人。軍門正與洋兵戰，得信之時難脫身，家遇匪徒遭慘害，此時心內急如焚。一場戰罷方收隊，忽聽前軍鼓噪聲，此是匪徒狡獪處，設成圈套害軍門。

聲音大胆聶軍反，鎗砲連天不絕聲，一衆倒戈來反擊，果真自打自家人。軍門至此心無奈，內外交攻力不勝，進退猶如狼與狼，不如一死報朝廷。（白）聶提督本是淮軍老將，身經百戰，赤膽忠心，既不見諒於朝廷，而拳匪又被以不美之名，他是堂堂丈夫，心裏如何忍耐得下，因此誓以身死報國，以明其心！（唱）本是堂堂男子身，詎甘低首附權臣，明知匪衆難相恃，無奈朝廷見信深。一片忠忱來報國，那堪誣以漢奸名，欲思雪恥惟求死，死後聲名可洗清。況且家門遭毒手，一家大小喪殘生，思量到此真無路，萬箭穿心淚滿巾！（白）到了六月初四，軍門所部馬軍聞信，趕到軍門，仍收集餘燼，日夜督戰，每身當前敵，以求速死。到了十三這一天（唱）晨光微動卽抬身，會集營中馬步軍，大小兒郎齊聽令，軍門慷慨發言云：「念吾束髮從戎起，直到於今數十春，平定捻匪經百戰，淮軍老將舊

知名。頻年渥荷天恩厚，專闔畿疆統綠營，可歎官雖居一品，未嘗一日得安甯。方期永息烽烟警，容我蕭閑荷聖恩，那識妖人思作亂，無端騷擾錦乾坤。羣公袞袞無知識，誤把拳匪當好人，本帥無權難補救，空懷赤膽與忠心！前番鐵路勤防剿，彼衆將吾恨十分，嗾使樞垣多勢力，連番嚴斥不容情。私心終老滄江上，豈識朝廷又用兵，命我津城來禦敵，匪徒暗害我家門。連番勝仗無恩獎，反說吾軍反大清，內愧神明外清議，倒不如，陣前一死表臣心，（白）本帥無德無能，今朝廷不能見諒，連累大小三軍，白受苦辛，此皆本帥之過，本帥現在拿定主意，今日陣前博一個馬革裹屍，以報效朝廷而已！（唱）軍門說罷歎連聲，大小三軍淚濕巾，齊說軍門威望著，此行定奏凱歌聲。少不得，朝廷久後終明白，不負軍門報國心。末將齊心願效死，可知衆志早成城。（白）聶軍門道：「但願如此，但是寇氛甚惡，我軍恐難取勝。本帥一死之後，願諸君努力報國，不負初心，那時本帥死亦瞑目的了！」（唱）數言誓畢衆三軍，傳令便教拔隊行，出得營門剛

數里，忽然天地昏昏。陣前慘淡塵沙起，白日無光戰馬鳴，盡識此行多不利，那知傾刻將星沉？（白）不上數里之遙，便到了八里臺地方，見對面洋兵甚衆，軍門便傳令把隊紮下，那邊洋兵瞧見，已經是砲彈紛紛，如雨而下。（唱）連忙出馬不消停，報國心堅不顧身，一砲飛來身中彈，戰袍裹住血淋淋。傷非要害無妨礙，皮肉料應痛不禁。齊勸軍門且休息，連呼數語不回聲。還將大砲來燃放，拚死今朝打敵人。天使中朝亡宿將，橫飛一彈洞穿心！（白）但聽得「阿呀」一聲，軍門已腹裂腸出，橫臥地下。諸軍見主將已死，早已紛亂，逃的逃，死的死，自相殘踏，慘不堪言。聶軍門既死之後，洋兵更無顧忌，自此進逼津城，愈加緊急。（唱）畿疆戰死聶軍門，更有何人抵敵兵？城內制軍探得信，五心煩亂急如焚！連忙拜本朝中去，且奏軍門死後情。這纔是，天意已成無可挽，故將大劫害生靈！津城第一遭攻陷，各國聯軍勇十分。寫到此間聊結束，下回書內再言明。

庚子國變彈詞卷十一

第十一回

破天津總督退兵

送西瓜使臣拜賜

（白）話說天津自聶軍門陣亡之後，裕制軍連夜拜本進京，朝廷念聶士成是淮軍老將，一旦爲國捐軀，覽奏深爲憫惻，當時就要加點恩典於他，以爲飾終典禮。不料端王從旁說道：「聶士成攻打洋人，不能出力，以致洋人如此猖獗，就是死有餘辜，朝廷縱不加罪於他，已是大大的恩典，如何可以議卹？像這樣的人，死了尚有卹典，將來那些打鬼子的義民，倘若陣亡，朝廷拿甚麼賞他們？」當下就草了一條上諭，數說了聶士成一頓，并無卹典，不在話下。且說天津自從聶士成一死，裕制軍吩咐加意防堵，從城頭上架過大砲，照着租界接二連三的放

個不了。各國領事會同寫了一封信給裕制臺，上面寫的是，如再拿大砲向租界開放，亦當以大砲轟擊津城。裕制臺得了此信，連忙也寫了一封回書，說是事已如此，只好聽天由命，彼此各爲其主，願不得甚麼交情等語。各國兵官見了此信，莫不異常憤怒，攻打天津，不遺餘力。（唱）西兵拚力打天津，運到了，英國新來砲二尊，此是有名綠氣礮，攻城制勝猛無倫。常人聞氣當場斃，更不消，礮子無情打近身。公法從來不許用，聲言留打野蠻人。（白）這日接到裕制臺回信，當晚卽分派德俄日三國兵八千餘人，分在兩路攻擊。（唱）其時六月在中旬，三五良宵月正盈，列國西兵同日進，頻開毒砲打津城。相持一夜到天亮，大礮共開五百門，彈子飛來無活命，得聞氣息也傾生。制軍自料難相敵，只得開城自退兵，身統殘兵朝北去，津城拱手讓他人！（白）其時城廂內外，已無華兵踪跡，城內惟死人滿地，房屋無存，且因洋兵開放綠氣砲之故，各屍倒地，身無傷痕。甚至城破三點鐘後，洋兵見有華兵多名，擊槍倚牆，努目而立，一若將要開放的情

形，等到近前一看，始知已中砲氣而死，祇以身倚在牆，故未倒地。城中自東門直至鼓樓，片瓦未動，南北兩門，亦所傷無幾，惟西門外死屍山積，房屋十分則僅存一二。只因洋兵從西門進來，城外大街，雖未十分毀壞，然已十分中去其六七，大小人家及鋪戶門口，如貼有「大日本順民」字條者，即有日本人來爲保護。十七日，洋兵在津城內外搶掠各大戶以及當典之類，各衙署現存銀錢，亦爲他人所得。十八日出示安民，城中始稍稍覺得安靜。（唱）京國咽喉恃此城，如何一旦讓他人？只因宿將凋零盡，總督旗人不識兵！故使生靈遭劫運，破家亡產蕩無存，拋男撇女齊逃命，露宿風餐不像人！遇到官兵恣擄掠，若逢匪類即奸淫，洋兵蓄憤將驩報，碰着之時命亦傾！棘地荆天無路走，每從溝壑了殘生，死屍拋棄如山積，血水成河舟不行。慘酷情形寫不盡，遺書中，十分祇有兩三分。（白）且說天津城，自馬家口到法租界，週圍一里之內，從前都是高堂華屋，今已一片荒場；從法界到開口二里多路，亦是片瓦不留；所留的，只有開口以上，海關道，

東新街，宮南宮北，到鍋店街口等處。從鍋店估衣街起，直至針市街口，已經燒完，估衣街一條，全是殷實店舖，如物華樓，播威洋行，瑞林祥等著名大字號，資本多則三四百萬，少則數十萬兩，亦都燒得乾乾淨淨，錦綉繁華，一旦化歸烏有！（唱）劫後情形且慢論，如今大兵逼京城，列邦使署長圍困，五月中旬直到今。忽爾解圍忽被逼，明知政府出多門，連傷書記并公使，不見中朝辦罪人。幸有慶王顧大局，不時寄信致殷勤，因之各使心權放，只盼援兵早到京。（白）天津攻陷之信已經六七日，在京各公使，因被拳民圍在垓心，尙未得悉。一日正當聚議抵禦之法，忽有人報總理衙門差人在外，送有西瓜十担，還有王瓜好幾十斤，各公使聞言，不知此瓜從何而來，心中好生狐疑不下。（唱）各使聞言吃一驚，何來禮數太殷勤？看看被困一月久，此命未知死與生。日食糝糠延性命，葷腥魚肉不沾唇。說甚麼，炎天六月渾難過，那還有，浮李沉瓜閒性情。忽爾傾筐承渥賜，反教受寵屹然驚。（白）細詢來人，方知是中國皇太后所賜，各公使聞言之

下，深爲感激。列位看官！須知我皇太后三次垂簾，撫有天下，懷柔遠人，何等仁慈，何等明聖，豈有無故亂殺外國使臣之事？即此一端，可見從前團匪使館等情，皆端剛一輩奸賊所做的了。（唱）中外聯交數十春，深宮一體視同仁，自來輯睦請公法，那肯無端殺使臣？可恨端剛諸賊子，同謀不軌蔽明君，偶然疏懈奸謀露，萬國千邦識聖心。（白）各國使臣聞言，不勝歡喜，立刻將瓜留下，托來人代爲轉奏，叩謝天恩。（唱）剖瓜解暑惠同分，來使銷差不細云。一衆匪徒無王法，故違聖旨打洋人。官軍牆外來幫助，依舊排槍不斷聲，那團相離方五日，前番天使又來臨。（白）這日正是七月初二，又有人送來西瓜王瓜好幾十担，傳進來人一問，又道是中國皇太后賞的。一班公使更加驚訝，說是中國官兵既然同我們作對，就不應該送瓜與我們吃，既然送瓜給我們，又不應該派兵來打使館，叫我們無路可走，真想不到中國這般人是什麼意思！當時就有兩個明白的說道：「這椿事情正合着中國一句俗語，叫做瞞上不瞞下。」大家問他這句話是

怎麼講？他就說：「攻打使館，一定是那班王大臣的意思，要和我們作對，瞞着皇太后皇上一些兒不知，所以他老人家不知道我們在這裏吃苦，還拿瓜賞給我們，叫我們消消暑氣呢。」大家聽了這話，恍然大悟，連忙把瓜收下，款待來使而去。（唱）西瓜兩次拜慈恩，無奈君臣不一心，太后宮中敦輯睦，狂王朝外亂胡行。其時使署糧將斷，各國援兵無信音，偶爾傳言都不確，衆人心內急如焚。權將馬肉來充膳，怕只怕，且夕之間命要傾！事到此間無可說，聽天由命不由人，使臣被困無多敘，聊把教堂事一論。（白）且說北京地方，天主教教堂共有四處，拳匪事起五月二十日，已燬去三處，祇留北京一處，及英國教會，即北京學堂。其後各國民人入居英使館後，美國教會即經棄去，不久亦被燒燬。耶蘇教教民行禮之處，只騰得英使館及英教堂兩個地方。（唱）教堂大半燬無存，逃命紛紛吃教人，最是不堪諸牧士，北堂之內暫安身。拖兒帶女老兼小，骨肉分離最慘心，財物無存何足惜，但求一命世間存。北堂幸喜未遭燬，異域之人有命根，

此地相離使館近，約將半里有餘程。無如拳衆來圍住，咫尺之間無信音，彼此相違將兩月，存亡未卜各懸心。（白）在北堂被圍者，計法水師兵三十人，意水師兵十人，法教士十三人，女教士二十人，華教民三千三百人。所存之糧，無事時可供五百人，被圍之後，人數忽添六倍，所以起先華人還許每日食物八兩，後來減至三兩，勉強過度。以至中外開戰，華兵埋伏地雷，以相攻擊，計共炸發四次，死去四百餘人，內有孩童一百二十人，悉罹於難。（唱）教堂大略已言明，困苦情形不細云。傳教載明和約內，無端開釁弄刀兵。可憐半作他鄉鬼，地下冤魂數不清。寫到此間重太息，下回更有好奇文。

庚子國變彈詞卷十二

第十二回

中外同心劉張訂約

忠良斬首袁許蒙冤

（白）話說北方拳匪之亂，起點於山左，蔓延於京津，其始，附和者不過一二無知小民，其後庇護者乃漸遍於朝廷上下。庚子三四月內，北方雖已蠢動，東南數省尙復安堵如常，一到五月，電線斷，鐵路燬，南北信息不通，謠言日甚一日。所有幾個省會商埠，謠言更比別處利害，一日之內，片刻之間，謠言繁興，人心不定，不是今朝起事，就是明日破城，大衆皇皇，日謀遷徙。於是東搬到西，南搬到北，攜老挈幼，女哭男啼，竟是拳匪已經殺到跟前的一樣，你說可笑不可笑呢？（唱）謠言還是末來由，無識愚民起興頭，更有市間諸無賴，趁人搬

徒用機謀。因而故把謠言放，嚇得人心日夜愁，河內小船都叫缺，輪船三倍利權收。從中宵小肆偷竊，這叫做，無識甘將羅網投。事到臨頭悔已晚，萬千家產一朝休！（白）其時各洋人，或在內地往來傳教，或在通商口岸，貿遷有無，見此情形，亦不免心胆俱裂，有的是移家省會，有的是避地東洋，遷徙紛紛，亦是不一而足！（唱）華人尙且急如焚，怪不得，航海來遊各國人。言語不通多隔膜，離鄉萬里一無親。蟻螻尙且貪性命，况在含生負氣倫？一起洋人心不定，各邦領事更焦心。（白）其時端王又下了一道矯詔，通飭各省督撫，練集義民，把內地及各口岸洋人，一律剷除淨盡。（唱）逆王矯詔殺洋人，兵部差官不敢停，各省封疆皆安堵，忽聞聖旨盡心驚。有的是，一心恐怖茫無據，有的是，滿腹狐疑不敢遵。只有山西毓巡撫，恪遵矯詔殺洋人，同時尙有浙江省，鬧教戕官大獄興。且待將來詳細敘，如今先說數忠臣，一個是，兩江總制劉宮保，一個是，坐鎮湖湘張大人，奉到詔書同一嚇，往來電報議紛紛。（白）其時電報督辦盛京卿駐紮

上海，久辦交涉，各國傾心，所以江鄂兩總督皆電商盛京卿，托他在上海就近與各國領事接洽，議明爾無我詐；我無爾虞，共保東南太平之局。（唱）列國周旋舊有名，隨機應變有權衡，招商鐵路皆經辦，腹內能知四國情。所以列邦諸領事，見之無不敬其人，從中調度談何易，聊展匡扶一片心，（白）至那江鄂兩位總督，所以要同各國領事共訂保約之故，亦須表白一番。（唱）慨從拳衆亂初萌，滿地干戈鬧不清，畿輔已無乾淨土，忍教南省再稱兵？閉關逐客匪難事，荼毒生靈太不仁，背約違盟負義甚，堂堂中國豈無人？（白）況且細讀詔書，全是一派跋扈非禮之言，殊失兩宮平日懷柔遠人之意，所以決定是端王假傳聖旨，照會各省，概不奉行。（唱）一角公文各省行，聲言矯詔不須遵，除他頑固兩三省，此外無人擅動兵。更有山東袁世凱，殲除匪類服人心，拳匪不入青齊境，半壁東南仗彼擎。留得長江安樂土，歸根幸賴有斯人，劉張遂與同官議，共展公忠保國心。（白）其時北省電報已斷，朝中信息不通，北以山東爲障蔽，南以江鄂

爲領袖，其中實以上海爲樞紐，於是江鄂兩督，遂電商盛京，請他就近在滬督率上海道余聯沅，與各國領事簽約成議。（唱）其時謠詠正紛紜，寓滬洋人也吃驚，事到此間無可說，各邦領事甚焦心。安民出示都無用，幸得中間有救星，虧煞安邦賢督撫，外人羈旅得安寧。朝廷有詔難遵奉，叫爾端王令不行，聯絡列邦來訂約，大家協力保民生。（白）當時彼此聲明原委，各不相犯，並訂立約章，以互相保衛，凡長江及蘇杭等處通商各口岸，均照辦理，又以各國產業在上海者最鉅，故尤注意。（唱）華洋保約盡簽名，稍定中西一衆心，上海地方尤吃重，當時另外有章程。章程十則周還密，昭示通衢遏亂萌，任爾北方遭劫運，南邦鎮定賴良臣。中原不使全燬爛，飲水思源此數人。按下南方訂約事，北京再敍數忠臣。（白）話說鐵路大臣許侍郎，自從鐵路被爭匪拆毀之後，奏聞朝廷，請款修復，被幾個權臣捺住不准，許侍郎無所事事，隨即回京供職。其時匪勢十分猖獗，端剛輩一意庇護，許侍郎是到過外洋的，曉得利害，一天於進京面聖之時，

勸朝廷宜乾綱獨斷，不可輕聽讒言，失和外人，致貽後患，朝廷深爲嘉納。同時又有一個太常寺卿袁昶，表字爽秋，是個道台內用的，却是狠有見識，因見權臣當道，世事日非，連連上兩道本章，痛詆端剛並非赤心爲國，朝廷不可信任。又言拳匪不可恃，使館不可攻，洋洋灑灑，足有好幾千字。端王剛相看見，心中老大不悅。（唱）俞玉宵小正盈廷，公道如何可得行？孤立朝中無援助，空辜負，安邦定國兩公心。一個是，外洋奉使多敷衍，一個是，腹有詩書理自明。無奈同遭權貴忌，霎時懷了報仇心。（白）一日，端王在他自己府上，命把剛毅一班人邀到，又請了大師兄出來，商議這件事情。（唱）主賓坐位兩邊分，先是端王開口云：「可恨兩人袁與許，甘心媚敵助洋人。一個是，封章連上潘君聽，一個是，奏對之時惑聖心。倘若使，留得此人來作梗，教吾大事不能成。（白）因此與大師兄商量，總要想個法子才好。」（唱）師兄聽說笑欣欣，口說「王爺請放心，只要明朝降聖旨，將他正法不容情。一刀兩斷菜市口，這叫做，斬草無須留後

根。權把兩人做榜樣，定然是，威嚴從此儆羣臣。」（白）端王道：「事到其間，只得如此，但是明日這事，如何辦法？」（唱）逆王言罷自思尋，剛相從旁啓齒云：「刑部侍郎徐承煜，與吾兩代有交情。他父親，蔭軒相國多忠懇，口口聲聲恨外人。父子從來同一氣，命他監斬必能行。」（白）端王道：「明天下一道旨意，就叫他監斬。老剛，你今天先同他言語一聲，明日早朝，不得有誤。」

剛相奉命先去，大家亦不相留。（唱）慢言剛相去尋人，座上師兄把話論，細告一人喘逆邸，「明朝我必助君行。只須聖旨來頒下，定使許袁不得生。拳衆午門來預佈，一聲旨下便拿人。那時解到菜市口，任爾仙人活不成。除去兩人成大事，猶如拔去眼中釘。」（白）端王聽了這話，哈哈大笑，口說「如能成就大事，富貴定與君共之。」當時又說了些別話，大家歸寢，各自休息，預備明日辦事不提。（唱）一宵易過又天明，悖逆端王不定心，還有一人剛相國，大家聚會到宮門。昨宵約定徐承煜，此際同來候殺人。等到靜鞭三下響，百官踰躋覲龍

廷，君王召見無多刻，朝罷紛紛各轉程。袁許二公都在內，此時并未識緣因，一同走下金鑾殿，各自忽忽向外行。這其間，上下串同爲一氣，逆王便把計來行。抽身走到軍機處，傳喚章京擬玉音，道是大臣多不法，天威今日發雷霆。一個是，太常袁昶勾通敵，一個是，私濟洋人許景澄，可恨兩人爲奸細，有心悖逆負朝廷！今朝若把他輕縱，以後何能服衆臣？特命侍郎徐承煜，把二人，市曹正法不容情！端王一壁來傳旨，草詔章京筆不停。擬旨已完送過目，這端王，西瓜大字認難清！章京只得爲分解，逆邸聞言意始明。忙令立時推出斬，午門之外已拿人。這全是，師兄昨夜安排就，多少匪徒靜候音。一紙詔書纔捧出，車中拖下二公卿，急忙不許他分辯，押上囚車就起程。前頭是，耀武揚威諸羽黨，後面是，侍郎捧詔緊隨跟，一時來到大街上，觀看之人吃一驚，只道是，刑部今朝決囚犯，有誰知，逆王矯詔殺忠臣？（白）行不多時，已到了菜市口殺人場上，只見侍郎徐承煜身着朝衣，手捧旨意，下車站定，命將二公從囚車內提出，剝去衣

冠，跪聽聖旨。(唱)四下兵匪應一聲，囚車拖下二公卿，此時心上都明白，既到此間不得生。舉目抬頭四下看，官兵拳衆列層層，鎗刀劍戟多光亮，旗幟臨風照眼明。棚內一人捧旨立，頂冠束帶識其人，原來相國徐桐子，頑固之中舊有名，想是派他來監斬，看他得意欲忘形。兩公一壁心中想，不住兵匪吆喝聲，潮湧一團來圍住，當時就要剝衣襟。(白)許侍郎喝道：「咄爾大膽奸徒，某等雖奉旨處斬，并不會奉旨革職，况照例犯官處斬，亦應穿戴衣冠，難道你做官多年，還不曉得這個道理？」(唱)侃侃而談盡吃驚，正言厲色自陵人，侍郎承煜聞斯語，半晌之間不出聲，面上發紅又發白，羞慚不覺赤雲生。尋思正欲歸公座，又聽袁公開口云。(白)袁公道：「自古道，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吾二人一死，固無所恨，但是究竟犯得何罪，而令身首異處，尙望說個明白，就是死而無怨！」(唱)說罷袁公不轉睛，眈眈兩目注奸臣。侍郎當下開口說，倚勢三分先罵人，他說道：「此地法場王法在，豈能容爾鬧紛紛，各人作事自家曉，何用區

區代表明？奉命我今來監斬，其他之事不知聞！」侍郎言罷連揮手，吩咐行刑莫暫停！（白）當下袁京卿看了徐承煜的神氣，心中又是好笑，又是好氣，止不住呵呵笑道：「我看你今日何苦如此？我二人雖死，還死得烈烈轟轟，留芳百世！將來自自有公論！但是我二人死後不久，洋兵打破京城，那時你父子亦萬無生理！我二人在黃泉路上，等候爾父子可也！」（唱）京卿說罷一番言，氣度從容不改顏，此刻座中徐承煜，心中忐忑反懷慚。連忙吩咐同推出，斬首西曹莫再延，左右一聲齊答應，鋼刀落處血如泉！（白）說時遲，那時快，袁許二公已身首異處，暴屍菜市口。事出倉猝，兩家家屬尙未得知，徐承煜見公事已完，遂往朝中覆旨而去。（唱）侍郎覆命到宮門，照例排場不細云，却說一人剛相國，殺人他反喜生心。本來剛愎多奸險，只想做，開國元勳第一人，既助端王殺袁許，口中反說許多云。他道是，二人雖死有餘罪，斬首西曹尙算輕，任你死屍來暴露，借他榜樣示朝臣。（白）所以兩家眷屬，得知此信，亦不敢前來收殮。一直到了第

二天，徐筱雲尙書路過其地，看見這副情形，不免泫然淚下，乃命用棺木成殮，抬至靜僻處掩埋。（唱）逆邸公然殺大臣，聖君其實未知聞，只因上下多蒙蔽，魁柄于今不屬君。自古冤沉三字獄，二公冤更十分深，盱衡往事空嗟歎，餘事徐徐再敘明。

庚子國變彈詞卷十三

第十三回

端王二次害忠良

毓賢一心滅洋教

(白)話說徐筱雲尙書，自從收斂袁許二公屍首之後，自己倒把這件事丟在腦後，不料風聲傳到端王剛毅兩個人耳朵裏，心中好生不樂，彼此私下商議說道：「看不出他們倒都是通同一氣的，倘若勾引了洋兵報起仇來，那可是了不得，你我還有活命嗎？還不趁此下手，更待何時！」(唱)兩人私下訴衷情，不顧朝廷殺大臣，袁許已經遭顯戮，意中尙有兩三人。半因疑忌半因恨，不殺之時不稱心，商議一番各分手，逆王歸去見帥兄。(白)端王回府，趕忙又把此事告知大帥兄，請他賜助一臂，將來事成之後，一同答報。大帥兄點頭應允，一力担

承，端王聞之，心中自是歡喜，商定日期，預備行事不題。（唱）按下端王且優論，書中又說數公卿，尚書徐氏浙江籍，名喚用儀字筱雲。他的出身雖一榜，歷年供職在樞廷，因而能得君王寵，簡任司徒職掌兵。一向奉公多勤慎，不知反覆附權門，因之益觸權奸怒，排擠他身無處存。（白）事不湊巧，偏偏有哭臉袁許二公之事，因此動了端剛之忌，思量要他性命，免得他年斬草留根！（唱）豈獨尚書徐筱雲，同時還有一京卿，聯元二字爲官印，旗籍之中最有名。他說國家多事故，滿州世僕最關情，自來妖孽由人起，人不信時妖不興，妖孽不能成大事，特修一本奏當今。龍顏閱罷多嘉納，逆黨聞之恨滿心。（白）同時還有一個：（唱）這人也是滿洲人，素荷深宮寵愛深。名叫立山號豫甫，尚書顯職拜恩綸，恪恭奉職朝廷上，安富尊榮不細云。況且官兼內務府，天顏日近沐殊恩，因何也觸奸臣忌，竟叫他，駢首西曹活不成？（白）還是拳匪圍困使館，正在緊急之時，徐蔭軒相國父子，通通圍困在交民巷內，爲各國公使所知，派人將他父子二

人送回朝廷，其時各公使之意，一直說是此爲亂民造反，與中國君臣無干，所以猶將他二人以禮看待。（唱）雙雙父子慶生還，各國居然度量寬，可見外人知禮義，蠻橫不比義和拳！亟宜彼此修全好，免得他時措手難，戶部立山稱卓見，上朝侃侃對君言。（白）偏偏這日兩宮召見大臣，商議辦法，立山乃離班向上奏道：「以奴才愚見，各國公使既然把我們大臣送出重圍，可見其尙守公法，此時如將義和拳撤去，派一個大臣前到交民巷見各國公使，不難彼此修和，言歸於好，將來中國，省得許多爲難。」當時朝廷就要派他前去，立尙書又回奏道：「奴才無總理衙門差使，不便前往。」朝廷就派徐用儀聯元二人與他一同前去，立尙書無奈，只得答應下來。一出朝房，便見端王迎頭拿他破口大罵。（唱）端王一見怒生心，狗血噴頭亂罵人，從此結成仇似海，當時便已殺機生。立山有口難分辯，只得將身向外行，同到交民巷內去，列邦使署費調停。先言中國懷柔意，再辯拳匪是亂民，此事朝廷全不曉，三人特地剖衷情。願從此後同修好，彼

此無存歧視心，各使聞言皆大悅，果然如此定遵行。（白）無奈話雖如此說法，而拳匪攻打使館，仍屬不遺餘力，以致三公亦一無法想，而端莊輩忌刻三人心則日甚。一日：（唱）分明視若眼中釘，不殺之時不稱心，謀害許袁先正法，便思斬草不留根。端王便向深宮奏，定欲朝廷把旨行，說是三人同叛逆，如何接濟外洋人。（白）其意以為各國使署被圍多日，並未聞其絕糧，這是必定有人暗中接濟，偏偏立尙書自家住宅，與使署相距不遠，又見他自請差使，與各國公使往來，遂疑心到立尙書身上，說他一定挖了地道，暗通洋人，派了許多拳匪到他宅內搜查，一無憑據，不好拿他正法。又過了幾天，因見拳匪攻打使館不下，遂硬指立尙書私通夷人，請朝廷將他三人一同正法。（唱）一衆權奸奮袂爭，猖狂毫不像人臣，朝廷問奏無回答，究屬有些不忍心。念三人，宜力皇家非一日，并無過失犯朝廷，立山奉職尤勤懇，何忍將他身首分？權且拿交刑部審，有無實據再區分。（白）當時朝廷之意，勉徇端剛之請，命將三人暫交刑部，即使實有私通

洋人證據，但將他永遠監禁，不忍將他斬首！（唱）深宮聖母本慈仁，那肯無辜殺大臣？無奈端剛悖逆甚，煌煌懿旨不遵行。便教手下諸拳黨，蜂湧三人出午門，一直奔來菜市口，午時三刻要行刑。官民聞信都驚訝，監斬依然徐大人。

（白）是日偏又派了徐承焜前來監斬，其時菜市口來看的人，早已是人山人海，擁擠不開。（唱）軍民傳說已紛紛，驚動通城來看人，畢竟人心未喪盡，梨園俠義插閒文。其時有個路三寶，陪了同班朱素雲，攜手偕來菜市口，法場未識殺何人。（白）只因立尙書一直做內務府大臣，所以這些梨園子弟，都有些認得他。當時一見是他，一齊大驚失色，其時同來者，朱路之外，還有韓姓等幾個伶人，忙即一同上前替他請安。立尙書神色自若，并不昏迷，剛正有兩個劊子手向他討詐銀錢，尙書舉目一看，不見一個自家人，心中打算，橫豎一死，不去睬他。朱路一般人見此情形，赴忙上前，向劊子手一力擔承，言明一千六百兩，大人歸天之後，將他屍身縫好，姓韓的又把自己一口棺材孝敬了立大人，立大人見各事都

已停當，便把手一拱說道：「列位，再會罷！」（唱）立山言罷已行刑，先斬著臣徐筱雲，次及聯元剛斬訖，第三便及尙書身。立公延頸無他語，侃侃而談聯大人，他說小臣何足惜，恐防宗社不能存，那時國破山河失，始信爲臣一片心，此外他言聽不出，徐承燾，連連揮手叫行刑。三人負屈遭冤戮，碧血黃沙好慘心，觀看之人齊嘆息，道旁有淚盡沾巾！忠骸次第來安殮，忙殺梨園好義人，兼喜京卿有家屬，法場相送命歸陰。三人只有徐公苦，未及當時殮彼身。承燾侍郎見了事，朝中覆旨不須云。其時七月已十七，指日聯軍就入城，寫到此間聊展緩，說完之後少新聞。（白）按下不表。且說毓賢自從在山東巡撫任上奉旨回京，幸虧走了端王的門路，又放了山西巡撫，他心中纔明白了一班執政諸公的宗旨所在，急急出京，前赴太原上任。（唱）功名本是熱於心，敢把端王令不遵？自到太原初接印，一心便想殺洋人。一來是，逆王殿下好交代，二來是，山左冤仇結已深，公義私仇都要顧，因此上，一朝便把令來行。（白）毓賢接印未久，得到北京來

信，知道使館被攻，拳匪十分猖獗，他便一心歸順端王，照他的言語辦事。

（唱）諱說拳匪稱義兵，喜他得手頗能贏，中丞也是開心甚，指日是，掃盡洋兵無一人！隨後又聞公使死，他心稱快更難云，次朝便把兩司請，齊集轅門議事情。（白）毓賢當將自己的意思，告訴了司道各官，當時也有兩個勸的，也有依着他說的，而毓賢則拿定主意，總要想個法子，將他們聚而殲旃，於心始快。

（唱）撫署正當議事情，忽傳京邸降綸音，中丞跪接忙宣讀，大眾聞之吃一驚。上說洋人先起釁，如今定要下無情，北京拳衆多忠義，挫滅洋人助大清。着爾一班諸督撫，大家招集此良民，厲兵秣馬休疏忽，外族毋教漏一名。與彼背城聊借一，一朝定可望成功！諸臣接到朝廷諭，欽此欽遵即速行，昏聩中丞宣讀訖，把他喜得樂難云。（白）當下毓賢又對着衆官說道：「我的話如何？現在聖旨叫我們如此辦法，你們敢不依着他辦嗎？」衆官只得唯唯從命。毓賢十分得意，連忙叫擬稿，送簽，發繕，用印，并親自過硃，通飭各府廳州縣，一體遵照。（唱）

大衆明知諫不聽，於時只得照他行，文書雪片皆通飭，誓滅山西外國人。教士教民都拘禁，會齊之後好行刑，中丞還恐多漏網，心比蛇狼狠十分！（白）他心下一想，如此通飭下去，不免驚動得他們四處逃生，將來難保無一名漏網，不如暫設一計，外假保護之名，叫他們一齊來到省城，那時一鼓成擒，定使醜類無遺，可以殺得乾乾淨淨！（唱）憲札煌煌到處行，此番總算喪良心，札言拳衆都無義，到處猖狂殺教民，本院一心存保護，勸諸君，省城之內且安身。果然教士齊驚恐，挈女攜男到省城，齊說撫軍明大體，居然保護外洋人。（白）文書下去，不到一月，各府廳州縣，教士教民，男男女女，足有好幾百人，一齊被他哄到省城來了。（唱）撫部凶殘太不仁，一心只想殺洋人，上承朝內端王意，下洩自家報復心，所以一齊都騙到，用心陰險十分深！鋪張到此聊停頓，下卷之中待敘明。

庚子國變彈詞卷十四

第十四回

毓中丞忍心害理

衢州府鬧教戕官

（白）話說那山西巡撫毓賢，自從把合省教士，一概哄騙到省，逼令同住一條胡同之內，假托保護之名，不時叫人前往存問，其實是暗中查點，有無漏網。後來查知一齊來省，其餘府廳州縣，並無一名在外，他便自己尋思道，任洋人如何利害，這遭是中了俺的計了！（唱）查點山西傳教人，算來能有許多名？耶穌天主教都在內，還有在家吃教民，一概奉文來騙到，省城之內住安身。還當大憲栽培德，優待吾曹格外恩，那知其中奸險計，教他旦夕命全傾。（白）毓賢見洋人都已騙到，便密傳中軍到轅，統率將士，將胡同兩頭守好，不准洋人一名出進，說

是外間拳匪甚多，出來恐防不測，洋人還當他一片好意，心中十分感激。（唱）

貌作仁慈內裏奸，中軍看守不遲延，洋人從此如拘禁，欲越雷池難上難。這日正

當時過午，中丞忽把令宣傳，撫標將士團圍集，刀劍戈矛耀眼鮮。有令出城來耀

武，那知半路忽停驂，胡同前面無多路，大小三軍盡下鞍。（白）中丞下馬，站

在街口上傳令中軍，即速進去，把所有洋人一齊押赴撫轅正法，不准一名漏網。

（唱）大帥威嚴猛十分，一聲令出鬼神驚，撫標將士齊響應，趕向胡同去捉人。

且說就中諸教士，青天霹靂好驚心，於時始識中奸計，惱悔當初進省城，（白）

當下一般武營將校，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好不利害，挨家搜捕。各教士知無

可逃，乃向諸將校說道：「吾等到此傳教，乃是奉旨而來，況且并不曾犯什麼

罪，現在巡撫大人既然欲加害我們，我們寡不敵衆，弱不敵強，只有聽憑一死。

但是我們誠實爲主，既然願死，決無逃走之理，自當攜老帶幼，前赴轅門延頸待

戮也。（唱）洋人說罷淚紛紛，鐵石人兒也動心，只得相將來出外，大街之上—

同行。前頭是，中軍大隊滔滔去，刀戟旌旗耀眼睛。末後中丞自殿尾，花翎紅頂看分明。中間教士無遺漏，男婦通同百外名，但見他，夫婦并肩兼搭背，交頭接嘴示相親，手中還挈男和女，一字排連好幾人，道是同生須同死，教人那不感傷心。可恨是，虎威狐假將人嚇，押解兵丁狠十分，咫尺轅門知不遠，一聲號砲好驚人。毓賢躍馬先歸署，此地分明枉死城。（白）毓賢進了轅門，到了大堂，下馬之後，便據公案坐下，手拍驚堂木，叫把這些鬼子，無論老少，一概與我拿下，兩邊將士，齊齊答應一聲。（唱）大堂之上坐安身，虎眼圓睜嚇殺人，手指外洋人一衆，胡言亂說不分明。團團圍困大堂上，逐一中丞自點名，天主教人二三十，耶穌教士百餘人，點名既畢離公案，大中丞，親手揮刀下絕情。不識同他何怨隙，如今恨得這般深！鋼刀起處人頭落，鮮血淋漓向外噴！到此無分老與幼，可憐一概命歸陰！（白）隨後臨到一老者，（唱）鬢髮皤然一老人，七旬上下自年尊，中邦言語都操熟，自說一來華四十春。一向勸人行善事，殷勤傳教化頑

民，况兼連歲遭荒旱，我也曾，賑濟災民數萬人。前後募金無其數，縱說是，留予一命也該應。無辜今日將余殺，三晉官民太忍心！」說罷完時重叩首，聽他言語好傷心。那知狠毒毓巡撫，兩耳猶如塞不聞，趕上前來刀已落，霎時身首兩邊分。（白）隨手下來又是夫婦二人，（唱）二人跪地哭吞聲，訴說心中事不平：「自入山西來傳教，時將醫術救斯民，施醫施藥延人命，治好山西不少人，今日二人同駢首，殊非上帝好生心！」中丞聽罷連連笑，任爾哀鳴我不聞，吩咐一同來梟首，先男後女速行刑。（白）當下一刀先把男的殺死，隨後叫這女人站在堂下，縛住他的兩手，取把尖刀，從他下部向上一戳，竟是穿心破肚而亡！（唱）淫暴凶殘太不仁，一般洋婦盡傷生，中丞到此心方快，說與旁觀不忍聞。男女洋人都殺盡，劇憐幼稚在髫齡，何妨赦此孩童輩，恐怕留根後患生，暴戾中丞心毒甚，按名一一要施刑！（白）末後臨了，但剩一個外國孩童，年紀不到十歲，長的肥白可愛，還不知甚麼叫做殺人，正在地下抱住他娘的屍身，號咷痛哭。毓賢

看見，恰恰殺順了手，連忙取過鋼刀，正要落下。（唱）大堂正在鬧紛紛，惹得衙中一衆人，齊向堂前觀熱鬧，後堂驚動太夫人。中承有母心慈善，幼讀詩書大義明，只因這，聽說署中殺教士，心中不覺動三分。後來聽到了環報，殺了洋人百外名，八座太君心大駭，渾身不住戰兢兢。連忙邁步堂前去，只見屍身滿地橫，鮮血直流肢體缺，開腸破肚好傷心。洋人殺得無噍類，只有孩童一個存，恰值中承奮快起，霎時便要下無情。（白）那毓賢的母親到了大堂，一看見洋人都已殺死，心中好生不忍。又見只剩得一個小孩，毓賢正要一刀下去，適爲老太太看見，連忙喝住。（唱）謂爾行爲太不仁，竟思斬草不留根，孩童犯甚王家法，也要將他身首分？此事我心實不忍，你何妨，留他一命世間存。中承聽罷開言說，此事孩童奉旨行，聖旨叫兒剿滅盡，縱然母命不能遵。說完兩句言和語，手舉鋼刀下絕情，賢母連連來攔手，狠心巡撫若無聞。（白）當時一刀下去。斬草除根，老太太看了，氣得渾身發抖，手指着毓賢罵道：「似你這樣傷天害理，將

來不知你如何死法。」一面說，一面歎息數聲，扶了丫環進去。這裏毓賢見洋人都已殺完，心中好生快活，忙叫人把屍身抬到北門外頭拋棄，連夜拜本進京不題。（唱）按下山西事不論，如今要說浙中情。浙東有個衢州府，遙隔錢塘六日程，附郭西安爲首縣，上承道府治黎民，龍遊開化皆分縣，還有江常兩座城，地處萬山人狡猾，常多伏莽害民生。聽說道，長毛洪逆留餘種，伏處山中作叛民，引動齋匪不計數，乘機時出亂胡行。養癰遺患無人問，忽忽光陰二十春！（白）到了庚子夏天，適值北京王大臣縱庇拳民，誓滅洋教，五月二十五日，端王又下一道矯詔與各省督撫，叫他們招集義民，一齊動手。其時浙江巡撫姓劉名樹堂，乃是個佐貳出身，到處走了門路，不上幾年，官至巡撫，他奉了這道矯詔，隨亦附和端王，通飭下去。（唱）巡撫糊塗做事情，幸逢藩憲素精明，這人姓惲常州籍，稟見之時說細因。無奈中丞私做主，文書加緊早通行，挽回無術空嗟嘆，果然是，引動匪民禍亂生。（白）那些亂民得了這個信息，正是一個絕好機會，遂

乃先布謠言，以覘動靜。（唱）匪徒謠譎鬧紛紛，先奪江山一座城，聚得亂民無其數，大聲吶喊把人驚。江山遊擊棄城走，無數刀鎗資亂民，因此孤城來失陷，縣官逃走杳無形。（白）同時常山縣得了信息，合城文武官員，面面相覷，一籌莫展，都司楊某，先已不知去向，軍械火藥，悉數委之於賊，賊衆得此，甚爲順手，一面殺人放火，恣意搜掠，一面聚集大股匪徒，向府城進發，而良民男婦老幼之逃難者，亦絡繹於途。其時府城因得探報，知道河常二縣迭連失守，郡城匪徒亦思乘機起釁，因之府城各官，命將城門緊閉，弄得內外隔絕不通。（唱）難民匪衆任紛紛，且說城中一段情。爵道鮑公年正少，乃翁本是大功臣，祖齡二字爲官印，到任於今已數春。執樁少年不更事，做官那有甚經綸？更兼太守洪思亮，也只好，時值承平作府尊。（白）不料那西安大令吳公德滿，雖是一個小小知縣，却有安民的韜略，無奈屈於二人之下。（唱）百里花封一縣尊，生平韜略在安民，自從捧檄來斯縣，百弊銷除百利生，因與劣紳多不洽，常叫他，暗中掣肘

事難行。這時正值匪徒亂，便想於中生事情。（白）這時剛正端王矯詔通飭下來，一般紳衿得此消息，遂想借此爲名，戕害洋人，率領匪徒，意圖劫掠。（唱）匪徒騷擾好心驚，縣令聞之不敢寧，況且江常連失守，府城已閉四城門。如何城內添紛擾，外合從知裏應成，倘有差池非小可，這般擾亂怎區分？（白）低頭一想，身爲知縣，上有道府兩憲，自己官卑職小，亦不能由你作主，況且匪勢日盛，官勢益孤，彈壓不聽，誥誡不從，萬想千思，無從布置，乃命打轎上道，以便請示遵行。（唱）一肩小轎出衙門，鹵簿全無少帶人，只有家丁一兩個，相隨徒步上街行。吳公轎內留心看，但見那，游手流民擠不清！那曉冤家偏路窄，有幾個，劣紳眼內看分明。（白）全不想吳公一心爲國，真是個正人君子，無奈這般狗頭紳士，反恨他平時爲人公正，不容他們魚肉鄉民，遂把這腔怨氣，都結在吳公身上，剛要乘機報復。（唱）有甚冤仇海樣深，狗頭紳士竟胡行，轎中看見吳知縣，好像深讎夙怨人。呼嘯一聲無賴集，挨挨擠擠後頭跟，言

三語四多無理，有意今朝起事情，愈聚流氓人愈衆，一同到了道衙門。（白）當下吳知縣剛正進得轎門，就有幾個匪徒，拿手指着他的轎門，破口辱罵。（唱）吳公只做不知聞，無奈匪人鬧不清，只得降輿親解勸，那知擁擠不能行。匪徒一見吳知縣，忽地來前一衆人，不辨青紅與皂白，公然大膽動蠻橫。（白）合當有事，其時一班匪徒，見吳公下得轎來，其中有兩個無賴，是曾經吳公懲辦過的，一直銜恨在心，到了此時，竟是天不怕，地不怕，一湧而上。（唱）不顧他身是縣尊，目無王法竟胡行，衣冠扯碎全無禮，拳足交加不用情，更有小刀隨手帶，渾身亂戳血淋淋，不消半個鐘頭久，一命嗚呼已赴陰！（白）當時大衆見縣官已經殺死，都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今天反了罷！（唱）已闖戕官大事情，乘機索性殺洋人，教堂相去無多路，教士其中好幾人。數日已聞有變動，大家嚇得戰兢兢，這時正在無聊際，忽然間，哄進匪徒多少人。（白）那時堂中教士，一家老小，都住堂內，忽見進來多人，知道勢頭不妙，連忙躲避，已來不及，於是都

死在亂刀之下。匪徒殺完了人，又放了一把火，把教堂燒得乾乾淨淨。這裏，吳公的屍首，還是直挺挺的倒在道台轅門裏面，一班匪人，仍是擁擠不散。等到吳公帶來的人回到衙中報信，兩位公子連忙趕到，亦被匪人殺死，後首幕友家丁，來一個死一個，來兩個死一雙，一個不會逃放得過。那吳公堂上尙有八旬老母，一門男丁，半死匪人之手，情形十分可慘，本城道府束手無策，衢州尙有總鎮，手握重兵，亦復不來救應，而城守營周之德，復與紳士串通一氣，縱令手下兵丁，與一班匪類表裏爲奸，以釀成此一番大禍。（唱）堂堂鎮道太無能。鬧出戕官大事情，顯背約章戕教士，參官遣戍盡該應。文書雪片申詳去，得罪鄰邦了不成，要識何時方結局，待來年，新春說與大家聽。

發庚子國變彈詞十四回告成率書其後

驀地飛來陽九災，
哀絲手理一低徊。

昆明池上人何在？
贖有胡僧話劫灰！

以上成於辛丑十二月二十六日。 著者記

庚子國變彈詞卷十五

第十五回

楊村鎮裕壽山中砲

河西務李鑑堂吞金

（唱）逝水光陰去不回，忽忽臘盡又春來，喜逢鸞輅回宮日。又見恩膏遍九垓。巷舞衢歌成盛治，九重安穩不忘危，小臣無事多饒舌，爲續前文把卷開。

（白）却說在下做這一部彈詞，並不是已經成書，逐日發刊一頁，附在報末，原是今日做幾行，刻幾行，也不會零行印裝成書，不過要列位看報的人，看完前面許多繁華新聞，到得後來又有此一段驚心怵目的文字，有了今日的昇平，切莫忘了前年的禍亂，打起精神，各人烈烈轟轟做一番事業，就不負做書的人一片苦心了。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彈指之間，又過了落燈時節，今日閑暇無事，

不免將去年十四回中，未曾敘完之事，一一編寫出來，說與大眾聽者。（唱）外省情形早敘明，殺人戕教太無情，因之愈觸洋人怒，督率聯軍上帝京。一片軍書似火急，甘泉夜奏達明君，洋兵精銳真無敵，已過天津幾里程。（白）話說這時裕制軍正在行轅之內，與幕友們商量道：「馬金山業與洋人開仗，不知勝負如何，須趕快派兵前去接應。」正議之間，不提防轟的一聲，一個開花彈子打落天井之內，一炸炸開，大家躲避不及，當時就打倒了好幾個人。裕制軍小腹之旁，亦中了一粒彈子，但聽得「阿唷」一聲，倒在地下。（唱）從來砲火最無情，而况西人製法精？落地開花隨處炸，彈丸要害許多人。制軍自把天津失，正被朝廷切責深，困守行轅心懊惱，早思不在世間存。這時正在躊躇際，豈料當前大劫臨，「阿呀」一聲身倒地，旁邊驚壞許多人。（白）當時跟前就有幾個幕友，還有幾個巡捕，戈什哈，未被開花彈子打死的，見了這個情形，連忙上前，只見制軍面色如紙，腰際血流，早已不知人事。大家慌了手脚，一面高聲呼喚，歇了老半

天，纔漸漸的醒轉過來。（唱）制軍傷勢十分深，口不能言鮮血淋，手下諸人齊
着急，知道是，行轅左近有洋兵。連忙叫把車來套，扶上制軍別處行，豈料途中
勞頓甚，腰中鉛子痛難禁。制軍不耐車行苦，况且傷痕入腹深，一路呻吟不住
口，纔出得，莊門之外便歸陰。（白）手下諸人之意，原想送裕制軍到通州養
傷，不料甫出莊門，便已因傷斃命。後面洋兵逼近，不好再回楊村，只得將屍身
載至蔡村買棺裝殮，再作道理。（唱）制軍裝殮不消停，外面風聲緊十分，此地不
堪暫托足，扁舟一葉載棺行。通州城外來安放，烽火消時再進京，此是後言不必
表，如今還要敍楊村。（白）却說當裕制臺中砲之時，馬玉崑正在前面與洋兵抵
禦，手下將弁，雖屬十分出力，無奈衆寡不敵，且戰且退，駐紮楊村扼要防守。
當探得李鑑帥統帶大兵，即日可到通州，因此軍心爲之一定。（唱）奉詔興師李鑑
堂，這人來歷待吾詳，當年曾撫山東省，移督川中做部堂。向與外人多不洽，因
之鑄職轉家鄉，後來虧得天恩重，巡閱長江意氣揚。忽地團民來作亂，直把他，

手舞足蹈樂非常，連忙拜本朝中去，說微臣，願統拳民打外洋。（白）當下上了
一本，誇說拳民如何忠義，現幸長江無事，臣情願統率偏師，北上勤王，會合拳
民，與洋兵交戰，定殺他個片甲不還。其時朝中是端王當權，閱奏甚喜，隨即假
傳一道聖旨，着他進京。（唱）欽差奉命轉京城，收集拳匪當義民，走到北京面
二聖，大言誇說衆神兵，端王在內多相助，便叫他，統領雄師打外人。這日孟秋
十日，前鋒已到馬頭村，同行有個夏辛酉，隨了欽差出帝京。行至中途探馬報，
楊村業已讓他人。（白）李欽差出京之時，曾在端王面前發過話，說他與洋人打
仗，定可一鼓而平，行至中途，忽聞楊村失守，心中就有點着急起來了。（白）
探子紛紛報事情，洋人業已據楊村，雄師直逼河西務，此際欽差也吃驚。無奈來
朝傳令出，叫諸軍，一齊出隊抵洋兵。這天月半剛十五，約略時光卯與辰，欽使
督催兵速進，逢仙鎮上遇洋兵。一場大戰無勝負，日薄西山始退兵，收隊歸營略
休息，一宵易過又天明。（白）到了次日，乃是七月十六日，約摸已牌時分，官

軍出隊，包剿洋兵後路，李欽差手下兩枝大兵，遞相出戰，從午刻直至申刻，足足打了三個時辰，官兵漸漸敗了下來。又分兵爲兩路，左右截殺敵人，究竟洋兵凶猛異常，我軍兵力既分不能抵禦，不上半個時辰，退了下來。洋兵趁勢左衝右突，十分得手，官兵被他冲得七零八落，大半逃走，剩下的也就被他們殺死了。（唱）欽差固執本生成，爲國冲鋒出至誠，可惜臨機無眼力，其中邪正欠分明。這也是，大清國運該如此，故而教，變略西征不得甯。列國雄師如破竹，官兵雖猛不能贏。（白）打了一天，到了晚上，李鑑帥收合餘軍，殺贖得幾十個老弱殘兵，還有幾名差官，其餘死的死，走的走，已不知去向。一陣陣探子來報，洋兵去此不遠，雖已安營，然聲勢十分雄壯，明日一定可以過得河西務，這幾名敗卒，萬萬招架不住。李帥聞到此言，眼望長天嘆了兩聲，說道：（唱）自從奉詔出京城，滿望奇功唾手成，驅逐洋人歸海外，江山一統鞏皇清。那知列國軍無敵，令我聞之心胆驚，這是國家氣運到，從今後，區區不敢藐洋人。言完不覺雙

垂淚，五內如焚百感生，左右之人也歎息，今朝之事怎生行。（白）李鑑帥道：「我以文臣，自不量力，只指望替皇家掙此一口氣，不料將不知兵，士不用命，到了這步田地。老夫一死不足惜，指日洋人長驅直入，直薄京師，那時老夫却是死有餘辜了！（唱）自拚一死報君恩，事到臨頭活不成，可恨營前諸將士，冲鋒誰可寄干城？軍心渙散張春發，紀律全無陳澤霖，自愧知人無卓識，如何命彼抵洋兵？於今萬事都休矣，空負皇家豢養恩。縱使君王恩典厚，有何面目轉京城？思量一陣重垂淚，急得心中如火焚！（白）「咳！事到此間，但憑一死以塞責罷了，但是現在是怎樣死法的好？」（唱）守舊從來是有名，洋烟向不肯沾唇，懸梁左近無高樹，又恐他人救我身。欲想開鎗將自打，囊中鉛彈也無存，跳河跳井都非策，淹斃情形最慘心。轉眼寸心無死所，低頭半晌自言云：（白）「咳！現在各樣的死法都不好，幸喜手上還帶着一個金戒指，現在不免取他下來，就是吞金而亡罷了！」（唱）從容取下指頭金，拚死今朝報大清，硬物如何

嚥得下？連番來把頸兒伸。三番四次方吞下，半晌之間腹內沉，神志昏昏漸不覺，慘然一命已歸陰！（白）列位看官！可知道這李秉衡一死，也總算對得住大清朝了。無奈他走的不是正路，專門幫助團匪，與列邦啓釁，卒至兩宮出狩，宗社震驚，所以他這一死，竟不能同那臨難捐軀，見危授命的相提並論也。話歸正傳，休表閒文。（白）一宵易過又天明，十八日期要記清，李帥昨宵已自盡，官軍依舊抵洋兵。無如敵勢匪常猛，疲弱官軍不得贏，幫帶哨官都打壞，受傷復有許多，精疲力盡難招架，任敵長驅入北京。寫到此間聊結束，下回之內駭人聞。

庚子國變彈詞卷十六

第十六回

德意志命將登壇

瓦德西統兵犯闕

(白)話說自五月到今，各國公使在北京城內被困已久，屢次派了手下精細的人，扮作商人模樣，混到天津，懇請駐津各兵官電告本國，迅速派兵前來援救。各國得電之後，大家互相傳電商議，以中外通商已久，一向和睦，此番戕殺殺人，實出意料之外，亟宜派兵前往保護。更有德國，因為殺了他的使臣，心上格外氣憤，當日得報之後，連忙傳齊大小羣臣，議辦此事。(唱)一邦民主此爲尊，雄視歐西莫與京，聞道中朝殺彼使，龍懷不覺怒心生，忙來議院親傳旨，齊集諸員議事情，握手一番相見禮，德皇當下啓言云：「憶從中外通商久，傳教約

章盡載明，不料拳匪來作亂，清廷庇護太無情。居然殺我克林德，此辱西江洗不清！自古言，兩國交綏不殺使，大清朝，這般舉動太欺人！倘然不派雄兵去，貌視吾邦了不成！」言罷完時齊答應，還求吾主簡能臣。（白）當時議論已定，就派了一名有名的武將統率所部，專候各國電報，大家會齊，一同向中原進發。不多幾日，電報到來，立刻就要拔隊起程，德皇隨命擺駕出宮，出郊相送。（唱）歐西兵制本來精，有勇知方自不羣，統帶大員提督職，胸藏韜略是能人。一朝奉命中華去，好展皇家雪恥心，鼓角齊鳴槍砲烈，滔滔齊出柏靈城。（白）出得城來，那德皇已在那裏候送。（唱）雄長歐西舊有名，一邦之主彼爲尊，只因要雪邦家恥，特遣雄師犯大清。統帶武員親簡定，立時拔隊要登程，德皇親出西郊送，命將從來禮意誠。（白）是日於郊外特地預先築下一壇，傳令通國水陸全軍，屆期一齊聚集彼此，四圍遍樹旗幟，正是刀矛如雪，士卒如雲，耀目爭光，好不威武！這天天甫黎明，那德皇自己坐了四匹馬的馬車，戎裝跨刀，手下的那

些大臣，一個個都是騎馬相隨，從皇宮起身，到了城外壇前等候。當德皇出宮之時，哄動了合城居民，老小男女，齊來觀看，都謂今日這般舉動，是吾皇要替克大臣報仇，所以這般鄭重其事。閒話休題，且說德皇進得壇來，先在耳房歇息了一回，等到辰正三刻，只見那出征的人馬，一陣陣的向壇前經過。（唱）軍容肅靜兩邊分，水陸全師按隊行，步伐整齊毫不紊，擺完約摸兩時辰。方纔一騎元戎至，結束矜嚴勇勝人，只聽得，一片霜蹄聲得得，銜枚疾走寂無聲。壇前忽覩君王駕，那將軍，立刻翻身下錦燈，趨向駕前行大禮，君臣儀節自分明。那德皇，相將攜手壇中去，只見他，謙遜連連不敢稱。總統入壇當地立，手斟御酒啓言云。（白）當下德皇滿滿的斟了一杯御酒，賜那統兵的武官，一面拿酒遞給他，一面說道：「我邦從立國以來，雄長歐洲，從未被人欺負。自與中國通商之後，彼此輯睦，亦未動過干戈。不料今年拳匪作亂，殺我商人，戕我教士，中國政府庇護匪徒，并將我國派去的克公使一同殺害。使臣替朕到中國行事，目中無我使

臣，其心中尚有朕耶？所以朕赫然斯怒，特遣雄師，授爾爲提督之職，統師東渡，掃蕩中原，必須替克大臣雪此深仇，方消朕心頭之恨！」（唱）德皇說罷一番言，只覺得，怒氣沖霄惱聖顏。當下元戎遵御旨，一杯飲罷上征鞍。德皇又向衆兵諭，侃侃而陳勸戒言。無負君王相勗意，盼只盼，功成他日凱歌旋。（白）德皇直等到大兵動身之後，方始回宮。這裏大兵上了鐵甲船，鼓動機輪，一直向中原進發。（唱）鐵甲輪船破浪行，無分晝夜趕前程，兵丁個個稱精銳，鎗砲無非自造成。大海乘風無幾日，居然下旋泊天津，這時候，津城失守官逃走，各國兵船列口門。一旦棄船齊上岸，主軍號令盡遵行。（白）當時各國君主往返電商，早經簡派瓦德西爲八國聯軍總統，統帶全師直抵北京，救援未曾被害之洋人，并替被殺死的洋人報仇。那瓦總統得了這個權柄，各國兵丁都聽他號令，遂命拔隊起程，向北京進發。（唱）滾滾雄師犯北京，逢州遇縣不遲停，制軍裕祿楊村死，李帥吞金活不成，賸下無名諸將校，霎時四散各逃生，聯軍因此長驅入，直

抵神京把駕驚！（白）話說自從裕李兩帥死後，馬玉見抵敵洋兵不住，遂即以保駕爲名，拔隊回京。這裏瓦德西統率了八國聯軍，長驅而進，逢州過縣，總是日本人充當前敵，十分驍勇，英俄法美各兵居後策應，以故所至之處，銳不可當。到了七月十九日，業已直薄京師，安營城下。其時各城門均已緊閉，洋兵急欲破城，乃以巨木爲架，升大砲於其上，向城內絡續開放。不意砲彈飛空，急如驟雨，各處房屋，爲飛彈所傷者，不知凡幾。軍民人等，男女老小，非倒卽斃，號哭之聲，震動天地！（唱）兩代皇都鞏燕京，精華薈萃自前明，一朝忽遇紅羊劫，那怕城池鐵鑄成。空抱衣冠塗炭成，可憐溝壑了殘生，場來無限興亡感，待把情形說箇明！（白）却說聯軍於十九日逼近京城，從城外架起大砲，向城中開放，一連放了十三炮，正不知轟毀了多少房屋，打死了多少人，一霎時，烟霧冲天，人聲沸地，遠遠聞之，好不驚心動魄！各國聯軍正在打得高興，還要再放過去，不料當時有一國的一位提督，他乃是教會中人，心地慈祥，見了這個情形，

心中好生不忍，連忙走了過來，擺手叫他們停止開炮。（唱）拳匪仇教借爲名，那曉其中有好人，秉性慈祥多不忍，片言搭救衆生靈。聲言我輩來中國，第一須當救使臣，第二是，保護洋商莫稍緩，第三是，剪除匪類把仇伸。城中玉石渾難辨，豈可其中漫不分？奉勸諸君快住手，須當體念上蒼仁。（白）大家聽了他的言語，隨即停手不放，當即分地紮營，互相會議，定於明天各認地段進攻，不得遲誤。（唱）各軍地段已分明，相約明朝辦事情，不料俄兵先改變，當於深夜撲東城。日本智勇稱無敵，消息靈通打聽明，因欲爭功不肯讓，潛師拔隊出營門，攻城費盡通宵力，未到天明已入城。（白）日兵首先奪取東直齊化兩門，英美兩國之兵，得了信息。亦從南面殺入，一路長驅直進，并無一人抗拒。（唱）金湯鞏固帝王京，竟讓聯軍打破城，此際天昏井月黑，滿城殺氣上騰雲！鎗林炮雨無情物，遍地屍骸染血腥，碰到刀頭無活命，那分官職與平民？果然如入無人境，竟把皇都看得輕！（白）聯軍破城之後，當即逆力的殺了一大陣，到底是英國統

領名字叫做格斯列的，辦事仔細，預先想到進攻時候，彼此決裂，使署或有不虞，因探得某處城門有個水溝，逼近使署，遂密飭所部，由溝底伏水而進，約摸飯後敲過兩點鐘，果然趕到本國使館，彼此相見。寶公使說了一番被難的情形，遂即教以攻打內城的方法。（唱）使臣相見各悲欣，預備連宵攻內城，此際孟秋二十日，英軍又奪正陽門。各邦將士齊來會，社稷爲墟九廟驚！要識天崩地裂事，下回書內細言明。

庚子國變彈詞卷十七

第十七回

議軍機權奸束手

奉慈輿聖主蒙塵

(白)話說端王自從五月到今，私心指望借了拳匪之力，掃除洋人，以爲建此莫大功勞，自然一切可以任所欲爲。不要說是太上皇將來一定有分，就是九五之尊，口雖不言，心中亦未嘗不想。却是自己又拿身分，不便統帶拳匪，於是派了莊王做了一名大頭腦，叫他兄弟瀾公爺做了幫帶。那莊王本是閒散慣的，一向沒有得過差使。瀾公又是少年好事之徒，兩個人得了這個美缺，一個是極力報効，一個是耀武揚威。還有徐桐，剛毅，趙舒翹，啓秀一班人，上下相蒙，同惡相濟，一直鬧到聯軍攻奪楊村，裕李二帥先後殉難，他們還在那裏欺騙朝廷，誑

說義和拳如何忠猛，官軍如何得勝，裏裏外外，全被他們勾通一氣，所以朝廷全無防備。到了十九那一天，兵臨城下，端王命把九門緊閉，直關的水洩不通，那時朝廷方纔有點風聞，端王之輩，亦漸漸的有些發急了。（唱）狂王到此也耽心，聚集軍機議事情，指望神拳相臂助，一心妄想坐龍廷。那知到此全無用，竟被聯軍逼進京，天將天兵何處去，好教他，蛟龍失水困愁城。倘然城破如何了，此事今朝險十分，說罷雙眉頻緊蹙，座中剛相把言云：（白）「王爺不必耽心，據老夫看來，隨你洋兵利害，總趕不上咱們義和神拳的天兵天將利害，怕他怎的？」王爺道：「老剛，你不要小看他們，炮子打來，是要性命的，况且你我城裏無兵無餉，拿甚麼抵擋他們呢？」剛毅道：「我倒有一個妙法在此。」（唱）昔年諸葛老先生，腹內機謀海樣深，輔助漢朝爲宰相，他功名，居然也有老夫尊。忽然間，魏家司馬提兵到，他這裏，防備毫無險十分。事到臨頭生妙計，神機妙算讓他贏。老夫平日師諸葛，豈謂今人讓古人。（白）端王道：「到底剛

老頭兒見多識廣，那諸葛孔明的神機妙算，他肚子裏倒有幾分。」瀾公道：「二哥，你真好糊塗，我們天天嚷的甚麼七星燈，柴桑口，可不就是那諸葛孔明的典故？」端王道：「兄弟，真真還是你聰明，不是你說，我也忘記了。如今閒話休題，且請教老剛，是學諸葛先生那一樁？」（唱）中堂聽說笑欣欣，大拇指頭伸一伸，「我學孔明無別事，佩服他，平生妙計是空城。如今城內兵逃走，更何人退敵軍？緊閉城門徒示怯，曠時持久不能贏！」（白）端王道：「這個計策雖好，倘若他們不受，一湧而進，那時我們的底細都被他們看穿，一個個囊中捉鼈，我們大夥兒還有性命嗎？快快打算，還是逃命的要緊！」瀾公道：「二哥這話不差，自古道，得意不可再往，當年諸葛先生總算被他逃過一關，今日抄襲他的文章，只怕洋兵早打好主意了，老剛，還是另作打算，較為妥當些。」（唱）兩人說罷自沉吟，剛相無言不作聲，可見經綸無半點，但憑串戲做乾坤。衆軍機，早經嚇得面如紙，口似寒蟬噤不鳴，面面相看無主意，忽聞王相進朝門。

（白）却說到了二十日這一天，朝廷亦知道事情不妙，一日之內，總共召見王中堂五次，商議西遷之事。那王中堂雙名文韶，表字夔石，歷受累朝知遇之恩，近今又拜他爲大學士之職，身居宰輔，有什麼不休戚相關？但是他上了兩歲年紀，兩耳重聽，步履蹇澀，老態龍鍾，朝廷念他是多年老臣，事到危險，亦就惟他可靠，所以一天會召見他五次，商議軍國大事，他因此也只得強打精神，隨了太監進宮面聖。（唱）主聖臣賢自一心，那堪奸黨擾乾坤？目今事急無他說，更有何人議事情？只有高年賢相國，望他隻手保朝廷，因茲特與他商議。一日朝廷五次臨。（白）却說當洋兵進逼通州之時，朝廷因爲信息不好，舉朝震動，莫出一謀，十六那一日，早已預備西巡。只因車輛不齊，所以遲遲未果。十九晚上，城外大炮隆隆，不絕於耳。二十日，喜雀胡同更彈子如雨，飛空而下。至下午，喧傳天安門及西長安門都已失守，祇以相隔遙遠，內廷尙不得真消息，是日，王中堂召見至第五次，已是亥刻，祇有剛相趙尙書兩人尙在朝房之內，未曾歸家，當

時一同進見。(唱)深宮夜半費諮詢，召見樞垣三重臣，聖母座中雙淚下，一番慰勞諭言云：「如今剩爾人三個，半夜深更到內廷，其餘的，撇下官家都不管，叫余母子靠何人？到如今，洋兵八國將城破，宗社震驚險十分，皇帝連番來泣請，奉予西狩去巡行。當今仁孝真無比，因此上，斟酌情形要啓程。爾等三人須扈往，王文韶，他身年老可遲行。」深宮諭罷重揮淚，年老中堂啓奏云。(白)王文韶奏道：「皇太后皇上放心，臣必趕來。」皇上亦諭道：「你是務必來來的。」王文韶答應了個「是」，三個人一同退下。(唱)這宵王相未還家，值宿樞垣靜不譁，年老相臣憂國是，難禁心內亂如麻。念的是，垂簾聖母焦勞甚，聖主英明蔑以加，無奈顛連遭國運，聯軍一直逼京華。老臣補救慚無術，況且是，兩鬢蒼蒼感歲華，搗枕搥牀眠不穩，忽聽得，宮門之內鬧喧嘩。(白)王中堂當睡了一會，忽又聽得外面喧嚷，說是洋兵已經進城，王中堂急忙爬起，想要查問，無奈城門緊閉，不能出入。又到了次日七點鐘，則已哄傳，兩宮已於黎明時倉猝出

宮矣！（唱）吾皇孝德古無倫，深怕慈躬受震驚，因此再三來泣請，變輿暫請去西征。孝思已荷深宮許，擇定行期就起程，無奈傳來消息緊，聽說是，洋兵就要進宮門。（白）到了二十日晚上，一班王貝勒及太監人等，哭的哭，急得急，都說：「求老佛爺早離京城，若再遲延，恐驚慈駕！」（唱）深宮聽奏順輿情，只得從權命起程，保護聖躬同就道，將來好整舊乾坤。可憐仁孝真龍主，一日蒙塵受苦辛，恨煞端剛諸亂黨，將他來，千刀萬剮尙嫌輕。（白）是時諸王貝勒，見慈意已允西巡，連忙吩咐傳變。老佛爺道：「現在大敵當前，急當輕車減從，不宜多帶從人。」乃與皇上均坐車出德勝門，同行者，后妃之外，尙有大阿哥及親王貝勒公等數人，其餘妃嬪宮女，均未帶出，太監雖有扈駕者，亦寥寥無幾。祇因動身的時候匆促，外面的風聲又緊，所以兩宮倉猝出宮，太后僅穿得藍夏布衫，頭亦未梳，皇上則穿黑紗長衫，黑布戰裙兩條，鋪蓋行李，一切均不及攜帶。（唱）兩宮倉猝去西巡，受盡途中苦與辛，自古股憂能啓聖，想蒼天，故將

盤錯試明君。叫吾皇，因之得識民間苦，他日歸來慶太平。要識西征諸苦境，待小臣，下回書內記分明。

庚子國變彈詞卷十八

第十八回

豆粥素衣至尊蒙難

槍林炮雨相國隨變

（白）話說自從七月念一日，聖駕於清晨七點鐘時出得城來，雖有幾輛轎車，却是不敷坐用。王公太監人等，多係步行隨扈。大伏天氣，暑熱薰灼，走不上十多里，早已是馬渴人煩。後面炮聲隆隆，恐怕洋兵追趕下來，因之不敢停留，竭力前進。這一天，自朝至暮，兩宮勺飲未曾入口，一班隨扈人員，是更不用說了。（唱）一朝易過已黃昏，一個個，腹內饑腸轉轉鳴，不覺行來七十里，居然莊院面前存。鄉民見了都驚訝，想必是，過路官員到此村。只見隨行人役衆，那曉得，當陽聖主也來臨。（白）當下前呼後擁，進得莊來，道旁老老少

少，一班鄉民都看呆了，就有隨行的太監，喧嚷：「聖駕已到，還不跪接？」

（唱）內臣傳諭衆鄉民，慈聖聞之降諭云：「怨彼鄉民不拘禮，任其觀看莫相驚，余方藉此知民隱，永革君民隔絕情。」聖德巍巍古莫比，至今片語永流芬。

（白）進莊之後，內監人等，找到幾個耆民，告訴他聖駕被難過此。到底耆民上了幾歲年紀，見多識廣，隨即告知了衆人，一面預備房子，就請聖駕暫駐。（唱）忽聞聖駕到鄉村，父老咸輸獻曝忱，踐土食毛皆帝德，況且是，累朝厚澤入民深？自然奔走爭迎駕，惟恐吾皇不肯臨，多少鄉耆來跪接，倉猝間，行宮一所面前存。（白）說話間，早有幾個吃教的回子，知道聖駕到來，鄉間房屋狹小，無地可以容得車騎，情願把教中的清眞寺打掃潔淨，請聖駕暫駐一宵。當奉玉音俞允，該回子等一面開門打掃，一面聖駕已到門前下車。（唱）暫將回寺作行宮，兩聖龍顏帶戚容，想見憂民憂國甚，恨蒼天，特興匪亂困皇躬。兩宮入寺未休息，叫內臣，喚進耆民朝玉容。兩個回民同入見，仁慈聖母語從容，諭言京內因

匪亂，無數洋兵逼進宮，皇帝奉予來避難，出城那僻路西東？一天辛苦無停足，早已是，夕照歸山燈火紅。勺飲至今未入口，途中無物把飢充，從官個個都枵腹，予一人，飢渴衷懷不放鬆。（白）當下衆耆民聽了老佛爺的慈諭，一個個爬在地下，在那裏掉眼淚，那兩個回子，却是直挺挺的跪着不動，旁邊有兩個小太監，叫他們還不替老佛爺磕頭。老佛爺道：「他們回子是不磕頭的，不要勉強他們，叫他們下去罷！」（唱）傳諭耆民退出門，內官們，忙傳晚膳進明君，菜蔬米粥家常飯，也顯鄉民報效忱。羅列御前難下箸，兩宮不過略沾唇，內官忙把殘羹撤，忽聽村夫喚一聲。（白）只聽得廚下一個燒火的村夫嚷道：「大叔們！鍋裏有開水，快來吃茶！」（唱）一語聞之陡吃驚，內官趕出罵他們，聲言「驚了佛爺駕，大胆村奴不小心！到此地方宜肅靜，如何亂嚷儘高聲？你們下次須牢記，倘再狂呼罪不輕！」（白）那太監正在那裏叱罵鄉民，忽被老佛爺聽見，連忙止住那太監，諭道：「他們乃是鄉愚，不懂得甚麼規矩，休得與他計較。」

（唱）聖慈度量最寬仁，覆載能容天地心，知彼村民不識禮，縱然有罪恕三分。內官聞諭連連退，伏伺深宮到夜深，轉輾終宵不成寐，蒙塵苦况不堪聞。（白）兩宮出京之時，異常倉猝，所以鋪蓋一切，都未攜帶。是夜所宿地方，乃是貫石鎮，雖經回民情殷報效，將清真寺打掃潔淨，請駕暫住，無奈睡的是火坑，既無被褥，復無替換的衣服，真是苦不堪言！兩宮一直未曾安寢，好容易捱過一宵，次日天甫黎明，即打火起來，預備起駕。（唱）新秋夜短易天明，行在君臣要起身，一衆耆民來叩送，內官便乃傳言云：「於今要往山西省，此去未知多少程？只恐途中盤費缺，行囊攜帶沒毫分。沿途雖有州和縣，想他們，未必先知聖駕臨。願爾耆民量力助，食毛踐土要知恩。佛爺到了太原府，自必加恩與你們。」（白）當下大衆聽了這話，都說「老佛爺同佛爺是咱們的天地父母，咱們一草一木，那一樣不是佛爺的，還說甚麼借呢？莊上有的是銀子，儘數的拿來帶到路上使用罷了。」立時就湊了九百多兩銀子，又有兩個鄉民孝敬老佛爺幾百個雞子，

說是沒有甚麼進貢，這幾百個雞子也算他一點孝心。老佛爺因他說話中聽，亦就叫賞收他的，那人叩謝而去。又因爲兩宮出京的時候，坐的是轎車，山路不平，穩坐在裏面不舒服，本地有個東光裕駝行，裏面有兩個掌櫃的，一個姓楊，一個姓李，又早預備下三乘駝轎。換坐之後，諸事停當，乃啓變向西而去。（唱）兩宮啓蹕就登程，具見鄉民愛國忱，不惜銀錢來報效，這都是，累朝仁澤感人深。啓變未及十餘里，約摸時光已與辰，天忽傾盆降大雨，權時躲避不能行。聖慈衣履都全濕，替換全無苦十分，等到天晴紅日出，炎威薰灼好難禁。（白）况且上面陽光燔灼，底面暑濕薰蒸，真正是苦得不堪言狀！不料行未數里，山水驟發，一路沖水前進，又走了幾十里，上下都未吃飯，四顧沒個村莊，無處打尖，正是又飢又渴，十分難捱。（唱）仁孝君王古莫倫，見斯情景急於心，惟愁聖母焦勞甚，特下變輿省問頻。知道聖慈方苦餓，怎奈是，近無鄉店遠無村。躊躇半晌天音吐，此事今朝怎理論？（白）說話間，前面已是居庸關了，幸虧一個太監，從

近處五六里外，好容易弄到一碗涼水，把貫市帶來預先煮熟的雞子進上兩個，與聖慈充飢，君臣們又進些乾糧，然後啓鑾前進。（唱）山路崎嶇兀不平，鑾輿經過苦難禁，况兼山水滔滔發，忍餓捱飢趕路程。驚動地方賢刺史，地名延慶是州城，去京雖祇百餘里，京內情形毫不聞。秦牧奎良聞報到，直嚇得，頂頭霹靂一聲鳴。州城狹小毫無備，怎地能容車駕臨？聞報立時傳伺候，頂冠束帶出州城，道旁下轎來相候，只見那，人馬紛紛鬧不清。（白）那秦知州見此情形，知道聖駕果然到來，立刻下轎跪在地旁，口稱延慶州知州臣秦良奎接駕。（唱）道旁跪倒也稱臣，轎內君王舉目存，便叫侍臣前詰問，可曾預備好安身？知州回奏時忽促，供給毫無罪十分，大度君王頻揮手，龍顏慘淡不言云。（白）當下有個太監，說秦知州你倒還坐的是轎子，老祖宗同佛爺坐了幾天駝轎，才真正吃苦呢？秦知州聽說，連忙把自己轎子打過來，請老太后坐，又回到衙中打滾單下去，叫下站懷來縣好預備迎駕。（唱）車駕離京兩日程，蒙塵辛苦不堪論，是宵乃是駐

至道，念三日，到了懷來始得甯。按下兩宮行在事，回頭暫且說京城，軍機值宿老王相，等天明，不見龍顏吃一驚。（白）却說是日王中堂，以會奉命隨扈，一聞聖駕已經出京，不及回宅，立刻就帶了他二公子，於已刻沖出後門，也未騎馬，也未坐轎，一路行來，甚形委頓。走不上多路，却好來到靈鷲菴前，中堂一向在京，也會在這寺內施捨錢財，與住持和尚素有來往。當時中堂走到菴前，便叫二公子上前輕叩雲扉，說明來意。住持和尚，一見是中堂駕到，不覺嚇了一跳。（唱）難逢護法到山門，驚動僧人合掌迎，請到客堂同見禮，抬頭一看好驚人。只見那，中堂滿面泥和土，短布衫兒半舊新，頭上汗珠黃豆大，呵腰猶自喘頻頻。少爺也是無人相，兩腿泥污看不清。驚動老僧開口問，相公怎地這般形？中堂見問忙回答，便把隨變說個明。（白）和尚道：「聖駕既是今早出京，諒尙去得不遠，中堂速去，尙可追得，但是洋兵進城，逢廟必燒，此菴亦不能久留，中堂在此，亦不大穩便。」說話之間，有人來報，安定門至德勝門一帶，均有洋

兵教民來往，街市之間，亦多有洋兵行走，那鎗砲的聲音，亦漸漸的逼近來了。

（唱）中堂聽罷一番言，急得頓時面改顏，追趕君王不得上，臣心有愧總難安。

欲思趕到前程去，又恐怕，砲火叢中不保全。思想一回無主意，躊躇半晌始開言。（白）王中堂說道：「我的意思，在這裏暫宿一宵，一面打聽兩宮消息，一面派我們二少爺回家，取了行李盤川，好去追趕聖駕，未知師父意下如何？」

（唱）老僧聞說攢眉心，啓稟中堂把話云：「若說中堂來寺內，極應該，寺中留宿數晨昏。無如信息十分緊，砲火連天嚇殺人，那時節，舉火便燒逢彼怒，殺人如草不容情。中堂乃是擎天柱，豈可以，一旦牽連把命傾？」（白）據小僧看來，

中堂還是暫離此地的好。那和尚一面打話，一面已經是站起來了。（唱）到此中堂只得行，雙雙父子出山門，住持依舊來相送，珍重之言照例云。苦煞中堂賢父子，此時進退兩無門，道旁正在躊躇際，呼的聲，砲彈飛來嚇煞人。（白）二公子見礮子飛來，連忙把他老人家拖過一邊，礮子落了空，未曾打着。跟手又是

一個鎗子飛來，這個擋口，偏偏湊巧，中堂一箇滑脚，跌在地下，二公子亦俯身在地，用力相扶，槍子恰恰在上飛過。父子兩人正要起來，那鎗子却如雨點一般飛來，兩人無奈，只得在地下伏了半個時辰，那鎗砲方纔住點，漸漸的亦不聽見聲息了。（唱）兩人伏地半時辰，鎗礮方纔住了聲，幸喜洋兵已去遠，險希乎，兩人之命不能存。這番苦了老王相，爲趕君王受盡驚，欲識君臣何日遇，待區區，下回書內再言明。

庚子國變彈詞卷十九

第十九回

中堂乞食居庸關

聖駕駐蹕懷來縣

(白)話說王中堂父子二人，自從靈鷲菴裏出來之後，躲了一陣鎗炮，等到聲息俱無，然後掙扎起來，到靈鷲菴間壁一個人家敲門借宿。却說這個人家姓韓，乃是一向在內務府當差的，一家數口，這日聽見洋兵進城，又聽得炮火連天的響，心中正在嚇成一團，聽見打門聲急，心內愈加害怕，不敢開門，後來聽得是中國人的口音，方敢隔着門問答了兩句，知道是中堂駕到，立刻開門迎接。

(唱)中堂避難到韓門，滿面灰塵不像人，父子雙雙同臥倒，韓家供飯不須云。消停片刻時逾午，探事人，驚起中堂稟事情。打聽變與無消息，尙餘西直未關城，

倘然就此追將去，或者猶能面聖君。賢相聞言忙立起，招呼公子快登程。（白）當，父子二人，祇帶了些銀錢，好做盤纏，以及隨身替換衣服下候至天黑，隨衆出城。（唱）一路行來不計程，滿天星斗正黃昏，中堂年老吁吁喘，公子提包緊緊跟。此去德勝門已近，忽然頭上起烏雲，權時避雨何方宿，幸喜得，憂憂胡同前面存。（白）中堂父子二人，剛剛走到憂憂胡同，那天已是傾盆大雨下來了。這胡同內有個景宅，中堂與他有點淵源，乃命公子上前借宿。（唱）銅鑼輕叩說原因，驚動門中賢主人，謠說中堂何事到，這般打扮好疑心。當時見禮分賓主，先是中堂啓口云，如此這般說一遍，主人嘆息兩三聲。一同飯罷歸房寢，已聽譙樓打四更，鎗炮之聲雖已絕，無奈是，後門以外火光明。老臣一夜無安睡，容易鷄人報曉臨。（白）直至寅刻，探知西直門尙復大開，洋兵未到，華兵已逃，避難之人，不知多少，沿路均無人盤問，中堂乃與二公子步行出西直門，至大橋外，一輛轎車，一頭騾子，二公子扶中堂上車之後，自己跨騾相從加鞭快走，不知不

覺已到了海甸。(唱)自從清早出京城，一氣行來數十程，年老中堂辛苦甚，况且是，腹中飢餓好難禁？下車到處來尋覓，飯店全闕無一人，幸有乾糧堪果腹，一餐之後又盡征。(白)這天一共走了七十里，到了貫市光裕行打聽，聖駕已過，追趕不及，只得在貫市借宿一宵，依舊是幾個回子供應。一宵易過，又是天明，父子二人連忙起身，急急向前追趕。(唱)王家父子急登程，回首神京暗愴神，離得京城方一日，未知何日遇明君。昨朝大雨剛纔過，山水冲來道路濘，冲水而行衣盡濕，其中苦境不堪云。(白)冲水走了一程，早已車殆馬煩，中堂父子二人，早膳之後，到此日已向西，粒食不會下咽，車夫等僅以乾糧果腹。中堂父子，從京裏帶出來的點心，早已吃完，腹中飢餓，好生難過。四顧一無村市，無處可以打尖，中堂無奈，命二公子騎了騾子，到近處搜尋，搜尋有無人家可以歇息。(唱)賢郎聞命不遲停，騎上征騾急急行，四下村莊都找到，并無一處有鄉村。此時公子心中急，看看西山日漸沈，車上中堂不必說，飢腸轉輾似雷鳴。

（白）那二公子找了半天好容易從山坳裏找到一個人家，編茅爲屋，白板爲扉，門前一道小溪，栽着幾顆楊柳，有個老者，却坐在石頭上，臨流濯足，後面有幾個孩子，在地玩耍。二公子一見有了人家，心裏好生歡喜，連忙下得驟來，向老者深深一揖道：「老丈。有禮了！」（唱）深深一揖禮來行，驚動山老向客鳴，一隊村童齊佇視，忘機老叟也凝神。連忙立起來回答，「動問何方貴客臨？現到此間有何事，請兄坐坐說原因。」（白）二公子心中一想，我今不必與他說真姓名，遂回答道：「在下乃是過路客商，迷失路途，不知這裏是什麼地方，望乞老丈指示。」（唱）老人見問便抬身，古處衣冠少俗塵，舉目先將公子看，生來骨相出名門，當時啓口把言講：「我看你，談吐并非生意人，究竟爾從何處至，緣何到得此方臨？」（白）公子一聽老者之言，心中好生疑訝，便想既被他看破，不如直言相告，看來此人，必是隱逸一流，諒不有害於我。（唱）公子當將老丈稱，相逢一一說原因，「只緣八國洋兵到，直逼變輿已出京。家父在朝爲宰相，

文韶二字是他名，小生奉父來隨駕，尙不知，聖主今朝何處存。迷失路途無地宿，况兼老父餓難禁，因之尋到仙莊上，望老丈，借住今宵感德深。」（白）老者道：「不知是王相國的公子，多多得罪。老夫久隱山中，不問世事，我却不知，洋兵入京，鑾輿出狩，已鬧到這步田地！既然老中堂尙在車中，就請公子迎到敝莊暫宿一宵，不過山居簡陋，多多怠慢罷了。」（唱）公子聞言遜謝頻，跨騾急急轉回程，車前來向嚴親稟，如此這般說一巡。車上中堂正盼望，聞言不覺笑顏生，叫兒引路前頭走，指點車夫隨後跟。夕照一鞭時欲晚，歸鴉噪樹暮烟暝，轉灣摸角無多路，隱約茅廬前面存。（唱）中堂父子下得車來，那老者已經迎出門外，同到屋內分賓敘禮，無非說了幾句客套的話。那老者道：「此地前去，便是居庸關了，過去無處投宿，請在此權宿一宵，明天可以趕路。」中堂異常感激，老者就叫打洗臉水，泡茶，喂牲口，一面又叫家裏殺雞煮飯，供應中堂父子二人。（唱）父子雙雙感德深，這番款待使人欽，可憐飄泊挨飢餓，何異吹簫楚國

臣？此老決非庸碌輩，山間隱逸是高人，雖然是，問他姓氏支吾甚，待他年，得意須酬一飯恩。（白）說話之間，那老者已經把茶飯擺在桌上，請王相父子充飢，自己在下奉陪，一面又叫車夫到廚下飽餐。晚膳既罷，閒談一回，到底中堂年高之人，禁不住車馬勞頓，坐談未久，便爾昏昏欲睡。老者便命設榻，以便三人安寢。（唱）兩天跋涉苦難云，一枕黃梁喚不醒，容易五更天破曉，車夫喚起要登程。山家茶飯仍供給，父子雙雙謝逸民，遙看輪蹄塵起處，一鞭得得出山村。心中懸念蒙塵主，未識今朝何處存？一走三天無休息，毫無消息好焦心！今朝准到懷來縣，吩咐車夫快趕程。（白）話分兩頭，却說那西狩君臣，自從七月二十二日走過延慶州，二十三日約摸有未時光景，已早到了懷來縣境。（唱）變略離京三日程，這天到了懷來城，離城尚有念餘里，那縣官，得信親來把駕迎。無奈城中多不靖，拳匪充斥亂胡行，重重來把城門守，不許縣官出得城。（白）話說那知縣姓吳名永，到任以來，政平訟理，無奈拳匪作亂，四處橫行，懷來縣

是一個小縣，城中却已聚得三四千人，一個個紅巾紫額，紅帶纏腰，打扮得奇形怪狀，殺人放火，無所不爲，不料一個風聲傳來，洋兵入京，團匪四散，在京的大師兄二師兄，不知道殺了多多少少，不日就要分兵下來，到處搜捕剿滅。懷來縣這些拳匪，得了這個信息，不免慌張起來，牢緊把住城門，不容一人出入。先是頭一天下午，知縣吳永已得了上站滾單，知道聖駕就到，立刻吩咐衙中幕友等人，備辦大差，趕忙自己帶領親兵，意圖出城接駕。(唱)吳公乘轎出城門，星夜遄行接聖君，那曉走來城脚下，一般匪衆不容行。聲言聖駕何能至，各國兵來或是真，我等須將城守住，豈能容爾出城門。(白)吳永見義和拳匪擋住去路，不放出城，心內好生納悶，回至衙中，一夜無眠，思量倘若誤了大差，這干係如何擔當得起？爲今之計，違拗拳匪，不過一死，誤了大差，也是一死，只好拚着性命不要，吩咐手下親兵，洋鎗火藥，一切準備，倘若拳匪依舊不放出城，惟有一頭開鎗，一頭奪路，再作道理。(唱)手下親兵應一聲，大家結束不遲停，縣尊

吳永忙登轎，後擁前呼就出城。走到城跟觀仔細，拳匪依舊鬧紛紛，公然喝問何方法，要阻吳公不出城。（白）事到其間，那吳永拚着一死，立命親兵開鎗，當時大眾站定，連放了三排空槍，究竟拳匪是無紀律之師，一聽鎗鳴，早已心膽俱碎，逃的逃，走的走，傾刻之間，當中讓出一條大路，看着吳永開城而去。（唱）

吳公出得縣城來，回視城門依舊開，多少匪徒毫沒用，洋兵未至已相摧。吳公不免心中笑，人馬登程不少挨，一氣行來念五里，探聞聖駕已將來。（白）二十五里之外，便不是懷來所轄之境，吳永到此，略一等候，已遠遠望見扈駕兵丁一隊隊的來了。（唱）

冲鋒大隊衆兵丁，多少官員隨後跟，方是諸王及貝勒，一個個，乘車跨馬靜無聲。侍臣一衆紛紛過，纔見深宮緩緩行，聖母前頭繼帝后，阿哥此際尙稱尊。道旁跪倒吳知縣，口報微臣把駕迎，聖母轎中連領首，叫他引路在前行。（白）吳知縣聞命之下，立刻爬了起來，帶領親兵小隊，自己先趕回城中，不到一個時辰，兩宮的聖駕也就到了。（唱）

深宮進得懷來城，合縣香花夾道

迎，都是吳公先誥誠，至尊一到肅無聲。行宮一座多齊備，隨扈官員擠不清，欲識此時何景象，待下回，多編幾句與君聽。

庚子國變彈詞卷二十

第二十回

進衣進食縣令蒙恩

憂國憂民相臣面聖

(白)話說那懷來縣知縣吳永，早在城中預備下行宮一座，就是向來替來往大憲辦差的地方，當下裱糊一新，請兩宮聖駕暫駐。另外那些扈駕的王公大臣，都統統住在懷來縣衙門裏，連上房都騰出來擠滿了。偏偏的湊巧，祇因吳永膝下一位小姐，目下將要出閣，吳永夫婦二人，替這小姐備下一副全新妝奩，無物不備，適逢聖駕到來，鋪程行李一些沒有，老太太連梳頭傢伙也不會帶，衣服更不用說了。吳永到此，就把這副妝奩，送到行宮內擺設停當。却好聖駕已到。(唱)自別京城苦未經，接連三日不安甯，夜間土坑難成寢，日裏飢腸轉轉鳴。至

此時光已下午，依然粒米未沾唇，今朝來到懷來縣，憔悴慈顏感不禁。（白）老太太後進得行宮，略坐一坐，走進房中，見有梳頭傢伙，連忙取出自己梳頭，一手拍着梳頭桌子，吩咐進膳。當由吳永將備辦好的筵席呈上。皇上進膳之後，就命召見吳永，着實的誇獎他兩句。吳永磕頭下來，裏面又傳要衣服替換，吳永托太監請旨，衣裳還是漢妝，還是滿妝。那個老公進去了一回子出來，說道：「奉老太太後的懿旨，這時候還說甚麼漢妝滿粧，有幾件呈進來就是了。」知縣聞命，急急呈進不題。（唱）進衣進食效微忱，博取深宮歡悅心，騰寵把他來召見，兩宮天語問殷勤。知他乃是名侯壻，出宰黎民經濟深。百里料知難展足，天心默契把官升。吳公退下無多候，捧詔從臣讀玉音。開缺居然知府用，黃堂四品沐殊恩。命他速往東南省，催解漕銀莫少停。縣印暫行交典史，同時升授管黎民。吳公聽畢連叩首，叩謝天恩雨露深。同到衙門忙卸任，右堂典史也來臨。述知聖旨同歡悅，平地升官喜不禁。按下懷來堂屬事，再把那，隨變大眾記詳明。（白）却說

兩宮出京之時，不過只有百數十人，到了半路，隨處加增，京內的大小官員，王公宗室，又復次第趕到，還有護駕的兵丁，絡繹湊集，及至到得懷來縣城，細算起來，已有一萬多人了。（唱）通通足足萬多人，斗大城中擠不清，多少營盤城外紮，官員方許進城門。衙齋官屋都無空，就是民房也滿人，官把倉廩來啓放，這番供給却難禁。（白）一個小小懷來縣城，要供給萬把人吃飯，如何能禁得起？知縣到此無法，只好開倉運米，以資供應。（唱）道路風霜未慣經，聖躬到此略安寧，因之傳論聊休息，駐蹕三天再起程。聖母行宮無所事，民間疾苦細咨詢，懷來舊令承恩眷，二日三朝面聖君。問起家中心瑣事，吳公一一奏知聞。臣妻本是侯門女，祖父忠良輔聖清，幼讀詩書長習禮，新承封誥是恭人。聖慈命召他來見，細問家常笑語頻，當下又頒諸賞物，恭人謝賞出宮門。微臣夫婦蒙君寵，合署之人喜十分，按下懷來城內事，再提追駕老賢臣。（白）話說那王中堂父子兩人，自從在居庸關鄉間老者家中借宿一宵，次日黎明起程，趕上大道，沿途詢

問，都說聖駕昨日已經過去，諒尙去得不遠，因此父子二人，沒命的向前而進，

（唱）王家父子急過征，恨不得，趕上深宮面聖君。一路行來不歇足，那管他，半天水米未沾唇。打尖到店無心緒，喂好牲騾便起身，尙隔懷來十餘里，陡然見，營盤人馬鬧紛紛。（白）却說中堂在路上看見有營盤駐紮，知道是護駕兵丁，料聖駕必定駐蹕在此，忙叫二公子快去前面，探問明白，都說是聖駕駐蹕城中，明天尙在此駐駕一日。二公子聽說，立刻回到車旁，稟覆了他父親，中堂聞之，好不歡喜，立刻叫加鞭向城中進發。（唱）聽說天顏咫尺臨，老臣不覺喜生心，加鞭疾走無多刻，已見懷來一座城。亂後情形雖索寞，幸虧得，隨變人衆鬧紛紛。破車一輛行來快，公子依然後面跟，走進縣衙來下馬，吳公聞報出相迎，

（白）那吳永一向在外做官，覲面之下，并不認得那位是中堂。又兼中堂自京城出來，陡逢大雨，拖泥帶水，衣履盡濕，路上又無替換衣服，冠帶更不用說了。到了懷來縣署，竟是短衣下車，情狀一發難看。還是公子，見了吳永，說個明白，

那吳永連忙打千，請安不迭。（唱）連連屈膝禮來行，口請中堂進內廳，走到花廳同坐下，中堂當下問殷勤。深宮何日初經此，目下行宮何處存，未識聖躬安健否，老臣日夜掛於心。吳公見問忙回答，便把情形盡告聞，說話之間茶飯備，請中堂，飽餐之後好朝君。（白）王中堂道：「老夫到此，急欲朝見兩宮，回來吃飯不遲。但是老夫衣帽都歸烏有，不能見得太后皇上，還望貴縣代借一用。」（唱）當下吳公入內行，衣裳取出到前廳，襯衣靴帽都全備，倒是那，紅頂珊瑚沒處尋。相國聞言忙答話，我這裏，荷包之內一枚存，連忙取出來裝好，冠帶齊全便出門。（白）當下粧束停當，外邊的轎馬，都已預備齊全，中堂出來上轎，走近行宮，方始降輿步行。門口有幾個老公，認得中堂的，一個個拉手兒問好，一面入內啓奏兩宮。（唱）老臣邁步進宮門，驚動蒙塵兩至尊，聽說他來忙召見，君臣相見訴哀情。中堂一見至尊面，跪倒塵埃把禮行，此際兩宮都落淚，老臣不免也吞聲。請安禮畢君前跪，請罪連聲啓奏云。（白）王中堂奏道：「微臣奉命隨

變，及到二十一日得信進宮，其時聖駕已經出京，微臣未曾趕到，罪該萬死！」

（唱）兩宮聞奏把言云，便把那，逃難情形逐一論。憶自洋兵僞息緊，深宮不得住安身，因之倉猝來京外，擬到山西去一巡，道路艱辛都吃盡，昨宵到此略安甯。今朝喜汝也來到，想必是，一身崎嶇受苦辛。」（白）中堂聽說，隨把自出京到如今，一路爲難情形，陳奏一番。兩宮亦爲歎息不置。隨後講到聯軍入京，大局糜爛，目今須亟籌恢復之策。（唱）君王相對細商量，國步艱難大可傷，七月十三曾有詔，傳宣兩粵李鴻章。命他充作議和使，特畀全權告列邦，榮祿徐桐同留守，他兩人，公忠保國諒無妨。（白）老佛爺諭道：「爲今之計，惟有速叫李鴻章進京，與各國公使議和，能得早日言歸於好，或者尙有四海昇平之一日，否則，我母子西狩蒙塵，何日了局？」王中堂奏道：「民教不和，拳匪因而起事，初不料洋兵入京，變生倉猝，上累我皇太后皇上，倉皇出京，受盡磨難，都是老臣奉職無狀，以致如此，上無以對兩宮，下無以對天下，請太后皇上重重治臣的

罪。」太后道：「這個並不干你之事。你由京來此，一路也受盡辛苦，且在此好好的養息兩天，將來我母子的天下，還要靠你一人身上。」中堂聽了這話，連連叩頭謝恩，退了下來。（唱）畢竟天恩雨露深，曲加體恤老賢臣，中堂退出歸私第，無非是，吳令衙中暫住身。自有少爺來服侍，兩天休息又登程，隨變西去無休歇，受盡長途苦與辛。（白）到了二十五日，聖駕啓鑾，一直向西而去。當日走了六十里，駐蹕河城，江北道獻上綠呢大轎兩乘，並旗裝衣服，都蒙賞收。二十六日，又走了四十里，駐蹕鷄鳴驛，這裏是宣化縣所屬。次日又走了六十里，到了宣化縣城，傳旨休息四日，再行前進。這裏供應略好，縣令陳本，當蒙召見，老佛爺把他着實獎勵了幾句。到了三十早上，又下了一道硃諭，准全權大臣李鴻章便宜行事，隨於八月初一啓鑾。是日計行六十里，到懷安縣屬之左衛住宿，行宮狹小，毫無預備。初二又走六十里，駐蹕懷安縣城，供張草率。一直到初三，纔入了山西境界。（唱）神京相隔幾多程，已過懷安一座城，地與山西

相接壤，畿疆回首倍傷心。變興從此太原去，無非是，一路扶持仗老臣。寫到此
間仍暫閣，待下回，京城局面且先論。

庚子國變彈詞卷二十一

第二十一回

分疆界公據京城

取寶藏大搜宮殿

(白)話說各國聯軍，自從攻破北京之後，一面先去見了本國公使，一面派人打聽兩宮消息，誰知道已於二十一日早，已離了京城，向西巡幸。各國統帥無奈，只得將兵駐紮。各國兵丁，因為團匪倡亂，無故殺害多少洋人，心懷仇恨，意在報仇，雖有幾個恪遵將令，不敢過於恣肆，而所過之處，均不免大受夷傷。話分兩頭，後文再表。且說各國公使同來的統帥，復同商議，以城內兩宮已走，百官逃散，地方各事，無人管理，北京地面，復又遼闊，大家恐怕照顧不到，於是公議劃界分段而治，廣設巡卡，嚴定通行章程，以為暫安閭閻之計。此時亦早

得中朝派李中堂爲全權大臣，來京議和信息，姑且休歇數日，再定行止。(唱)列邦總帥聚京城，且喜奇勛一旦成，只爲洋兵圖報復，因此上，破城搜掠不容情。因之統帥傳軍令，暫命封刀不殺人，一衆會齊來聚議，此疆彼界議紛紛。這叫做，各人自掃門前雪，免後來，彼此迢遙要費神。(白)當下公同議了十條章程，大家簽字，一體遵守，京城分了好幾塊，一家一塊，分疆而治。那章程第一條是，(唱)約束兵丁莫妄行，倘然胡鬧罪加身，拿交巡捕嚴看管，轉送兵官治罪名。(白)那第二條是：(唱)站街巡捕許多名，號簿人人要寫清，倘有華洋交涉事，須將佐證記分明。(白)那第三條是：(唱)吩咐兵丁營役們，各人護照要隨身，平時不許擅離境，只有那，公共街衢可任行，更有城牆隨各便，其餘便算亂章程，列邦公共諸街道，一一將他記個清。(白)城內城外，公共街道，有二十餘處，可以任人往來，其餘皆不得擅踰一步。那章程第四條是：(唱)英日公推爲主盟，兵丁護照寫其名，其他列國都遵守，劃界分疆各記明。(白)那第五條

是：（唱）華人越界罰爲工，只有那，公共街衢不在中，曉諭居民俱恪守，免教他日悔無從。（白）那第六條是：（唱）六條章程更寫明，居民貿易好營生，安居界內無相擾，且使閭閻享太平。（白）那第七條是：（唱）各人界內各章程，約束華人遵照行，界外之人都不管，入邦問禁要先明。（白）那第八條是：（唱）站街巡捕許多人，肘上通通寫漢文，一律袖箍纏白色，叫人一望便知情。（白）那第九條：（唱）每逢巡卡要懸燈，紅白相間照耀明，巡察章程周且密，輪班一夜到鷄鳴。（白）那第十條是：（唱）細訂章程第十條，街衢巡卡路迢遙，繪圖貼說分懸掛，恐怕居民記不牢。（白）十條章程都已擬定，然後各自分疆而治。（唱）八國聯軍破帝城，天朝禁闕屬他人，百官逃匿無人管，宮殿生塵燿耀明！竟把天壇來牧馬，忍將木主當炊薪！鑾儀殿上無人跡，但只聞，臥榻之旁鼾睡聲！（白）却說聯軍初八進城，知道北京爲帝王之都，自明迄今，數百年之藏聚，金銀寶貝，一定不少。況且此次因報仇而來，更不必講甚麼「仁義」二字，因之所

過之處，如取如攜，儘意搜掠，不到幾日，都已滿載而歸。（唱）都因拳禍結仇深，因此上，惹怒洋人恨不平。一鼓破城恣搶掠，官民無處可逃生。市廛賣買都難做，錢米俱歸異姓人，莫說居民遭毒甚，那堪搜括到宮廷？（白）却說聯軍破城之後，探知大內無人，遂統率將士入內巡視。到了瀛臺，說是聖駕常駐之所，有幾個像兵官模樣的，就命將門洞啓，吩咐手下兵丁，進內細細搜查，以便將來運回本國。吩咐已畢，正待動手，忽見後面轉出幾個老公，愁眉苦臉，一齊跪在地下，連連磕頭。那兵官就叫繙譯問他是什麼樣人？（唱）地中跪倒宦官們，碰首連連非乞恩，中有一人年最老，蒼顏白髮啓言云：「自言從幼爲宮監，身歷三朝侍至尊，深識當今諸聖德，忍看宮闕化爲塵？」（白）繙譯問道：「看來你們都是太監，伺候皇上的人了。那老太監答應了兩聲。」是。」繙譯道：「你在地下苦苦哀求，却是甚麼意思？」那老太監回道：（唱）「未曾答話淚先流，細把那，當日情由說一周。憶自穆宗晏駕早，親藩入統坐龍樓，吾皇天縱多明聖，仁孝爲心古

罕儔。上事璇宮皇太后，宵衣旰食不曾休，大婚以後親裁政，惠養黎民恩澤稠。甲午一年兵挫敗，償兵割地引爲羞，因之發憤勤圖治，延用維新人一流。可恨庸臣輕誤國，蕭牆之內起殷憂，維新盛治剛三月，驀地新機一旦休。這其間，委曲不能來細說，恨只恨，當時竟中衆奸謀！」（白）繙譯把這話述與兵官，兵官道：「你們清國皇上，我們各國，本來是欽敬的，可惜維新事業垂成，敗於一旦，以後皇上如何？」太監回道：（唱）自此君王韜海深，平時足不出宮門。瀛臺駐蹕無多事，朝政從今不預聞。依舊聖慈來訓政，璇宮早夜要操心。傷心弱體常多病，祇爲潛居抑鬱深。（白）兵官道：「戊戌以後之皇上如此，可敬可嘆！到得明年，何以又立起大阿哥來？」那太監又回道：（唱）「都爲權奸錮蔽深，因之國事不堪論，青宮建立何須說，誰曉其間用意深？因此端王生妄想，一心想坐錦乾坤，釀成匪亂皆由彼，直害得，鸞輅西遷宗社驚！」（白）兵官問道：「不立大阿哥，則端王不致用事，拳匪決不敢如此猖狂。我們此來，乃爲中國削平匪

亂，並無他意，你且說現在聖駕那裏去了。」那太監又回道：「（唱）「當今仁孝衆無倫，惟恐深宮受震驚，一自聯軍消息緊，安排鸞輅去西巡。已於念一清晨候，母子雙雙出禁城，目下不知何處駐，諒來是，道途僕僕受艱辛。」（白）兵官又問道：「聖駕現已西巡，朝內之事，交代何人？」那太監又回道：「（唱）「乘輿倉猝賦西征，一衆官員大半存，無奈衣冠遭侮辱，朝堂內外亂紛紛。似聞有旨粵東去，去叫那，李氏鴻章到北京，深望議和能早就，大家輯睦享安寧。可憐吾等爲奴婢，戀主微忱不得伸，深喜大邦仁義盡，雄師所指盡無驚。今朝來到深宮內，幸垂念，此地吾皇朝夕臨，若許將他來看守，免隨劫火化爲塵，他年待到變輿返，必然是，感荷諸君保護心！」說罷完時重叩首，兵官見說暗思尋。（白）歇了一歇，那兵官進去，巡視一週，分付手下兵丁，一草一木，不許擅動，違者斬首，就叫這幾個太監在內看守，那太監叩頭感恩不絕，連跑到後面，端出一大盤水菓點心，請那兵官享用。（唱）簞食壺漿以禮迎，侍臣愛主出肫誠，祇因一

片傷心語，觸動洋官欽敬心。分付從人勤看守，皇宮不許動毫分，說完領隊出宮去，搜掠情形不忍聞。（白）却說聯軍未曾進宮之前，外間傳進信息不好，又道是兩宮都已出狩，嚇得那些官監彩娥人等，攀援莫及，呼籟無從，跳河自盡的，到處皆是，等到聯軍進來運取物件，早已是靜悄悄不見一人了。（唱）此行只爲報仇來，實指望，宮闕頓時化劫灰，一片人聲似鼎沸，內廷擺設任情摧。金銀盡入洋人手，寶器他邦都載回，寫到此間良不忍，一回載筆一徘徊！（白）當時聯軍來到大內，除却皇上所居之宮，一毫未動，其餘一齊捆載而歸。（唱）一番搜掠不容情，那管他，累代天家世守珍？璽綬尙教歸異姓，金錢一概付他人！天庾粟米供攜取，宮觀連雲付劫塵。更有傷心一件事，鑾儀殿上駐雄兵。（白）經此一番搜掠，大內寶藏，早已一掃而空，聯軍總統瓦德西遂乃移駐鑾儀殿上，以爲憩息之所，其餘各宮殿，都有洋兵把守。（唱）此番總算不虛行，喜煞東西列國兵，一切情形難縷述，并非疏略衍空文。當時見說尤加甚，道路傳言事事真，只

爲事關宗國恥，因此上，小臣載筆不多云。一番鋪敘休嫌率，再把那，受辱官員逐細論。書到此間暫停頓，下回開卷有新聞。

庚子國變彈詞卷二十一

第二十二回

聽兒言徐桐自盡

治母喪啓秀逃生

（白）話說當聯軍攻破北京之時，徐蔭軒中堂尙避在馬大人胡同一家破房子內，起先並無殉難之意，後來聽聽風聲越緊，只見他兒子侍郎徐承煜走近跟前，欲言不語，中堂不知他要說些甚麼，心下好生疑惑，等了半天，乃先開口問道：「你有甚麼話快說了罷！」他兒子又遲疑了半天，纔說出來。（唱）侍郎承煜對嚴親，吐吐吞吞把話云：「只爲洋兵消息緊，兩宮闈已出京城。國家大事今全壞，爹爹呀！你爲中堂責不輕。自古道，變理陰陽安社稷，到如今，江山破碎問何人？食君之祿忠君事，豈可長留唾罵名，你老人家須自想，今朝之事怎區區

分？」（白）徐中堂道：「國運如此，叫我如何擺佈？况且亦不關我一人之事？」徐承煜道：「不是這樣講法。」（唱）雖說無關你一人，爲臣當要報君恩，京城已被他人據，爲甚麼，不趕上前保至尊？目下兩宮都出走，鑾輿未識那方存，父爲宰相官非小，上負皇家下萬民。事到此間無可說，豈可以，任人唾罵損賢名？」（白）徐中堂道：「事到此間，叫我有什麼方法？你有主意，不妨說出，大家商量商量。」徐承煜聽了此話，哈哈大笑兩聲，歇了半晌，方又說道：（唱）「此事原同你熟商，要憑你，一人之意自思量。孩兒究屬分卑幼，怎能要你，無愧於心便不妨。」（白）况且還有一樣，（唱）洋人與我結仇深，大舉師徒據北京，倘若與他來相遇，定然是，受其凌辱不饒人。父親你爲當朝相，相遇仇人眼更明，兒想與其受彼辱，臨時一定悔偷生！」（白）但是這等生死大事，做兒子的亦不好勉強你老人家，不過做兒子的見到那裏，說到那裏，還要你老人家

自己裁度罷了。(唱)與其偷在世間存，枉受人間唾罵名，何若自家打主意，早將一死了殘生？凜然大節都欽敬，爲國捐軀受美名，兒等亦當隨地下，好來服侍老人身。(白)父親盡忠，孩兒盡孝，一門之內，忠孝兩全，豈不是大大的好事？況且你老人家縱此拳匪，久爲各國所指，洋兵必不見容，倘被搜捕，合家皆將不免，若你老人家能以一死報國，既得美名，又紓各國之恨，就是洋兵到來，見你已經盡忠，決不肯再肆躡躑，還可以保得一家之人，孩兒既無內顧之憂，自當與你老人家相隨地下也。說罷不住的拿袖子揩抹眼淚，也不知道這副急淚從那裏來的？徐中堂看了，也止不住痛哭道：「你也不用說了，你的意思我都知道了。(唱)兒未言完我已明，無非是，要吾今日了殘生。說甚麼，食君之祿忠君事，騷亂並非我一人。死後虛名我不戀，有多少，金銀受用好開心？我今一死將兒讓，我死兒曹樂得生！」(白)徐承煜道：「好好的勸你老人家盡忠，原想替你老人家留個千載美名，現在倒怪三怪四，說咱們指望你老人家死後，好承受你

的家當，這話越說越不對了。你老人家既然不願意死，咱亦不好勉強你，你等着罷。」（唱）侍郎直語對嚴親，說罷連連笑兩聲，邁步掀簾頭不顧，廊簷之下且存身。中堂又把嬌兒喚，「你話吾今照你行。辜負國家唯一死，洋人相遇亦無生，不如死在嬌兒手，或念生身父母情，將我屍身來殮殮，免將來，刀槍之下了殘生。」中堂言罷擡身起，不孝侍郎走近身。（白）徐中堂道：「你要我死，却叫我如何死法？」（唱）侍郎見父肯輕生，便乃從容啓齒云：「一切孩兒都想到，只有那，懸梁自盡最安寧，既無身首分離苦，血肉完全乾淨身。主意既然來打定，請嚴親，即時歸位莫遲停。」（白）徐中堂道：「橫豎總是一死，你也不必催逼我，等我也將家事吩咐吩咐，好叫我死也放心。」徐侍郎道：「這些事情，孩兒都替你打算好了，你老人家儘管放心。洋兵倘若前來，不大穩便。你老人家也不必推時捱刻，早請歸位罷了。」（唱）中堂聽說便擡身，不孝孩兒緊緊跟，走到後軒人少處，替他梁上掛藤繩。藤繩結束都停當，便抱嚴親把椅登，頭

頸一伸方套進，侍郎脚踢椅翻身。中堂身在空中掛，氣逼咽喉脚亂蹬，承煜趨前來抱住，要他速死下無情。老人本是風中燭，一命嗚呼已赴陰！（白）不到兩刻工夫，便已聲息俱無，直挺挺的掛在空中。徐承煜見他父親已死，方纔跑到前面，告訴合家之人，說他父親恐怕洋兵到來，受其侮辱，所以自己自盡，以死報國！大眾奔進後面一看，見是如此，不免大哭一場，忙備棺木盛殮不題。（唱）

一自洋兵破得城，官員受辱不堪云，蔭軒相國懸梁死，都說他，命在嬌兒手內傾。按下中堂徐姓事，再把拿，王公受辱逐詳論。怡王也是天潢貴，被虜軍中苦不勝，洋將不時加責打，浣衣炊飯辱其身。卒因困苦將生喪，悔作天家帝室親！更有克勤賢邸駕，一般拘禁受欺凌，洋軍命彼駝屍骨，同了慶寬兩個人。每日麵包人一個，權將冷水解饑唇。兩人自奉由來厚，怎禁得，一旦軍中受苦辛？到後來，乘間哭求李傅相，欲爲援手苦無人！公爺崇綺家資富，城破之時剩一身，連夜奔波來保定，探其消息再遣征。忽聞探報嬌兒死，老小全家半不存，房產囊時

非己有，衣箱一概屬他人。因之一口心中氣，不願將身陽世生，書院池塘來殉節，三魂渺渺也歸陰！還有那，安徽巡撫中堂子，奉母家居福大人，萱室高年逾九十，中丞奉養在家庭。這天忽爲聯軍獲，凌虐多端把命傾，巡撫盡忠也盡孝，可憐他，一門骨肉盡飄零！其餘貝子王公等，個個貧窮不克存，財產喪完生計拙，竟把那，朝珠紅頂賣錢文！一枝秃筆難殫述，也不過，大概情形論一論。只有尙書名啓秀，待吾詳細說其人。（白）却說禮部尙書啓秀，當端剛用事時，他卻一意巴結，叫他東他就東，叫他西他就西，不敢道得一個「不」字，一心趨奉拳匪，當作活菩薩一般。不過他這人是貪生怕死，沒有什麼大主意的。及至洋兵進京，訪知他是端剛一黨，頌揚拳匪的人，當時偏偏碰在日本人手裏，就把他拿回軍中，派兵看守。（唱）從前一意奉拳民，那曉於今貽患深，可恨端剛隨駕去，而今罪在一人身。東瀛與我雖同種，也不能，一旦便宜此罪臣，不肯輕輕將彼放，叫他有足也難行。（白）那日本相待啓秀，雖不至於凌虐，然而兵丁看守，

寸步難行，卻也如坐天牢一般，好生難過！（唱）尙書拘禁在軍中，軍令森嚴不放鬆，出入有人拉辮子，不能任彼自西東。夜間睡覺惟蘆席，日食麵包腹不充，差幸未將他虐待，總算得，東邦兵士度寬宏。（白）按下不題。且說啓秀家中，尙有老太太在堂，這日聽得洋人進城，早已是心驚膽破，後來看見啓秀活活的被日本人拉了去，心中一急，當下就昏暈在地。一家大小，見了這個情形，也都慌了，一面叫喚，一面推摩，好不容易牢半天，纔把老太太喚醒轉來。（唱）年老之人血氣衰，情形目覩慘心懷，嬌兒竟被洋人捉，怕的是，一命嗚呼不復回。熱血冲心難自主，心驚肉跳好難捱，多人呼喚方纔醒，加希乎，撒手人間老命摧！（白）等到把老太太喚醒，那啓秀已經是去遠了。叫人趕上打聽，知道未曾殺害，大家把心略寬。究竟老太太是年高之人，禁不得許多驚嚇，雖說兒子未曾殺害，無奈被洋人抓牢不放，終覺放心不下，因此老太太朝夜哭泣，加以年老氣虛，那病自然是日重一日。（唱）病勢懨懨日見沉，更兼那，嬌兒一去不回程。

老人本是風中燭，氣惱於心鬱悶深。時下諸醫都束手，看看一命要歸陰。尙書拘禁毫無曉，母子分離異死生。（白）話說那啓秀拘禁在日本軍中，正在四下暗地托人想法，保他出去，不料一日有人來報，說他母親已死！啓秀當時不免哭了一場。幸虧那時李中堂已經到京講和，與各國公使朝晚相見，他就設法托了人，求了中堂，替他講情，放他回去料理他母親喪事。（唱）中堂見托不推辭，立刻向，日本官員代進詞，道彼慈親剛下世，祇他一子是孤兒，叨情放彼回家轉，料理親喪數日期，我想大邦多仁義，看吾薄面免相羈。（白）日本人道：「今日放了他，但是事完之後，還須回來拘禁。」中堂道：「這個自然！」日本人道：「我看他這人狡猾異常，總有點不能放心，雖然許他回去，我要派兩個人跟好了他，免得私下逃走。」（唱）日人顧慮果精明，須防他，藉此因由逃出京。倘使吞舟魚漏網，鴻飛何處去追尋？因之立喚兩兵士，押解尙書出大營，坵面蓬頭不像樣，階前叢棘好驚心。（白）日本兵官點派兵士兩名，押解啓秀出門，那兩名

兵士，恐怕啓秀私下逃走，遂取粗大麻繩一條，一頭將他攔腰一捆，一頭由兵士拿在手中，他要東跟他東，他要西跟他西，一直跟他到到見了老太太屍首。那啓秀又號啕哭了一場，趕忙製辦衣衾棺槨，將老太太收殮下材，啓秀披麻帶孝，磕頭上祭。無奈他腰裏那條麻繩，日本人總不肯將他解去，甚至吃飯睡覺，大小兩便，那兩人都要拉緊了他，直弄得啓秀寸步難離。看看過了頭七，兩名兵士想要回營繳令，立逼着啓秀一同起身，啓秀無奈，只好隨了他走。（唱）彈指光陰七日過，受人牽制莫如何，相隨兵士同回轉，再到他營受折磨。寧可辱身不肯死，終歸有日見閻羅，這時容我權按住，下回書，要表中堂來議和。

庚子國變彈詞卷二十三

第二十三回

北京城李鴻章議和

鸞儀殿瓦德西見客

(白)話說李中堂自在兩廣總督任上，聽見拳匪鬧事之後，中外失和，他就一意的防守，恐怕自己境內有變。後來朝廷見事情越鬧越大，在廷諸臣，沒有一個可以辦得交涉的，所以又想到他身上。況且他又到過外國，見多識廣，那些外國人，沒有一個不欽敬他，所以朝廷特地下了一道旨意，叫他進京，仍舊還他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好讓他就近辦這交涉事件。那李中堂接了這道旨意，也就不敢耽誤，立刻起身，雖有兩廣士民上稟挽留，說不得「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無論你如何迫切，也只得起身北上。先到上海住了幾天，禁不得要他進京的旨意，

一道一道的催了下來，他只好冒險前進。（唱）赫赫中朝柱石身，一朝冒險北方征，剛剛閏月十八日，船到天津泊水濱。忙即棄舟來就道，乘車竟向北京行，其時正值兵荒後，城郭全非感慨生！（白）當下李中堂到了天津，隨即乘車就道，一路共有單套車四十輛，二把手小車二十輛，然尙不敷分坐，跟去的人，大半徒步相隨。沿途井邑蕭條，人皆閉戶，殘闕敗骨，狼藉盈途，中堂觸景傷懷，嗟歎不已！（唱）一路行來到北京，俄邦有禮派人迎，騎兵左右來相衛，上相威儀服遠人。途遇德兵并不擾，大家各自趕行程，賢良寺裏星軺駐，從今後，華夏咸資柱石臣。（白）到了寺門下車，復由俄兵以鼓樂相迎，極爲恭敬。其時慶親王保駕西去，亦從半路折回，與李中堂同拜全權之命，與各國公使議和，安居邸第。次日，中堂先去見過王爺，并拜會各國使臣，一連兩日，方始拜完。第三日，王爺同了稅務司赫德前來答拜，并照會各國公使，二十七日開議和局。（唱）一紙文移各使臣，講和日子預言明，章程赫德原規定，又稟中堂斟酌行。不亢不卑言

有體，思周慮密望元臣，這其間，德俄兩使天津去，照覆中堂暫緩行。（白）各國公使照會過來，以俄德兩國使臣尚在天津，未曾回京，和局從緩開議，中堂無奈，只得應允。各國使臣當中，以意國的使臣資望較深，所以大眾都推他爲領袖。於二十七日，那意公使親到賢良寺拜會中堂，中堂以禮相接，迎入花廳，序分賓主坐坐，寒暄了幾句話，意公使便帶笑說道：（唱）「今日相逢貴大臣，問君何事可言論，既然一敗來塗地，全在他人手掌心！惟有懷遵各國示，說來凡百總應承。」使臣說罷哈哈笑，李相聞之默不云。（白）中堂以無可與校，只好默然不言，意公使亦不耐久坐，起身辭去。這裏中堂見事多棘手，心內好生躊躇。（唱）要求各款甚紛紜，第一是，索辦幫匪諸大臣，都說中朝太寬縱，仍教伊等得延生，不加懲辦心難服，何以對，已死洋人各鬼魂。更有德邦克公使，與那書記杉山彬，強鄰此恥難前洗，未免中朝看彼輕。和局因茲難啓齒，全權日夜甚焦心。（白）中堂無奈，遂與慶王商量，擬定摺稿請旨，將縱匪王大臣，分別從嚴

治罪，萬不可仍留行在，免得外人嘖有煩言。又言德皇覆書，頗以賜奠已故使臣克林德之事未愜於心，諸王大臣縱匪殃民，禍延鄰國，法應論死，若中朝大皇帝自行懲治，方足以服各國之心。美國外務省來電，亦請嚴治剛董諸罪魁，復言已令使臣康格查明中朝所定治罪之條是否已足，此外幸逃法網者尙有幾員云云。中堂把各話一概臚陳天聽，慶王觀之，亦甚以爲是，（唱）慶王覽稿愜於心，立刻聯銜奏至尊，拜本西安行在去，臚陳各事告當今。摺中首請先回蹕，再請嚴懲王大臣，星夜飛馳無少攔，硃批不久轉京城。（白）且說兩宮自八月初三走入山西省境，恰恰走了半月，方到太原省城，其中一切細情，下文再表。其時兩宮傳旨，暫駐太原，到了閏月初二三，已有一道旨意，將莊慶王載勛，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漪，載瀾，均革去爵職，端郡王載漪，着從寬撤去差使，與協辦大學士剛毅，刑部尙書趙舒翹，一併分別議處，以示懲儆。又有旨，派崑岡奠祭被戕德國使臣克林德。又有旨，派那桐奠祭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後來兩宮於閏八月初八，

由太原起蹕，九月初四行抵西安，到了念二日，接到慶王李鴻章兩人的奏摺，又發下一道上諭，將縱匪王大臣從嚴治罪。（唱）一紙綸音下九京，縱匪獲罪實該應，親王貝勒俱圈禁，其餘的，降調免官各不輕。但是諸臣雖獲譴，那兩宮，却還未肯返京城，因之使相焦勞甚，又繕封章諫至尊。（白）這一本上去，兩宮總有回鑾之意。其時俄德兩公使業已相繼回京，各國擬定辦法五條，由英公使約兩全權到他署內商量。第一條，懲治庇匪元凶；第二條，是償還兵費；第三條，是賠被毀之產，卹被害之人；第四條，是中國財賦，歸各國公同掌管；第五條，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須選明於交涉者，人數不可太多。李中堂當下便問他，兵費約須若干，答稱約在三十萬萬之譜。中堂道：「中國一時那裏能籌這許多？」英公使道：「若由各國掌管財賦，自然可以籌到。」中堂道：「如此說來，中國沒有自主之權了！」英公使道：「事到此間，還望自主麼？」中堂聽了這話，也就不說下去了。（唱）中堂聽了好難平，事到其間無可云，況且他邦多鑿柄，慶王

也自好耽心。皓然鬚髮如銀白，五內煎熬似火焚，虧得中堂多周到，虛心折節禮頻頻。（白）中堂忽想到聯軍統帥瓦德西，既亦在京，自應往拜，以盡主誼，且以和局開議在即，亦須稍通款曲，遂即照會瓦統帥，訂期九月二十四日，會同慶王前往拜謁。（唱）相見聊通中外情，這番拜謁實該應，訂期念四先知會，想見中堂禮意勤。白日如馳容易過，這天上午出轅門，慶王也是殷勤甚，帶了參隨繙譯們。先後同將統帥謁，却還是，中堂大駕首先臨。（白）却說那聯軍統帥瓦德西，自到京以來，知道兩宮出狩，宮門之內，遍處駐紮洋兵，代爲看守，他自己却住的是鸞儀殿。那鸞儀殿是聖母皇太后常常駕臨之所，瓦德西是個外國人不去管他，這李傅相雖是個全權大臣，四朝元老，究竟是大清朝的臣子，他如何擅登此殿？因此到了宮門，知道瓦統帥要他在這殿上相會，他便停步不行，叫人回覆道瓦統帥說道：（唱）「多蒙接見感深情，無奈是，宮禁森嚴不敢行。聖母昔年常駐此，微臣怎敢摳衣登？天顏咫尺關名分，隕越之愆常在心。因此門前聊駐

足，伏祈統帥鑒微忱。——（白）當時瓦德西手下之人，把中堂這話傳了進去，瓦德西一想不錯，足見他是個懂道理的人，在此見他，終覺得有點不便，隨命移在外頭別個房間裏，與他相會。（唱）自來忠信可通行，外國之人意也欽，况是多謀瓦統帥，肯將話柄惹人聞？因之易地來相見，請進中朝柱石臣，見面之時先握手，寒暄照例敘繁文。議和就此臻安妥，旋轉乾坤第一勳，寫到此間仍結束，下回書內再詳明。

庚子國變彈詞卷二十四

第二十四回

議和局主賓接洽

涉遠道宵旰憂勤

（唱）主賓相見接前文，年老中堂禮意殷，先問瓦君康健否，次言一別已多春。瓦君一一來回答，并道頻年渴慕誠，何幸今朝重得見，惜乎此到爲交兵。遠游且喜增知識，說甚麼，七十光陰少二齡。李相聞言重太息，如公志氣使人欽，華民一向耽安樂，錮習難除感不禁。還有一端須請教，歐洲富國有何能？瓦君見問開言說，「先哲之言切記心。憶昔英人章禮遜，著書曾贊我公勳，國民開化中堂任，有造皇家德更深。」傅相又言民識淺，火車電線且難行。瓦君答說皆如此，我國當初同此情，以後漸知其利益，果然非此不能行。（白）說到此處，李

中堂心下一想，彼此談論漸漸投機，吾便將議和之事，慢慢地打動於他，看是如何。（唱）眉頭一皺計生心，話到投機定可行。便說從今獨忿忿，華洋和局賴公成。那時鐵路當先造，取法西邦輔大清。瓦帥聞言心悅甚，便說道，將來借款我担承。（白）當下兩人說到投機，不知不覺，又談了好半天的話，有人報慶王已到，中堂趕忙起身，出外迎他進來，先與統帥寒暄了一番，然後談到奏請兩宮回京之事。（唱）座中瓦帥把言論，「兩聖回鑾當早行，駐蹕西安多不便，華洋失望不安寧。鑾輿倘若能回轉，和局無難刻日成，中外自來多輯睦，我豈肯，多方需索貴君臣。」（白）慶王道：「吾亦甚望皇上早日東歸，惟刻下難於布置，請貴統帥轉請各公使，早將和議條款議定。」瓦帥道：「大約數日之內，即可照辦。」（唱）主賓酬對語無停，和局機關屬瓦君，幸喜全權多德望，隨機應變順人心。瓦君一力來担代，決不使，彼此重生隔閡形。中外一家多輯睦，中華從此慶昇平。全權見說稱多謝，立起身來向外行，瓦帥殷勤來致送，暇時再會細叮

嘆。(白)慶王李中堂見過瓦德西之後，知道各國并無過於需索中國之意，以後辦事可望順手，於是心胸爲之一寬，當將詳細情形，寫了一本，奏上西安行在。

(唱)北京和局有端倪，只要搓磨捱日期，此是全權分內職，書中難載許多辭。

如今要接念回事，重把那，駕到山西題一題，不是做書人累贅，西征辛苦要人知。(白)却說自從八月初三日，兩宮鑾輿入了山西天鎮縣境，這裏縣令是個旗人，名字叫做額令騰額，他因先期知道奉天金蓋失守，恐怕洋兵殺到他這裏來，

早已一條麻繩尋了個自盡，也算得個盡忠報國了，故此這裏毫無預備。(唱)一死

聊明報國心，鑾輿入境杳無人，這天尖站枳兒嶺，預備毫無苦十分。幸喜撫臣先

得信，趕來接駕見明君。爲知二聖未曾食，便把那，廚子傳呼備點心。僻陋鄉村

無物買，荷包雞蛋略沾唇。一朝易過天將晚，早已是，紅日西沉宿店臨，典史衙

門供給好，一宵權過又前行。(白)次日八月初四日，行六十里，駐聚樂堡，係陽

高縣界。初五日，行六十里，到大同府城，在鎮台衙門駐蹕四日，供張稍覺周

備。初十日起變行九十里，駐懷仁縣。十一日，行一百里，駐山陰縣之岱岳鎮，這裏行宮甚是湫溢。十二日，行八十五里，駐岱州之廣武鎮。十三日，行七十五里，駐陽明堡，這個地方，亦是代州該管。這天變輿過雁門關，奉慈聖懿旨，命停輜到關上遊覽一回，再行前進。（唱）雄鎮從來說雁門，嚴關屹立抵長城，地當三晉占形勝，險要金湯固十分。多少英雄留古蹟，萬方多難此登臨，慈輿到此心頻動，悵望西風淚滿巾！（白）當下老佛爺下得輜來，步行一回，山西巡撫岑中丞早已得信，亦特地下馬，前來伺候，相隨步行了一段路。岑巡撫知道慈懷傷感，隨在路旁折到黃花一把，跪下呈上。老佛爺看見，甚是喜歡，連忙接了過來，在手中把玩一番。（唱）黃花一握手中擎，慈聖觀之喜悅心，深贊中丞隨扈苦，乃心君國見忠忱。乳茶一碗來頒賞，謝賜中丞把禮行。老佛爺，把玩一番重上輜，諸官上馬緊隨跟。（白）一路無話，到了次日，又行八十里，駐原平鎮，行宮係借民房。知縣王大令失於覺察，內有舊存空棺數具，經岑中丞查出，馳馬回

奏，幸虧慈聖天恩高厚，并不加罪，謂可移則移，如不在緊要地方，不移亦可。駕未到時。郎中俞啓元已督率兵丁全數移出，直把那王知縣活活的嚇死，嗣後探聽得老佛爺並不加罪，方纔把心放下。（唱）大度寬宏覆載仁，并無罪譴到微臣，少遲聖駕都來到，縣令迎鑾不細論。安宿一宵容易過，中秋佳節正良辰，百官照例應朝賀，慈諭傳宣不舉行，依舊登程將路趕，登山涉水受勞辛。（白）這天又走了八十里，到忻州，駐蹕陽曲縣之黃土寨。次日十七，相離太原府城，祇有六十里地了。（唱）跋涉長途受苦辛，算來一月已將臨，看看來在太原府，思到其間暫息身。過了仲秋剛兩日，這天起早又登程，行來不覺申牌後，徒然見，鹵簿森嚴夾道迎。省內百官齊接駕，左文右武兩邊分，耆民也在道旁跪，就日同輸葵養忱。聖母轎中頻墮淚，後隨聖主皺眉顰，若非拳黨來滋事，怎得今朝此地臨？幸喜尙留乾淨上土，叫吾母子暫安身，不知不覺行來快，後擁前呼已入城。（白）兩宮入得城來，行宮就是巡撫衙門，一切陳設儀物，尙是乾隆爺手裏幸五

台山時的舊物，燦然如新，無物不備。老佛爺看見，又是喜歡，又是悲歎，就命在此駐下再講。（唱）太原駐蹕倏兼旬，聊息征途苦與辛，悵望神州烽火急，未知何日慶昇平。百官隨扈權安頓，說不盡，困苦艱難亂後形。按下諸人都不表，如今單說鹿傳霖。（白）却說那鹿傳霖。本在江蘇巡撫任上，因見東南各省督撫與各國立了互保條約，心中好生不悅，隨即拜本進京，情願率師北上勤王。朝廷准了他奏，他就交卸進京。（唱）頑固黨中舊有名，這人那可做疆臣？一心迎合諸權貴，不說拳匪是壞人。附和端剛攻外國，私心盼望建奇勳。那知走到畿疆內，纔曉得，蓋世功名不易成！前敵頗聞多敗仗，喪師競罵李秉衡！洋兵洋將多利害，圍困京城險十分。他到其間無可奈，只索得，暫時駐下看情形。（白）鹿傳霖此時進退兩難，不得已乃紮營定興，以觀動靜，其時他手下所部之兵，亦已逃走大半，只賸得數百人了。（唱）營寨權時紮定興，全營五百有餘人，此間本是家鄉地，且在家中駐幾旬。聽說兩宮俱出狩，料知不日北方臨，那時道左來迎

駕，也顯得，爲國區區一片心。（白）過了幾天，果然洋兵攻破京師，兩宮西幸，鹿傳霖隨即趕上接駕，兩宮召見之下，甚是喜歡，着實的慰勞他一番，隨命扈駕西去。又過得兩天，湖南藩司錫良亦到，老佛爺更加喜歡，一到太原，就放錫良爲山西巡撫，是時剛毅已死，乃命鹿傳霖入值軍機。（唱）九重天上降溫綸，竟把樞機託此人，這日行宮來召見，便把那，安邦大計告君聽。他言日下敵氛惡，保定情形險十分，聽說分兵將西犯，此間何可久安身？伏惟聖母安排好，莫到臨時悔在心！只有長安形勝地，建都非止一朝君，當關自古稱無敵，要過重城萬不能！伏望兩宮依此奏，擇期擺駕就遊行。（白）他的意思，以爲北京現被洋人佔據，斷斷回去不得，只有西安離海還遠，任你洋兵本事怎麼大，火輪船總走不進來，所以這個地方竟是進退戰守，無不皆宜。老佛爺聽了這話，認他是實心謀國，所以不加查察，便下詔定於閏八月初八啓鑾，西幸長安。（唱）閏月初旬要啓鑾，慈輿一直上長安，秦中自古稱形勝，料得洋兵到此難。何事尙書獻計

策，兩宮跋涉嘆多艱，事關定數無須說，且把那，自到山西事一言。（白）却說兩宮自到山西，大大小小，亦不過幾十道上諭，待在下慢慢的敬述一番，等列位看官後來也有個查考。（唱）便宜會許李全權，江鄂商同特命宣。行在需人相佐理，也曾有詔促諸官。慶王奉旨回京去，再造江山是此番。迭諭封疆各督撫，境中民教務相安。只其間，浙江奏報衢州亂，無識愚民殺縣官。更有票匪謀不軌，長江一帶禍牽連。包封電奏通行在，二聖聞之意更煩。切諭羣臣除積習，并聞有詔是求賢。西來綸綽天下，緊要事情述一番。（白）此外尚有賜卹崇綺李秉衡一班殉難諸臣，以及賜祭克林德杉山彬幾道諭旨，其他陟黜賞罰，照例之事，一時亦記不清楚，不過略述一番，以見兩宮蒙塵在外，尙復宵旰焦勞若此，叫天下臣民知道罷了。（唱）非常大變是蒙塵，安不忘危古訓明，幸喜兩宮多聖德，卒能撥亂正乾坤。長安西去還多事，時局變遷駭聽聞，寫到此間暫結束，下回書內再言論。

庚子國變彈詞卷二十五

第二十五回

過華山聖母拈香

進潼關尙書看地

（白）却說兩宮果於閏月初八日起變西幸，一路早行夜宿，不必細述，幸喜逢州遇縣，地方官供應周到，因此聖心略安，在路上恰恰有半個多月，直到二十六日那一天，方纔進得關中。（唱）一路行來半月多，關中形勝勢嵯峨，這天先把黃流渡，日麗風和水不波。御用龍舟盤錦繡，百神呵護過洪河，天顏有喜心舒暢，百面銀牌賞賜多。（白）過得河來，又行了一程，隨即駐蹕，那曉得關中苦旱頻年，赤地千里，說也湊巧，偏偏兩宮駐駕的那一天，就下了一夜的雨，地方官奏報得雨三寸有奇，萬姓歡呼，聲聞四野，兩宮心上也自歡喜，想要駕登華

山，親往拈香，以答神貺。（唱）赫赫華山西嶽尊，衆山拱衛著神靈，當年虞帝會親狩，聖祖從前也幸臨。古帝先王同一轍，於今聖主又來巡，遙遙相隔數千載，石碣豐碑跡可尋。連夜慈聖傳旨出，陝州刺史見當今。（白）當下召見陝州刺史黃璫，垂問華山情形，何處可以拈香！黃刺史跪奏山路險峻，現在派兵一營修路，尙未修好。太后又問駐駕一日可能完工，黃刺史奏稱請慈駕到華陰住蹕一天，卽由彼處登山。太后尙未降諭，忽傳有電報到來，北方軍情緊急。（唱）北京電報鬧紛紛，聽說軍情緊十分，聖母觀之眉緊蹙，便說道，華山無興去登臨，來朝嶽廟把香進，聊展爲民一片心。刺史下朝忙預備，詰朝慈駕謁神靈。（白）卽在華嶽廟拈香，灑靈殿行六叩禮，又到聖祖龍牌前行九叩禮。老佛爺叩頭起來，不禁淚下沾衿。又要登萬壽樓，這樓梯有三丈多高，王大臣等再三請乘輿，不允，由內侍左右扶掖，曲折而登，及到了第一層，老佛爺率同皇上，后妃，大阿哥，王大臣等憑眺良久。（唱）秦中風景最傷心，對此茫茫百感生，千里旱荒

皆赤地，蒼天何事苦斯民？齊州九點空翹首，北望神京烽火驚，俯察仰觀多感慨，不由慈母淚沾襟，（白）當下瞻眺一回，老佛爺更上一層，岑中丞等都在樓門跪下接駕。老佛爺隨在手巾包內，取出人參糖好幾枝，每人賞了一枝。大家都叩頭謝賞，擎在手中。（唱）大家一體盡沾恩，賞賜何分大小臣？聖母登樓憑眺覽，下樓回蹕已黃昏。百官伺候行宮去，一夜無言又到明。堪喜陝州黃刺史，敬將土物獻宮門。（白）次日黃刺史又進上去螃蟹，蝦仁，雞蛋，鼻烟等物，都蒙賞收，不在話下。（唱）一霎光陰去不停，看看九月已初旬，這天正是初三日，明日就將到省城。大小百官齊伺候，次天一早駕先行，午牌剛過未牌到，已進西安長樂門。黃土舖街御道靜，居民夾道盡歡迎，懸燈結彩昇平象，就日瞻雲草野心。奉諭從人毋趕逐，更將銀兩賞他們，歡呼一片雷聲動，一路鑾輿緩緩行。北院行宮來駐蹕，從茲聖體獲安寧。（白）兩宮未到行在之前，老佛爺先向王中堂說道：「我要看看百姓到底是怎樣苦法，所以慈駕到了鄉間，就叫捲起簾子，准

百姓們觀看。有些種田的遠的站着瞧，老佛爺也并不加罪，皇上看見鄉民這種樣子，甚覺稀罕。老佛爺同皇上說道：「咱們那裏會知道百姓苦到這步田地！」所以一到行在，就命陝西巡撫岑中丞，趕緊設法賑濟。（唱）聖母心如天地心，乾坤雨露天生成，首將賑濟蘇民困，情願宮中受苦辛。大布爲衣無緣飾，并將御膳減腥葷，諸臣仰體慈躬儉，一改從前奢侈形。（白）却說兩宮到了行在，軍機大臣派的是榮王二相，及鹿尙書三個人。刑部尙書趙舒翹雖已獲譴，奉旨交部議處，其時仍一同隨扈到陝。他本來是陝西人氏，這番跟了兩宮來在西安，已經到了自己老家，他却私心甚喜，連日訪朋友，看親戚，却比別人來的忙碌。（唱）交部雖然議罪名，他知道，朝廷不過騙洋人，列邦耳目聊搪塞，決不至，一旦要他性命傾。况且素來蒙慈眷，因之心內獨安甯，回家遍拜親和友，請酒浣塵鬧不清。（白）那趙尙書吃過幾天酒，究因身體勞乏，後來請的也都辭謝不往。有時到了親友家內，聽見書房內有孩童讀書，他必定要踱進去看看。同那些做先生的

人說，現在被鬼子鬧的沒有了科場，但是八股是代聖賢立言，又是我們進身之階，斷斷不可小看他。第一以清真雅正爲主，讀書的人念過了五經，只要把一部仁在堂從頭到尾細細揣摩，便將來中舉人點翰林通通在內。說完之後，又替學生背上幾張書，有背的好的，他還要把他十個銅錢，叫他買糖吃，以獎勵他。天天東奔西走，都是幹的這些營生，他却樂此不疲，反覺津津有味。（唱）尙書自詡讀書人，八股文章學問深，私淑潤生路夫子，叫人此道要專精。有時還到城隍廟，聖諭宣來與衆聽，做盡當場諸醜態，姑書一二使人聞。（白）却說那趙舒翹，他除掉八股之外，還有一件本事，是專門會看風水。他自從上京趕考，中舉人，點翰林，以至做到這麼大的官，到一處，看一處，一定認准了方向，方纔鋪床，卻也無往不利，所以他越發相信，甚至上毛廁也要看看風水了。（唱）風水從來最究心，平時舉動不胡行，出恭也要看方向，剛復性情到處聞。此日隨轡行在到，將他交部謝洋人，他心不免懷疑甚，何處沖來惡煞星？（白）他自從奉了

交部議處的旨意，心內一直懷疑，一路自怨自艾，總說是倉卒出京，未曾檢得日期，以致沖犯了惡星宿，所以諸多不利。（唱）深悔當初早出京，不看日子就登程，因之觸犯壞星宿，叫我憑空得罪名。自古道，寧可濕衣休亂步，在京未必命難存，而今雖悔都無益，我只有，補救將來遇福星，（白）他想到了陝西，便是他老家了，現在補救匪遲，好好的自己找一塊墳地，將來葬了下去，自己雖沾不着什麼好處，也可蔭到兒孫。（唱）不及己身及子孫，全憑陰地獲休徵。自從進了潼關後，一路留心到省城。涉水登山皆眺覽，逢州遇縣必親行。幸而閒暇無多事，要把良田着意尋。講究來龍並去脈，沙田宜遠水宜深。因之哄動諸無賴，鎮日鄉村屁後跟。（白）那趙尙書找我去來，忽然找到一塊地方，他自己看了又看，覆了又覆，說是將來葬了下去，一定封妻蔭子，享不盡的好處，眼前的交部處分，或者就蒙開復也未可知。（唱）自恃慈宮寵眷深，知臣不敢有他心，雖然有旨加嚴譴，料必是，搪塞他們外國人。指望我身安與富，這會全仗地之靈。

虧他一片癡頑念，那知道，後日依然一命傾？堪笑大臣無見識，朝廷因此讓他人。須知不是閑文字，聊寫癡頑警彼昏。掩卷猶餘長太息，下回書內續奇聞。

庚子國變彈詞卷二十六

第二十六回

西狩君臣勞心宵旰

南來士庶滿目瘡痍

（白）話說兩宮到了西安行在，布置倒也楚楚。先是老佛爺本有個胃氣痛的毛病，時常要犯，更加離了北京，不服水土，一路辛苦，國事勞心，現在竟是夜不能睡。有時想到亂離的苦處，不覺放聲痛哭，一夜到明，常叫幾個小太監伺候捶背。（唱）可歎亂離未慣經，因之慈體欠康寧，况兼舊恙時時犯，痛澈心肝睡不成。日夜侍臣來搥背，不思茶飯苦呻吟。有時想到江山事，止不住，百轉愁腸兩淚傾。三次垂簾輔幼主，頻年宵旰費憂勤，那知事誤庸臣手，直把拳匪當作神。因此列邦來啓蒙，教吾母子不安寧，一朝兵到京城破，倉卒西來把命存！雖

說是，已派全權賢相國，未知和局可能成，目前母子雖無恙，愁的是，敵國將吾宗社驚。漫說衣冠淪塗炭，思吾赤子也焦心，瘡痍滿目兵荒後，產業全拋命半傾。更值秦中天苦旱，頻年粒米未收成。派官賑濟諒難遍，也不過，聊盡憂民一片心。羅列心中多少事，如何一夜得眠成，長宵無睡黎明起，但聽從官報事情。

（白）一天到夜，總有幾十起電奏到來，聽說和局有了把握，回鑾有了指望，老佛爺自然稍覺寬心，及至聽到外國人如何需索，如何苛求，則又不免痛哭流淚，眠食不安。（唱）侍臣見此盡焦心，奏上當今一至尊，仁孝爲心真聖主，聞之立刻到宮門。太醫診病忙宣召，侍膳問安不稍停，夜不解衣勤侍奉，願求聖母早安寧。（白）却說西安城內，本有兩座戲園，自從聖駕來巡，因此大加修理，百官無事，亦祇有常到戲園走走，以消磨歲月。後來被一班老公知道了，亦就常在老佛爺前提起，請老佛爺瞧瞧戲，散散心。老佛爺道：「現在是什麼時候，還有心取樂麼？」（唱）深宮無計解憂心，急殺中涓左右人，想到北京無事日，慈宮常把

戲來聽。因知絲竹能陶寫，姑把笙歌奏太平，無奈慈懷多拂鬱，連連揮手不應承。（白）老佛爺道：「你們去聽罷，我那裏有這心腸，還去聽戲？」因此皇上同大阿哥到了西安幾個月，實實在在也沒有聽過一天，那些新聞紙上說的都是靠不住的。（唱）漫表行宮兩至尊，且言隨扈許多臣。軍機兩位當朝相，還有尙書鹿大人，此外諸臣都碌碌，因之不必敘他名，况兼辦事無人手，有詔嚴催到北涼。（白）按下不表。且說軍機處，仍是榮中堂一人問事，王中堂只因年老，無甚可否，鹿尙書則附和榮相。有天三個一同上朝：（唱）細表樞垣三大臣，同時進內謁明君，三人依次連翩入，前有黃門引路行。王相在前榮相後，尙書又在後頭跟。一個是，蒼蒼白髮容顏老，兩耳全聾聽不清；一個是，嘴有鬚鬚黃白臉，縱然足疾頗能行；一個是，生來面目多浮腫，歪頸搖頭似欠神。同到御前把本奏，兩人閉口一人云，其中只有榮賢相，奏對君前口齒清。奏罷依然同退出，鹿尙書，諸凡請教到榮門，讓能要算王慶石，諸事謙謙不預聞。（白）所以王中堂

到西安數月，倒博得一個「太平宰相」之稱，鹿尙書肝氣太甚，於兩江頗多挑剔，榮中堂常常勸他凡事外面圓融，使人不測，他始終亦不能聽。（唱）按下樞臣且漫論，如今要說內官們。李家總管承恩久，兩字蓮英是彼名，外貌謙恭卑自牧，慈宮贊彼有忠心。自從變駕西巡後，一直相隨受苦辛，到了西安仍舊職，宮圍服侍最殷勤。因之愈荷慈宮眷，常贊他，辦事從來多稱心。另有一人初得寵，黑辛面貌黑無倫，貪婪跋扈多驕縱，却不及，小李謙和得衆心。兩個威權都利害，第三要算姓孫人，作威作福無人管，磨逼煞，各省差來解貢人。（白）李蓮英倒底是久經閱歷過的人，所以見了人還有他那一副小心樣兒，所以大家都不十分恨他，黑辛有時同了大阿哥出去玩耍玩耍，已比李蓮英差得許多，到了姓孫的，越發沒有樣子了。（唱）自從變略幸長安，忙壞了，各省封疆大小官，督撫都將方物貢，虔修一本請龍安。差官解上陝西省，投到宮門要搶先。太監門包不得少，一個個，如同餓虎視眈眈。如其銀子能多送，他便欣然有笑顏，倘若門包

講不妥，諸般挑剔不能寬。(白)各省解來的貢物，都是這幾個太監監收，有天
湖北解到內務府的餉銀，由孫太監督同監平，憎嫌平色短少，嘴裏不住的嘸哩咕
嚕的說閑話。解餉委員道：「這是湖北關道平足對寶，每錠五十兩，是不會短少
的。」孫太監道：「你解過幾回餉！你知道解餉的規矩麼？」委員又道：「海關
道的平色，是決計沒有短的。」孫太監道：「據你說來，老佛爺的平倒是假的
了。」一面說，一面就舉起腳來要踢。(唱)中官恃寵亂胡行，藐視官員要打
人，闖寺弄權自古有，這般舉動駭人聞。我朝約束由來緊，他竟敢，胡作胡爲累
聖名。可歎委員官職小，懾他威勢噤無聲。(白)還虧得內務府大臣懂得道理，
連忙把委員拉開，說：「你奔了多少路來到此地，我總不叫你吃虧的。但是他們
跟了老佛爺辛辛苦苦，到了此地，也沒有甚麼進項，你總要體諒體諒他們方好。
」此如一說委員心上明白了，連忙回去，送了這太監幾百兩銀子，方纔大家無
話。(唱)西狩君臣且漫論，如今再說北京城，自從城破洋兵入，慘毒情形不忍

云。老弱牽連填溝壑，其餘丁壯盡逃生，可憐遍地都無告，中澤哀鴻不忍聞！

（白）列位看官！可曉得當日北京城被洋兵攻破，兩宮西狩之後，那些流寓官紳，無故遭此大劫，一個個家破人亡，就是有幾個死裏逃生，一來是骨肉分離，二來是衣食缺乏，欲留不得，欲去不能，久而久之，亦同是一死。況且外有洋兵之強暴，內有土匪之劫掠，荊天棘地，寸步難行。逃走的音信全無，自盡的死亡相繼，還有一班失業小民，婦女老少，流離失所，待哺嗷嗷，觸目驚心，可勝浩歎！（唱）可恨蒼天太不仁，無端召亂禍蒼生，衣冠塗炭悲浩劫，無室無家害煞人，衣褐不完傷臉面，秋風一起冷難禁，農田不種秋無獲，載道飢民更慘心！

（白）自古道，天道循環，剝極必復，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況此徧地災黎，道殣相望，仁人君子見了，那有不生惻隱之心的？當下幸虧得江浙兩省，有幾位好善官紳，先起了一個救急善會，這會中幾個爲首的，一個是現做商約大臣的盛宣懷，是常州人氏，一個是郎中後來陞京堂的龐元濟，是浙湖人氏，一個歷

來辦賑最有名的大善士施善昌的兒子施則敬，彼時也有個五馬前程，其時還有幾個人，一同辦這善舉，是在下一時記不清楚，並不是有意將他遺漏，湮沒他的功德。當下這幾位善士，就湊了好幾萬銀子，專救那北方被難之人。（唱）自古當仁不讓人，眼前功德頌同聲，災民何止河沙數，善士於今費苦心。南北兩途分水陸，救人救澈志虔誠，捐來不少銀和米，解上京津救難民。（白）誰知當下更觸動了一位善士，你道這人是誰？待在下慢慢的表他出來。（唱）萬目時艱惻隱生，這人姓陸浙江人，樹藩兩字爲官印，乙榜騰聲宴鹿鳴。分部郎中官五品，承歡家內侍高庭，書香世澤多行善，他偏思，隻手來將大廈擎。（白）當下這陸部郎，想到京津浩劫，遍地災民，一個救急會如何能救得許多，立刻稟明堂上，從家裏提出幾萬銀子，外邊親友又募了許多，就在上海另外設了一個救濟善會，從招商局借了一條愛仁輪船，託人向各國領事打了照會，把這隻船逕放天津。那陸部郎又親自進京，等到回來，這船上男女老小，活人死人，却救出來不少。

(唱) 輪船一直放天津，救出了，多少京津被難人，同到南方安樂土，却可憐，鳩形鵠面不成人！有的是，銀錢用盡盤川斷；有的是，骨肉分離剩一身；露宿風餐誰照管，拖兒帶女告無門！於今同把家鄉轉，功德恆河數不清！一一將他來表白，要人知，從來行善姓名馨。這回暫結下回續，再演風光綺賦文。

庚子國變彈詞卷二十七

第二十七回

紅粉嬌娃畫蘭助義

白頭供奉浮梗傷心

(白)却說自從陸部郎創辦救濟善會之後，一時私人捐助雖已幾萬兩銀子，究屬有限，不免要向外面捐募，當時許多仁人君子，惻隱爲懷，絡絡續續，亦經捐了不少，禁不得災區太廣，博濟爲難，陸部郎沿門托鉢，也算費盡心機。後來上海有幾片戲館的老板，大家齊心爲善，把有名的角色會齊了，唱了幾天，湊得兩三千塊洋錢，也都捐在這個會內。還有上海有名的幾個妓女，雖然落在門戶人家，却也秉性仁慈，有的是典質釵鑽，有的是抄到客人幾十塊錢，也都情願捐在會內，以便救濟那北方被難之人。(唱)爲善全憑一念誠，其人貴賤不須分，秦樓

楚館都行善，菊部梨園大有人。義舉仁聲充海內，金錢解救北方人，宜乎南省無災難，善氣彌綸享太平。（白）當下戲館捐錢的京班，是天仙丹桂春仙桂仙四家，鬚兒戲是羣仙壽仙等幾家，北里中捐錢的，有謝桂香林寶珠金湘娥林珊寶等，一共總也有好幾個人。（唱）漫言仗義衆釵裙，觸動當中一個人，一例沉淪在樂籍，天香閣主舊聞名。這人本是姑蘇籍，來在上海已六春，一向秉心多爽直，濟危扶困又憐貧。也曾創建羣芳塚，普度青樓無主魂，藉籍芳名傳海外，從來舉動不由人（白）你道這人是誰？就是那姑蘇妓女金小寶，是年芳春二十一歲，色藝交稱，纏頭廣積，只因他生性好善，亦就隨手輒盡。但他自小好弄弄筆墨，學畫幾筆蘭花，亦還下得去。戊戌冬天，姊妹行中大家公買一塊公地，造一個羣芳義塚，以便那青樓姊妹，死了無人收主的，就送到這裏掩埋。小寶一個人就捐了好幾百兩銀子，把地買成，後來怕還不敷，又發願畫扇子三百把，每把三個洋錢。那些王孫公子，墨客詞人，一個個都爭着來買。（唱）露葉風枝自不

羣，嬌娃翰墨允流芬，橫波妙筆傳千載，從此吳門有繼人。公子王孫爭購取，潤資誰肯吝毫分？春申江上都傳遍，忙煞金閨捉筆人。特爲泉臺諸姊妹，埋香有地發仁心，金錢收得無其數，捐買芳田費義聲。（白）當時這上海地方，因此沒有一個不知道金小寶三個字的，後來愈傳愈遠，連到東洋西洋各國，無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外國報紙上也都刻着他的照像，做妓女的人能穀如此，也總算難得的了。到了此時，陸部辦這救濟善會，不知道怎樣被他知道了，他就立刻當了一付釵鑽，捐上一百塊洋錢，又發願再畫扇子二百把，收來筆資，亦都捐入會內。（唱）漫表嬌娃發善心，再從菊部記新聞。自從京邸遭心變，變略旌旗西入秦。南內無人長寂寂，梨園子弟歎飄零，白頭供奉閑無事，無復霓裳奏太平。（白）從前承平日久，海宇無塵，又因老佛爺三番聽政，春秋已高，日理萬幾，宵旰無間，當今以孝治天下，跪求老佛爺，總要顧養精神，不宜過於勞苦。因爲老佛爺喜歡聽戲，故爾常常把京裏有名的角兒，如孫菊仙小叫天等，傳進大內當差，替

老佛爺消煩解悶。(唱)幸逢海宇靜無塵，且把笙歌樂太平，上天霓裳羽衣曲，人間那得幾回聞？因之深荷璇宮寵，賞賜金銀記不清，年老伶官都得意，光陰一霎已多春。(白)且說當時當差之人，老生中孫菊仙小叫天之外，還有李順亭一名，武生有張長保王福壽等兩名，正且有陳石頭孫怡雲等兩名，淨面有劉永春一名，架子花臉有李湧泉李連仲李七等三名，文武花旦有余玉琴十三且想九霄朱四等四名，小生有鮑福山王桂官等二名，秦聲小生有馬全祿一名，小丑有羅百歲劉七二名，另有劬斗二十餘名，場面二十餘名，一時也記不全了。(唱)內廷供奉盡名伶，同荷皇家雨露恩，南府年年支廩食，再加二兩雪花銀。每逢朔望沿常例，萬壽千秋另沛恩，天上上恩榮說不盡，受恩愧煞作官人。(白)從前還有大花面小穆，武旦李燕雲，均前後病故，到了庚子四五月，老生龍長勝，青衫時小福，亦均因病身亡。其時皇朝以拳匪事起，自從四月半後，已經不傳當差。到了是年冬間，又死了一個武老生楊隆壽，這都不在話下。且說那承平之時：(唱)

笙歌天半遏行雲，三疊霓裳奏太平，更有深宮諸內侍，人人學戲娛君聽。區分內學兼外學，南府堂官位獨尊，編習戲文多祕本，每從夜半出城闔。（白）到得後來，深宮萬幾之暇，惟以聽戲爲樂，常常唱到三更半夜，纔放這些人出來。皇上最不喜的是梆子腔，說他是亡國之音，所以有時叫這班唱戲的人抄本進呈御覽，獨獨不要秦聲。（唱）不喜西秦靡靡音，道他亡國恨難平，宮中竟罷伊涼曲，那曉得各國兵來迫幸秦，凡事預先皆有兆，不由人主半毫分。待吾一一來編出，可見先機早已萌。（白）自來宮中演戲，獨獨不唱楊家將一齣，記得咸豐爺手內演過一次，不上半年，洋人入京，咸豐爺就駕幸熱河。到了今上手裏，偏偏亦歡喜唱這一齣，大衆諫求不准，只得遵旨演唱。誰知未及一年：（唱）其時庚子正月初春，作亂團民已有聞，延蔓山東與直隸，殺人放火患滋生。國家無意來勦辦，一半是，頑固諸臣蒙蔽深。到得清和四月內，甘泉警報夜頻仍，深宮無復霓裳奏，南內蕭條不見人！轉瞬光陰剛百日，陡然間，漁陽鼙鼓動京城。（白）其時各伶家

業早於四五月間，搶的搶了，燒內燒了，都毀在團匪之手。到了七月十九，洋兵進城，兩宮倉皇西狩，這些受過恩典的人，也有逃在鄉間的，也有藏在家內的，却沒一個趕上送駕。（唱）漫說平時荷聖恩，而今四放避刀兵，况兼未識變興出，內外從來隔絕深。無計攀援空依戀，伶官也抱愛君心，曩時子弟都星散，四地飄雲感不勝！（白）就是京師表面，從前太名之時，也有好幾家戲館，自從拳匪鬧事，亦都付之咸陽一炬！（唱）歌臺要向劫灰尋，因此上，盛世笙歌無復聞。不但內廷長寂寂，就是那，人間無地可存身。有的是，一家星散難完聚，有的是，產業全荒命苟存。聽到彈詞歌一曲，龜年身世歎重經！（白）這年冬天，京城裏面已經存身不住，第一個，萬壽燈先趁了輪船來到上海，就搭了丹桂，到了第二年，又有劉永春孫菊仙余莊兒小叫天孫怡雲等幾個人，還有一班有名的，甚麼朱索雲，金秀山德珺如連小叫天拉胡琴的梅胖，打鼓的李五，一個個都跑了出來，有搭天仙的，有搭桂仙的，有搭春仙的，到了今年，還有李連仲爺兒兩個來搭在

新開三慶，牌子上都寫着是「內廷供奉客串名角，」幾個大字，好不威武。說也奇怪，不上一年，把上海的人耳朵也聽高了，眼睛也看尖了，如果沒有這幾個人上檯，也就沒有人看了。（唱）向在京師負盛名，况兼供奉沐殊恩，自然非比凡庸輩，引得人人都要聽。一霎光陰剛二載，兩宮返蹕慶昇平，其間陸續回京去，留幾個，流落江南暫寄身？梗泛蓬飄零落甚，不思歸去沐殊恩。編成一卷添傷感，待下回，再說其中一段因。

庚子國變詞卷二十八

第二十八回

伏冥誅剛子良歸陰

懲首惡莊親王賜死

（白）却說剛毅自從跟了兩宮出京，一路冒暑長征，露宿風餐，說不盡辛苦，聽聽京城裏面都被洋兵佔據，他的產業盡入外人之手，他本來是以清廉自命的，雖然得了這個風聲，外面却不好露出半點，因此心上煩惱，不免一天天的清瘦下來。況且此時兩宮亦漸漸的知道他的行爲，雖然不加責罰於他，那聖眷却漸漸不如從前了。因此加二連三，他一天到晚，心上好像有十五個吊桶一般，七上八下，坐又不安，立又不穩，不知如何是好。（唱）向把拳匪相信深，私心望彼大功成，那知到底都無用，反召洋兵入得城。目覩兩宮同出狩，他只得，拋離家

室急逃生。曉行夜宿無多日，說不盡，道路風霜受苦辛。（白）自己想想，官居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當時何等威風，今雖扈駕出都，弄得如喪家之狗，仔細想來，却爲何事？（唱）千思萬想上心來，如此光陰不好捱，昔日威風何處去，怎堪一旦起飛災？風飡露宿何曾慣，年老衰軀亦殆哉！行到太原稍休息，且受些，地方供應樂心懷。（白）自從北京趕到太原，他已覺得十分困頓，住了下來，請了個大夫診過幾次脈，吃過幾帖藥，似乎覺得健旺了些。不料到了閏月初旬，又有旨西幸長安，剛毅無法，只好強打精神，跟了就走。（唱）相隨扈駕到西安，山石嶮崎行路難，加以天乾無雨水，秋陽暴燥最難堪。涿涿終日汗流背，欲飲無茶口吻乾，感觸時邪身中暑，忽然暈倒在車間。（白）當時身旁又無親丁，只賸得一個粗笨小廝，跟了出門，到這時候，看了剛毅這個樣兒，一時慌了手脚。（唱）自別太原又幾程，主人病勢日加深，身邊缺少親丁伴，醫藥無人代用心。此日車中連發暈，頻番腹瀉臭難聞，中堂病體支離甚，怕只怕，且夕就將

命赴陰。偏僻鄉村難停頓，無奈何，加鞭又復趕前程。已從間道將城進，不復隨
鑾侍聖君。（白）說話之間，已到了聞喜縣城內，那聞喜縣辦差的人，知道中堂
駕到，連忙前來伺候，引進公館，後來知道中堂抱病，又趕忙替他請大夫看脈開
方，忙個不了。這裏兩宮鑾駕，早已越過聞喜縣境，浩浩蕩蕩，一路望西而去。

（唱）鑾輿一直向西行，撇下了，年老中堂暫寄身，自分此生難報國，恐防早晚
見閻君。自從館驛來安住，神智昏迷不識人，聞喜縣尊來稟候，牀前問答語難
清。看來病勢十分重，怎得仙丹慶返魂？（白）有一天一夜，他老人家接連瀉了
三十餘次，困在牀上，一息奄奄，朦朧之中，只見有兩個面貌猙獰的惡鬼，一個
手裏拿着鐵練，一個手裏拿着狼牙棒，前來拿他，好不害怕！（唱）秋宵隱約近
三更，旅館淒涼夢不成，睡眠朦朧看不楚，霎時燈火碧光沈。床前二鬼猙獰立，
深目獠牙好怕人，此際中堂心膽碎，陡然盆水頂頭淋！誰知二鬼無情面，鎖了中
堂便起身，走出大門風景惡，滿天黃霧不分明。脚根不住隨他走，耳畔惟聞風亂

鳴，行了半天方站定，恍然來到一衙門。衙門內外人無數，是鬼是人兩不分。有的是，面目深青形枯槁；有的是。無頭無頸血淋淋。中堂不住來觀看，忘却自家死與生，正在心中盤算際，忽聞飛報六卿臨。兩旁仙樂頻番奏，前隊旌旗左右分，鹵簿完時仙馭到，六人乘馬看分明。中堂此際忙開眼，一看之時了不成，阿呀一聲朝後倒，口中鮮血往前噴。（白）此時剛殺看了那六個人的面目，好像是那年菜市口殺人場上看見過的，仔細一想，不好了！（唱）夢裏陡聞喊一聲，牀邊驚醒小家人，連忙秉燈牀中看，只見他，一息奄奄翻眼睛。萬喚千呼方答應，薑湯半盞略沾唇，移時神氣徐回轉，通體泔泔汗直淋。（白）剛殺神定之後，把夢中前後情形，細細一想，直嚇得一身冷汗，心上反覺清楚許多。又歇了一回，伺候的人問他，可要吃點稀飯，他點點頭兒，隨即吃了半碗。又歇了半天覺得神昏意倦，纔把兩眼朦朧合上，只兒前番兩個惡鬼，依然站立牀前。（唱）惡鬼猙獰好怕人，銅鎗鐵練把人驚，中堂開眼四邊望，又只見，慘慘陰風滿室生，頃刻忽

來無數鬼，血腥之氣好難聞，一個個，花翎紅頂多威武，細想面龐不陌生，剛毅觀之心詫異，低頭一想忽分明。（白）剛毅不看則已，看了不覺又嚇一跳，只見一個年紀大些的，也是紅頂花翎，本朝服飾打扮，指着剛毅罵道。（唱）吹鬚睜眼好驚人，指定中堂罵一聲：「恨汝在朝爲宰輔，并無赤胆與忠心，一定只把端莊捧，相信團匪敬若神。瞞得朝廷如鐵桶，到如今，京城雙手送他人，兩宮害得蒙霜露，國破家亡受禍深。看爾還將何面目，高官大祿冠羣臣？至於我輩在朝日，仇隙并無海樣深，俱是忠誠常貫日，奸謀道破告明君。因之汝輩心懷忌，立執吾曹付法臣，竟把大臣來陷害，孤忠一縷奏天庭！目今吾奉玉皇命，一路西來護聖君，今日呀，是汝死期逃不脫，呼左右，與吾斬訖莫遲停」。忠魂說罷頻揮手，身後齊來鬼役們，立把中堂來拿下，悠悠頂上走真魂。浩然一響鋼刀下，急得中堂喊一聲，喊過一聲人忽醒，圓睜兩眼看分明。秋燈孤穗寒凝碧，細聽譙樓打四更，此際越細越害怕，心中反覺甚清明。高聲連把童兒喚，喚起他來說事

情，料想今朝逃不脫，看來難在世間存。（白）剛毅把從人喚醒，告訴他大限難逃，看來我這病恐怕不起，你可告訴他們，早早替我料理料理纔好。跟他的人，聽了這話，也毫無主意，又因為他平日爲人，不十分厚道，所以他手下的人，沒有一個肯出心出力的。到得後來，還是聞喜縣令的家人知道他病不好，趕忙報知主人，等到聞喜縣令聞信趕來，他已是兩眼直翻，只賸得一口氣了。（唱）縣令牀前問候來。只見那，中堂牀上口難開，任憑呼喚無聲息，頸內痰聲隱似雷。驀地一聲如鬼叫，看他苦楚好難捱，奄奄一息無生望，抵配今朝到夜臺。（白）又歇了一回，只見剛毅忽然圓睜兩眼，變了一個聲音，自罵自己道：「我把你這誤國奸賊一刀兩斷，以洩天下人之公憤！」說完了這句話，嘴裏噴出來一口鮮血，腥氣難聞，兩眼一翻，兩脚一蹬，就此嗚呼哀哉，伏惟尚饗了！身後各事，已由聞喜縣知縣代爲預備停當，一頭裝殮，一頭申報上司，棺木暫寄廟中，候親族到來搬運。省中上司接到聞喜縣的來文，因他是當朝宰相，不敢就誤，立刻申奏朝

廷，當下還蒙天恩高厚，下詔優卹，後來被外國人查明他是罪魁，又把卹典撤銷，因他已死，免其置議，單把活的來辦。（唱）按下中堂剛子良，縱匪禍首是端玉，只因他是懿親貴，特沛天恩另主張。苦了莊王難出脫，冥頑劣迹最昭彰，因之一再綸音下，只有將他謝友邦。（白）却說莊王自從七月隨了兩宮出京，到了太原，閏八月初二已有一道上諭，將他爵職革去，因此兩宮西幸，他就躲在蒲州待罪。九月念二日，聖駕已到長安，又有一道上諭，將他同端王怡王濛貝勒一併交宗人府圍禁。趕到臘月二十五日，李鴻章在北京議和草約已經畫押，因各國索辦罪魁，不肯放鬆一步，所以朝廷只得又下一道上諭，將他賜令自盡，派葛寶華前往監視。（唱）詔書責彼縱拳民，輕信匪言枉殺人，攻毀教堂圍使館，顯違條約絕交情。因之八國聯兵入，宗社震驚駕出巡，罪惡多端難擢髮，按之律例不能輕。全屍尙是天恩厚，一死聊堪謝外人，要識死時諸情節，這回書，篇長不及細鋪陳。

庚子國變彈詞卷二十九

第二十九回

留遺言莊親王訣別

望後旨趙尙書希恩

（白）話說莊王自從奉了革爵上諭，一直就待罪蒲州，他的正福晉早在太原一病身亡，身旁還有一妾一子，同在蒲州行台居住，自以為暫時革爵，以塞外人之口，將來天恩高厚，總有開復之一日，所以在蒲州倒也樂得逍遙自在。到了九月，又奉了圈禁上諭，心裏雖說有點心慌，還以為是搪塞洋人，決不至有性命之憂。後來葛寶華奉命前來，他竟絲毫未曾曉得。（唱）署理尙書遵旨行，星軺晝夜急遄征，這天來到蒲州府，文武官員盡出迎。不識此來何事體，無人猜得半毫分，欽差也把人瞞住，準備當天辦事情。（白）欽差一到，就問莊王住在那裏？

府尊回道：「在行台居住。」欽差就命打轎先往行台。（唱）一聲吩咐不遲停，前擁後呼就起身，抹角轉灣無片刻，轅門已在面前臨。欽差體制非同小，大砲三聲震耳鳴，驚動行台老邱駕，開言先罵衆人們：（白）「無緣無故，放的是甚麼砲！」左右稟道：「欽差葛寶華前來，所以放砲接他。」莊王道：「他來可是爲着我的事嗎？」左右道：「聽說是路過此間。」莊王聽了這話，把心一放，少遲就有人稟報，葛大人拜見。（唱）欽差來見假殷勤，大胆莊王就出迎，見面主賓行禮畢，東西歸坐話原因。莊王先問西安事，聖母明君體可寧？目下樞垣誰執政，北京信息諒通靈。欽差見問雖回答，無奈是，面欠溫和似鐵青，言語支吾無可否，無非諸諾應連聲。莊王見了心疑甚，還道是，世態炎涼不理人。可恨我今無勢力，因而他竟冷如冰。越思越想心中氣，茶碗端來趕客行。送客一聲欽使出，莊王仍轉上房門。外邊府縣都來到，恐怕欽差有事情。欽使出門不上轎，便傳府縣把言云，問他可有空閒屋，要在行台左右鄰。府縣聞言忙稟覆，後邊空廟

寂無人，欽差便說吾同去，引路無須多帶人。只有府尊人一個，長隨酌帶兩三名，一同到廟週圍看，便把從頭說箇明。太守聞言吃一嚇，纔曉得，今朝莊邸命難存。欽差吩咐隨人等，尺帛高懸復閉門，四面派兵來把守，太尊急把令來遵。營官聞召都齊集，叩見西來葛大人，一切事情都辦妥，欽差傳旨不遲停。（白）欽差葛寶華就在行台大堂上口稱有旨，叫莊王跪聽。（唱）欽差已去復回來，合邸人兒懷鬼胎，况是口稱奉聖旨，其中緣故好難猜！連忙報與莊王曉，好似青天一個雷，即便振衣來出外，不由雙膝跪塵埃。（白）莊王一頭跪下，一頭問欽差道，「可是要咱的頭嗎？」欽差也不去理他，兩手捧着聖旨念道：

「已革莊王載勛，縱容拳匪，圍攻使館，擅出違約告示，又輕信匪言，枉殺多命，實屬愚暴冥頑，着賜令自盡！派葛寶華前往監視，欽此！」

（唱）莊王聽罷暗心驚，硬硬頭皮說一聲，不過要吾圖自盡，並非身首兩邊分。當初早料有今日，一死方能謝外人，但是區區何足惜，恐將來，不知老佛那

方存！回頭又向欽差說，倘有私情說你聽，欲與家人來一別，須將後事囑他們。欽差聽說微領首，凡事王爺要早行，倘若有心來就誤，違君背旨罪非輕。這時旨意已宣過，四面官兵彈壓臨，不許閑人來入內，欽差有令始能遵。（白）欽差祇說一句道：「請王爺快點！」那時莊王的一妾一子，已經到了身旁，莊王同他兒子說道：（唱）「爲父今朝活不成，朝廷旨意諒會聞，父歸地下無牽掛，一語今朝你要聽。先代江山非易得，豈能拱手讓洋人？爾當努力皇家事，以報先朝雨露恩！此外無他囑付語，爾須牢記在於心。」（白）莊王說完這話，他兒子已經哭的不能回答了，他的妾直哭的在地下打滾，告訴他甚麼都沒有聽見，莊王便亦不去理他。（唱）「傍愛妾滾埃塵，將死莊王好硬心，只好將他不理會，回身立起把言論。」今朝吾在何方死，伏望欽差指示云。」欽使聞言忙引路，廟中空屋那方存。其中一切都停當，望王爺，切莫遲停加罪名。莊邸應聲吾曉得，推門入內看逡巡，高高尺帛梁間掛，這便是，地府陰曹第一門。看罷翻身仍出外，口將欽使

贊連聲，大人辦事多停當，爽快連連贊不停。說罷仍將愛子喚，謝大人，磕頭倒在地埃塵。欽差雙手來扶起，這裏莊王又入門，吩咐吾兒休要哭，你父親，以身報國理該應。說完親手將門閉，躡足將身高處登，頭頸已投圈套裏，地中桌椅踢縱橫。欽差門外潛心等，片刻工夫大事成。（白）莊王上吊，不到一刻，便已氣絕身死。這裏葛寶華聽聽沒有聲息，便推門進去，看了一回，又歇了一個時辰，纔命將屍身放下交代他兒子備棺裝殮。到了次日，欽差方起身過回陝西行在覆命，不題。（唱）莊王自盡已言明，再把那，行在情形說個清。憶自客冬念五日，嚴懲罪首不容輕，瀾公端邸都看管，發往新疆待起程。革職尚書猶留任，趙舒翹，他身依舊侍樞庭。英年都憲官雖降，改調他官候帝恩。這日一同頒聖旨，兩人革職罪匪輕，况兼定作斬監候，難免市曹身首分。幸喜詔詞多開脫，情輕罪重謝洋人。（白）當天趙舒翹依舊到了朝房，就有蘇拉出來說道：「內廷有旨，叫趙大人今日不必進內當差。」趙舒翹一聽這話，知道不妙，後來一打聽，纔曉

得是已有旨意，將他同英年先在省監監禁，那英年一向是與內監耍好的，早已有
人報信與他。（唱）少刻軍機擬旨成，兩宮過目便施行，大臣捧詔高聲誦，英趙
二人都跪聽。上說縱匪多荒謬，一個個，按名定罪不容情。後來說到二人事，言
詞間，處處原情是聖恩。（白）上諭上寫的是：

「降調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於載勛擅出違約告示，曾經阻止，情尙可
原，惟未能力爭，究難辭咎，著加恩革職，定爲斬監候罪名，革職留
任。刑部尙書趙舒翹，平日尙無疾視外交之意，其查辦拳匪，亦無庇縱之
詞，惟究屬草率貽誤，著加恩定爲斬監候罪名。英年趙舒翹均著先行在陝
西監禁。欽此！」

（唱）上諭宣完謝聖恩，兩人相率出朝門，依然後擁前呼去，來在那，臬使
衙門去報名。此際臬司馮按察，朝中旨意早知聲，花廳打掃都停當，預備罪員好
住身。（白）却說趙舒翹自從午門下來，立刻就坐了車趕到臬台衙門官廳子上坐

下，就問衙門裏的人，我的地方在那裏。有人回道：「替大人早已預備下了！」趙大人說：「很好，我就過去罷。」當下就有人引他到一個地方，是三間平屋，倒也窗明几淨。當差的就把行李鋪蓋搬來住下，隨後瀾公爺英年依舊呼么喝六而來，亦不過是每人三間房子。瀾公爺英大人跟來的人遷在那裏鬧脾氣，嫌這個不好，嫌那個不好，大家亦不去睬他。撫台特特爲爲派了三個委員看他三個人，那按司獄早晚在內伺候，更不消說。三人之中只有趙大人空閑無事，問這臬使馮大人借了部書消遣消遣，英年每天起來念一遍金剛經，瀾公爺那裏，常常有老公們到此瞧他，除了罵人之外，却是一無事事。（唱）三人監禁在衙門，合署官員盡小心，此事須傳教士看，好叫他，中朝辦事信爲真。但因監禁非牢獄，恐怕他們議論莽，幸得臬司多計策，圍牆另外闢牢門。（白）臬司馮廉訪，就將他三人所住之處，另外圍起一道圍牆，開了一個牢門，裏面遍立柵欄，過上兩天，由首縣陪了當地幾個教士，前來探視，果然不錯，隨即具稟本國公使，足見中國辦

事認真。(唱)將情稟與使臣聞，和局看來容易成，且說三人在監內，趙尙書，彼身畢竟較寬心。只因奉到全權電，許救他身一個人，况且詔書留後步，措詞原諒聖恩深。想來不致生枝節，坐在天牢老此身，能得一朝恩旨下，此身便可出牢門。尙書思想多歡樂，那識年新大數臨？要識尙書生與死，下回書內再言明。

庚子國變彈詞卷三十

第三十回

靜裏機關金經罷誦

個中苦惱尺組難逃

(白)話說趙尙書因爲旨意上說的話，多半是替他開脫罪名，有天老佛爺對着一般軍機大臣講起，說趙尙書並沒有仇視外人之意，有人把這話傳了出來，趙尙書更樂的了不得，說道知臣莫若君，到底老佛爺明白，看來總有活命的了，因此年裏幾天，他住在臬司衙門，倒也逍遙自在，就是他太太也進來看過他幾次。不過岑撫臺相待他們，稍爲利害了些，不但四面派了重重疊疊的兵把守牢固，如防重犯一般，就是連他三人吃的飯菜，只准兩葷兩素，不准多給他們，這可是岑中丞刻薄之處，不在話下。但說英年，他這人一向相信念經的，每天起來，一定要

念一遍金剛經方纔辦事，就是入監之後，居然不改常度，照常還他功課，也就算難得的了。（唱）平昔皈依不二門，每天一遍誦金經，歷來功課從無斷，懺悔從前罪孽深。能使此心無掛礙，獄中無異在家庭，爐香經卷廝相守，那識風波不測生？（白）年裏幾天，不但趙尙書自以爲不死，就是英年，自己亦拿穩不死，不料過年之後，那風聲是一天緊似一天！（唱）縱使朝廷肯降恩，無奈是，外人要索不容輕，因之照會全權說，罪首都教活不成！無奈全權把本奏，將情一一奏君聞，朝廷閱奏躊躇甚，感動封疆兩大臣！（白）於時江鄂兩督劉張二帥，知道其中情由，一面電商全權，一面申奏朝廷，無論如何，總要將趙尙書一人保住。（唱）感動封疆兩大臣，交章論奏到朝廷，先言罪首誠宜辦，其內須分輕重情。趙氏尙書雖守舊，并無戾視外人心，去年上諭多原諒，似可寬他一線生。（白）北京兩全權接到劉張兩帥電商之信，亦擬替他開脫，一日，正在一處商議，忽然有一個司員對李中堂說道：「這次朝廷辦的人所有王公大臣，沒有一個不是旗

人，單單趙尙書是個漢人，倘若將他開脫，豈不越顯得滿洲人丟臉嗎？」老中堂一想，這話不錯，遂把救他的話攔起，就照了外國人一定要他死的意思，電告朝廷，朝廷無奈，只好聚集軍機大臣，進內商議。（唱）從此風聲緊十分，英年內線早知聞，這天新歲剛初二，忽見人來報事情。眷屬家人常走動，因之官役不留心，那知盡把樞廷事，漏洩機關叫彼聞。（白）先是朝廷叫軍機大臣進內商議，還說英年情節較重，只有叫他一死，以謝外人。其時朝廷仍有開脫趙尙書之意，到了初二日，英年得了這個信息，知道自己活不成的了，業已暗中預備，外邊看守的這般官役，却然未曾防他。（唱）都憲自知活不成，願將一死了前因，平時常守空門戒，一卷金經不住聲。這日早知無活理，但求速死不遲停，此心來去無牽掛，曠達還應數此人。（白）每日清晨，他必念金剛經一遍，是有一定的時候，不料這日忽然不念金剛經，却念的是往生咒，看守的人沒有一個留心他，倒是按司獄，因為聽慣他念經，這天忽然改念往生咒，心上有點奇怪，就對了撫臺派來

的委員說，今天英大人念的是往生咒，這裏頭有點蹊蹺，你須留他點心。委員聽了，笑了笑，亦不在意。（唱）內裏機關透澈明，叫人不免起疑心，緣何不把金剛誦，明明是，將赴陰曹祝往生。內線通風無假語，他心並不再希恩，一天易過黃昏到，撒手人間了夙因。（白）這天晚上，英年還對伺候他的人說，慶王不應該不替我分辯兩聲，伺候他的人，都不敢言語，等他吃過飯睡了覺，大家退了出來。歇了一陣，又似乎是他哭的聲音，亦沒有一個人敢進去瞧他，後來也就沒了動靜。到了第二天，已經有上午時候，不聽他的聲音，大家纔疑惑起來，等到推開門一看，只見他爬在地上，滿臉的爛泥，趕忙走上去一瞧，纔知他是用爛泥塞口，氣絕而死。這時候並沒有奉到叫他自盡的聖旨，於是大家慌了手脚：（唱）欽犯如何可看輕，明明是，獄中官役不賞心。并無聖旨教他死，一旦嗚呼了不成，況且并非得暴病，如何掩飾奏當今？犯官自盡非兒戲，報與中丞聽處分。（白）當下司獄官報知臬使馮大人，這一驚也非同小可，事情重大，不能隱瞞，立刻申

詳撫憲，查取司獄等官銜名聽候題參。（唱）文書一紙上中丞，呈報英年自盡情，守獄官兒都有罪，要憑撫憲奏當今。其時巡撫朝中去，尙在朝房候玉音，等到已牌已將盡，纔聞呵殿返轅門。（白）岑中丞下朝回來，剛巧接到臬司的申文，說這英年自盡的一樁事，中丞道：「且慢，我已奉到上諭，本來叫他兩人自盡，這文書可即發回，且等趙大人自盡之後，由本院一同覆旨，便可省得此舉。」

「當下一班人俱感激中丞不盡。一面中丞親到臬司衙門宣旨。（唱）中丞賚詔不遲停，立刻傳呼就啓身，說定今宵要覆旨，倘如耽誤罪匪輕。少時臬署前來到，臬使相迎到大廳，傳到犯官宣旨訖，悠悠頂上去真魂。（白）那趙尙書前頭聽見，老佛爺的話，後來又接到李中堂密電，說是一人可救，他便放心必是自己無疑。此時雖身羈囹圄，性命是一定可保。不料這天岑撫臺叫他，說是有旨，他還想不到是叫他死，等到聽見說有叫他自盡的話，他便號咷痛哭起來。（唱）自想登朝數十春，升官晉秩荷天恩，位居司寇非爲小，一直爲官多小心。去歲拳民來

作亂，無端啓釁與洋人，朝廷也識非吾罪，監禁囹圄罪不輕。可恨洋人太作惡，與吾竟爾結仇深，皇皇君命難違得，竟使吾，一命今朝不得生。更念家中多未了，老妻兒子靠何人？越思越想腸千轉，跪倒塵埃不起身。（白）岑撫院道：「上諭叫趙大人自盡，就請趕緊自裁，好等本院覆旨。」一面說，一面由臬司把中丞讓進花廳，靜候死信。這裏大家也把趙大人扶入起，扶到先住的屋裏，等他自裁。先是年內二十九日，外面紛傳洋人要定趙大人斬決之罪，於是西安府內紳民好生不服，聯合三百多人，在軍機處遞稟，願以全城保其免死。軍機處不敢呈遞，刑部大堂薛允升，本是趙之母舅，對人說道：「趙某如斬決，安有天理！」到了新年初二日，風聲愈緊，軍機處從早晨六點鐘進內，至十一點鐘出來，猶不能定他的罪名。但是鼓樓地方，業已聚集人山人海，有說要劫法場的，有說如殺趙某，我們就請老佛爺回京的，還有來看熱鬧的。軍機處見人勢洶洶，方又入奏，不如叫他自盡，朝廷准奏。到初三日早晨八點鐘，岑中丞奉了這道旨意，滿

肚皮打算說，奉旨自盡，不知是怎樣死法？下朝先去請教薛允升，薛允升道：「老夫做過幾十年的刑部，遍查例案，并無專條，但據老夫看來，朝廷不過他要一死，并無一定要他如何死法，由他自裁罷了。」岑中丞聽了這話，心上還是疑惑，到了臬司衙門宣旨之後，又問臬司，到底叫他們如何自盡。（唱）中丞不學欠聰明，滿腹狐疑說不清，認道大臣無死法，懸梁賜帛見明文。其餘死法皆從便，此事今朝莫亂行，等彼命終重吊起，算吾已盡十分情。（白）心上主意打定，便叫左右預備繩子，好等趙大人上吊，如果他用別樣死法，好在總有用的。（唱）中丞說話早存心，無非是，拘定大臣賜帛文，那曉其中全弄錯，反教那，犯臣死後再懸繩。果然心地糊塗甚，無怪乎，榮相將伊恨十分。要識趙家怎樣死，下面書內細言明。

庚子國變彈詞卷三十一

第三十一回

趙司寇死謝洋人

榮中堂面叱撫院

（白）當下岑中堂宣過聖旨，趙大人謝恩之後，便問中丞道：「老佛爺有無後命？」中丞道：「沒有後命。」趙大人道：「一定有的。」中丞也不做聲。趙大人回到自己屋裏，那時候太太也得了信，坐車趕來，夫妻相見，不免抱頭痛哭一場。太太道：「看來總是死的了，要死我兩人一同死，我是不獨活的。」趙大人叫太太不要哭，說：「我死之後，倘若你再一死，這家裏的事交給那一個呢？」一頭說，一頭先吞下一塊金子到肚裏去。從一下鐘起，到了三下鐘，毫無動靜，而且精神甚好，說話聲音更覺宏亮。那裏中丞被臬司讓進花廳，原說一下鐘吃

飯，兩下鐘再去催他自盡，這是臬司留情，一直到兩下鐘，才把飯搬出來，等到中承用過，漱洗之後，恰恰已三下鐘了。（唱）堂堂聖旨不容情，就誤時辰有罪名，撫院生來多迂拙，偏遇着，尙書不肯見閻君。生金吞下毫無用，反覺精神百倍生，這事今朝如何說，花廳急煞大中丞！（白）其時趙大人的親友，來看他的人，一起一起的却是不少。岑中丞意思，起先不要他們進來，後來也就不去管他，只聽得趙大人的說話聲音，越說越高，後來又想到老太太九十多歲年紀，見此痛慘之事，越發號咷痛哭起來。（唱）老母高堂九十春，不能侍奉樂晨昏，於今犯罪身先死，撇下萱幃老年人。未免有傷仁孝治，想當今，事非得已變初心。既然到此何由辯，恨只恨，剛毅他身害我深。（白）岑中丞用膳之後，走過來聽了一聽，聽見趙尙書說話聲音，愈覺宏亮，竟不能死，看看時候已過申刻，說明酉刻覆命，這事如何是了！遂叫人送鴉片與他。（唱）吞金不得命歸陰，一盞烏烟足喪身，但使芙蓉烟毒發，不難送此了殘生。尙書一見知來意，忍苦將烟吞進唇，

不料時鐘敲五點，依然不覺半毫分。（白）岑中丞見把鴉片烟吃下還是不死，心下好生着急，細想生金子亦吞過，鴉片烟亦吃過，竟其絲毫不動，朝命叫彼自盡，總不能活活將其治死，想了半天，無可奈何，只得再叫人送砒霜與他。（唱）只有砒霜毒最深，偶然吞下便傾生，任他不壞金剛體，吃下之時了不成。待罪尙書急自盡，倒橫床上亂呻吟，腹中頗覺難捱過，眼淚汪汪說不清。（白）趙尙書噤了半天，嘴裏只說難過，然而只是不死，叫手下時候他的人，替他補了半天，一直到十一點鐘，依然精神團足。（唱）大人不肯遽歸陰，急急中丞岑大人，忙與臬司重酌議，似這般，耽延時刻罪非輕。砒霜鴉片生金子，無奈他身依舊生，酉刻宮門難覆旨，看看半夜又將臨。（白）岑中丞急的只是跳脚，心下道：「這樣不死，那樣不死，朝旨叫他自盡，總不能殺拿鎗打死了他，拿刀戮死了他，這事如何是好？」（唱）中丞不語暗沈吟，走過旁邊老僕人，啓稟中丞有死法，只須皮紙許多層，外面燒酒來潮透，貼住他身七竅門，不上片時當氣閉，斷無痕

迹半毫分。(白)岑中丞道：「現在對他不住，只好用這個法子了。」(唱)撫院命將照此行，連忙端整不遲停，高粱燒酒雙皮紙，臉上糊來好幾層。兩個家人動手足，不能動得半毫分，看他身體多強壯，不用蠻功死不成。(白)雙皮紙醮透燒酒，在他臉上一連貼了五層，方纔沒了聲息，又歇了半個時辰，摸摸心口也冷了下來，這時候總算他一命嗚呼。他太太守在身旁，不免痛哭一場，遂亦自盡，大家嘆息了一回，中丞方纔預備回朝覆旨。(唱)中丞正欲赴朝門，不覺心中自忖論，有旨二人都自盡，應該懸帛命歸陰。不知他據何朝律，主意堅牢定欲行，忙向差官開口說，你與我，梁間高挂兩條繩。(白)衆人不便違他，立刻把繩子掛好，岑撫院便叫把英趙兩人屍首抬過，把他兩人的頭頸重復高高吊起。(唱)可歎二人已伏刑，如今還要弔他們，死屍並未重罹法，此舉今朝太狠心！撫院生來多固執，諸官誰復敢多云？走來看過無他說，方始乘輿到午門。(白)岑中丞覆旨回來，遂傳首縣去請先前那幾個教士，重新進監驗看屍身，的是英趙

兩人，立刻具稟本國公使，叫他們曉得中朝懲辦罪魁，并無寬縱，一面飭各人家屬，備棺盛殮。（唱）悉稟中丞吩咐行，分頭趕辦不遲停，那知哄動紳民衆，平地風波一夜生。都說朝廷雖賜死，何會死後再加刑，今朝將彼高高吊，撫院行爲太不仁。（白）一時人勢洶洶，臬司衙門前頭，愈聚愈多，有的說要回老佛爺的，有的說要當面問問岑撫台的，還有些不逞之徒，要趁勢與洋人爲難的。岑中丞聽見這個風聲，心上好生害怕，不敢走大門，從便門溜到大街，奔到榮相宅中，請他作主。（唱）一向中丞多小心，怎禁得，一朝人衆鬧紛紛，他身做事原來錯，人死如何再弔繩？惹動士民興義憤，倘然是，殺人鬧教禍非輕！想來想去無方法，只得向，恩相私衙討救兵，（白）當下一肩小轎，抬到榮相宅前，下轎進去，門上人是認得的，便問大人爲了何事，如此驚慌？撫院連連搖首道：「不好了！不好了！說來話長！費心轉稟中堂，說我在此求見？」（唱）門公見彼急情形，只得通知相國聲，榮相聞言也吃嚇，連忙出外見中丞。請安相見無須說，

榮相當先把話云，動問老兄何事體，今朝急得這般情？」（白）撫院當下便把英趙如何自盡，死後不合，又將他吊起，以致大動士民公憤，要和晚生爲難，禍在眉睫，要求老中堂作主。」（唱）中堂聽說自沈吟，忽地冲天怒氣生，便把撫軍來訓斥，「你今辦事欠分明！兩人賜死方嫌重，無可如何謝外人！死後又將他吊死，國家那有兩重刑？我與你，自家首領方難保，如此行爲太狠心！無怪士民動公憤，問君何以對蒼生？」中堂說罷頻搖首，只嚇得，膽小中丞坐不寧！（白）那撫院聽了中堂言語，坐又不安！立又不穩，歇了半天，只得重新站起來，請了一個安。回道：「這件事情，晚生自家知錯，但是等到鬧出事情來，那時候更爲不好，還是求求老中堂，今日無論如何，總要將俺搭救？」（唱）撫軍軟語再求情，倒底中堂權變深，口口聲聲來抱怨，並替那，趙英兩個訴冤情。道他一死同爲國，我實心中愧十分，你我他年不如彼，如今豈可亂胡行？（白）你我自己的腦袋，以後還保不住，只怕還不及他二人死的乾淨哩！」（唱）我且聞之怒十

分，無怪乎，士民個個氣難平，倘然鬧出非常變，辜負皇家委任恩。愧爾畿疆爲大吏，這般殘忍枉爲人，我今與你無來往，以後無須登我們！（白）榮中堂說完了這兩句話，也不送客，就進去了。這裏岑中丞摸不着頭腦，只好退了下來，仍走小路回至衙內。心中正在納悶，一面叫人出去打聽信息如何，誰知榮中堂罵他的一番話，當是就有人傳了出來，一傳十，十傳百，這些人倒反稱讚榮中堂懂得大體，狠有人稱頌他，因此大家空鬧了一場，也就漸漸的散開了。（唱）幸得中堂善解紛，片言吹散許多人，居然有事化無事，撫院心中服十分，倒底他身多閱歷，不慚柱石有經綸。兩家人，便將英趨來棺殮，開吊誦經不必云。書到此間仍結束，辦罪魁，下回還有好奇文。

庚子國變彈詞卷三十二

第三十二回

甯夏城端王待罪

甘肅省毓賢伏誅

(白)話說團匪之亂，成於端王之手，前頭書中早已詳敘明白的了。洋兵入京，兩宮出狩，他同他兒子大阿哥扈駕西征，雖然聖眷已差，然猶因他是最近親支，不肯加以處分。直到九月二十二日，李鴻章電奏到來，聞言和局將成，總要中朝懲辦罪魁，方肯畫押。朝廷無奈，只得降旨將他爵職革去，與已革莊親王均交宗人府圈禁，俟軍務平定，再行發往盛京。後來到了十二月裏，各國全權大臣照會，定欲置之重典，朝廷無奈，只得又於二十五日，又下一道上諭，載漪載瀾均發往新疆，永遠監禁，先行派員看管。電報到京，各國使臣依然不允，朝廷只

得又將他發極邊新疆，永遠監禁，即日派員押解起程。這是新年初三日下的上諭，其時莊王已經自盡，毓賢亦有旨飭令正法，英年趙舒繼同日奉旨自盡，端王知道自己不免，早已逃到甘肅寧夏城內，聽候下文。西安城中官吏，當即遵旨把載瀾從臬司監中提出，押解登程。（唱）按下瀾公獨啓程，遺書中，單將革邸演新聞。自從待罪來寧夏，一瞬光陰年又臨，且喜官員情義好，依然向我共趨承，但期北闕天恩厚，不殺吾身謝外人。（白）所以逃到此間者，使朝廷知吾有畏罪之心，或可得保首領。（唱）可恨全權兩大臣，并不能，代吾開脫半毫分。說甚麼，罪魁懲辦方簽押，明明是，與我冤家作對深。既爲全權應擔代，全不念，天潢貴胄是宗親。兩宮竟被他欺慣，動不動，挾制朝廷媚外人。（白）前數日接到西安來信，說是已奉上諭，將俺解至新疆監禁，現在俺已在此守候，看來或不致再有餘罪也。（唱）不說端王自付論，新疆候旨即登程，那知事隔十餘日，又道西安旨意臨。膽小昏王吃一嚇，惟防性命不能存，連忙跪倒聽宣旨，聽罷之時

喜十分。(白)這道上諭，就是新年初三下的，將他極邊圈禁，即日派員押解前往。其時大阿哥在京，得了這個消息，知他父親犯了彌天大罪，自己的大阿哥位分亦將不保，早已嚇得如癡如呆。不料端王在寧夏聽了這道上諭，心上反是大喜，對人說道：「這已是皇上的恩典了。」(唱)已是天恩海樣深，如何還不速登程？荷戈待罪循吾分，倘若是，背旨遲行了不成。一定重干聖主怒，重番治罪定匪輕，余心還有一樁事，滿腹躊躇待問明。(白)但是是一件，諸位可曉得，我們哥兒有無罪名。」大家回說：「皇上并不曾加罪於他，可請王爺放心。」端王道「總算天恩高厚的了！」(唱)他身年幼不知情，故爾他身無罪名，聖上不將他累及，使予西去也安寧。願他守住儲宮位，保不定，他日登基坐鳳亭。爲父出頭終有日，也不過，暫時待罪到邊庭。」思前想後多安樂，即日間，整頓行裝就起程。(白)倘若不趕緊前去，倒有一件大爲可慮。(唱)西人要挾本無情，只顧自家洩不平，雖是懿親不得免，怕將來，定須重辦怎區分？朝廷不敢同他敵，那時

候，難免將吾性命傾！不若此時得成所，免他加罪於吾身。（白）收拾停當，即日起身西去，毫不停留，按下不表。且說山西巡撫毓賢，祇因他在任上的時候，擅殺教士男婦老幼一百餘衆，罪惡滔天，中外共憤，朝廷先將他開缺，後又將他革職，到了九月廿二，有旨將他發往極邊充當苦差，無如外國人總嫌辦得太輕，定要將他置之死地！朝廷無奈，遂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降下一道旨意，上面寫的是：

「已革巡撫毓賢，前在山東巡撫任內，妄信拳匪邪術，至京爲之揄揚，以致該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撫任，復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屬昏謬凶殘，罪魁禍首。前已遣發新疆，計行抵甘肅省，着傳旨卽行正法，並派按察使何福監視行刑。欽此！」

（唱）皇皇聖旨似雷霆，飛遞蘭州一座城，圍省官員知道了，相機辦事不遲停。且言此際毓巡撫，一路西來大病侵，行到蘭州困頓甚，暫時旅店住安身。延

醫服藥多無用，衰病之軀難起身，憶自去年來到此，霎時改歲又新春。方期天暖西征去，待罪邊庭答聖恩，那識風波平地起，市曹正法了餘生。這時候，雖然得信都瞞住，故爾他身未識情。（白）倒是甘肅城內的紳矜士庶，得了這個信息，總說朝廷懲辦罪臣，過於嚴刻，無非爲洋人解恨起見。究竟邊省之人，見識不廣，不免心中有點不平，滿城貼了匿名揭貼，約會大衆代爲求情，奏上西安，免其一死。因此風信傳到毓賢耳朵裏，知事無益，連忙自家亦寫了一張紙貼，叫手下人與他貼在門前，上面寫的是。

「賢奉職無狀，致罹嚴譴，朝廷殺賢，以謝外人，而後中國可保，中國可保，而後宗社可安，兩宮返蹕，或可有望，是賢之一死，實大有造於國家也。古云：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死則違君背旨矣！諸君洞明大義，請勿阻撓，以重余過！幸甚！」

（唱）一張字帖貼門牆，大衆觀之齊慘傷，說是忠臣不怕死，難得他，死心

塌地伏刑章。衆人到此都無奈，只得聽伊自主張。再說一人毓革撫，從容就死不驚惶。（白）當時他老太太還寄養山西，太太姨太太同了一個七歲的小女孩子都在跟前，得了這個信息，哭個不了，一個個尋死覓活，他自己一想，橫豎總要死的，落得從容不迫，留一個千古美名。於是提起筆來，自己做了兩付輓自己的對聯，寫了出來，交代家人，等他死後掛在靈前，以明其志。上面句子寫的是：

臣死國，妻妾死臣，誰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嬌女七齡，筆稚難全，未免有傷慈孝治！

空嗟有負聖明恩！

我殺人，人亦殺我，夫復何憾！所自愧奉君念載，歷官三省，涓埃無補，

（白）又一聯寫的是：

臣罪當誅，臣志無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終沉三字獄！

君恩我負，君憂誰解，願諸公轉旋補救，切須早慰兩宮心！

(白)寫完了，交代家人，那時候合城文武官員，都已預備好了，就見家人拿進帖子來，說是臬台何大人拜會。毓賢道：「他的來意，我已盡知，就請進來罷。」(唱)家人傳話不遲停，走進西司何大人，翎頂衣冠多濟楚，進門仍把禮來行。毓賢當下開言說：「要我頭顱已現成，不要諸公多費事，皇皇君命自當遵。」臬司到此無言答，低首卑詞回大人，伺候大人天界去，有何吩咐謹當遵。中丞回答無他囑，一死今朝報聖恩，身後妻孥那顧及，只須君等論交情。臬司回說無須慮，各事本司當盡心，撫院一聲多謝了，轉身出外向前行。臬司隨後來跟出，同上肩輿不稍停，來到撫轅齊下轎，大堂之中且安身。當今聖旨居中供，咫尺天威怕煞人，合省官員齊上院，撫標士卒集三營。旌旗招展刀鎗列，劍戟迎陣鼓角鳴，少頃轅門三鼓罷，撫軍宣旨出中廳。山西巡撫堂前跪，禁不住，頂上三魂少二魂。(白)說時遲，那時快，中丞宣過聖旨，毓賢謝過了恩，仍舊扶他上轎，前呼後擁，纔出轅門，遂在照壁後面，請他下來，其時各事都已停當，地下

鋪了一條草蓆，就請他在那裏歸天。（唱）毓賢下轎度從容，一死聊將答九重，叩謝天恩朝北跪，更思老母已龍鍾，孩兒侍奉虧晨夕，國法難將不孝容，一壁思量頭及地，頓時頸血濺飛紅。（白）毓賢伏法後，一面就有自家人立刻將他屍首收殮，帶回原旗安葬，這裏何臬使照例上院稟明，就請撫憲替他出奏覆命。（唱）一年事變太紛更，禍福因緣了了明，只說山西毓巡撫，從前殘忍太無倫，於今一命來相抵，可見得，天理循環果報靈。書到此間重太息，下回書，啓徐兩個續新聞。

庚子國變彈詞卷三十三

第三十三回

勸自裁消息洩東邦

正國法頭顱擲西市

(白)却說聯軍進京之後，滿朝文武百官，不及隨駕出京，或無地藏匿者，遇見洋兵，挫辱備至，越是做官人越加侮慢，真正是衣冠塗炭，家破人亡！前幾回書內，早已言之詳盡，亦不必再述了。如今單說那徐桐之子徐承燾，自從七月二十日洋兵破城，活活的把他父親逼着上吊死了，他原與他父親說明，父親盡忠，他當盡孝，誰知他父已死，他忽然動了貪生怕死的念頭，連忙把他父親屍身解了下來，棺材是預備好的，就草草裝殮，停在空屋之內，他便同了家眷，想去逃生。誰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日晚上，出得大門，纔走幾步，就被聯軍拿

住。(唱)侍郎急急正逃生，意外相逢外國兵，老少一家冲散了，只有他，單身一個陡成擒。可恨他，飾詞逼死親生父，論罪難逃大逆名，天理昭彰原不爽，奸臣孽子最分明。(白)拿住的人，却是日本國的兵，就將他帶回營中，細細拷問，他便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他的意思以為見了外國人，說我是個官，或者格外看重，誰知不說是他還可，一說是他，外國人格外看得利害，一步不肯放鬆。

(唱)軍營看住侍郎身，坐臥難違監察人，有苦此時權耐守，只指望，他時或有救星臨。誰知劣迹和盤出，外國聯軍查得清，都說他，助彼拳匪張惡燄，附奸黨惡害洋人。昭彰罪蹟端剛等，斷不容，漏網同施法外仁。公使合辭來照會，全權一本奏西京。(白)同時查出罪蹟昭著，已被聯軍拿住的，還有一個禮部尙書啓秀，亦在日本營內看守，自從他娘去世，托了李中堂替他講情，放他回去十天，替娘帶孝，等喪事辦過，去見慶邸，慶邸又不好明說，只好拿話打動於他，是要他自盡的意思，無奈他聽了不悟，依舊跑回日本營中。(唱)兩人罪案一般深，

各國查來澈底情，照會全權須重辦，不然和局不能成。况兼兩個都拿獲，囚在他們外國營，如不重懲他代辦，那時國體反難存。全權斟酌方馳奏，贖底西安降旨云。（白）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安行在，下一條上諭，上面寫的是：

「禮部尙書啓秀，前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著先行革職，著奕劻李鴻章查明，所犯確據，卽行奏明從嚴懲辦，欽此！」

（唱）詔書一紙下西京，嚇殺兇頑兩罪臣，已受他人縲紲苦，那堪削職等齊民？况兼有旨嚴查辦，須望全權法外仁，但使此身能出外，便當安分過殘生。

（白）慶李兩全權接到此諭，立刻照會各國，將他二人查辦，無奈二人的劣迹，都被各國查明，說他力庇拳匪，專與洋兵爲難，實屬罪魁禍首，不容輕恕。慶李兩大臣據情奏明朝臣，到了次年正月初三，又下一條旨意，一面把英年趙舒翹賜令自盡，一面飭將兩人在北京正法，上諭上寫的是：

「啓秀徐承煜，各國指稱力庇拳匪，專與洋人爲難，昨已革職，著奕劻李

鴻章照會各國交回，即行正法。派刑部堂官監視。欽此！」

（唱）電音未到北京城，那時節，日本兵官早料明，斷定兩人無活理，只因那，列邦要素不容情。因他罪案難輕恕，力庇拳匪禍外人，若不將他來正法，那時和局不能成。（白）轉瞬之間，新年已過，他二人還在日本營中，希冀全權大臣替他開脫，斷不料不保首領也。（唱）心中不免急如焚，斷不料，一日西曹性命傾。那曉洋人早窺破，兩人生死了於心，因之感動慈悲念，反將他，相待從寬情意殷。朝夕憐他就要死，旁人那曉此中情？（白）要將二人正法，不特本人不知，就是旁人亦出之意外，然在看守的兵官，早已了然於心。有天特喚他二人相見。（唱）兵官相見禮殷勤，說起諸邦要素情，諸事明言雖不便，因將他語感其心。常言道，「兩君官爵皆高貴，羈絆吾營苦十分，明哲見機師古語，大臣豈可辱其身！」（白）在下替你二位思想，與其羈絆吾營，何如早打主意？」徐承處道：「倘蒙釋放歸家，那就恩同再造！」兵官聽了他話，口中不語，心下想道：

「他兩人終屬貪生怕死之輩，枉受朝廷爵祿，看他是不會悔悟的了，我今索性與他言明，看是如何？」（唱）兵官不語自思論，半晌開言說事因：「奉命將君來看管，晨昏相見倍相親，願將肺腑陳君聽。各國要求不放輕，查出兩君諸劣迹，已經照會到清廷。只其間，並非在下難援手，都爲我，官小難參軍國情。不怕清朝不查辦，那時節，兩君性命恐難生。」（白）他兩人聽了這話，恍似青天一個霹靂，不知不覺的跪了下來，求那兵官救他一命。（唱）赫赫天朝兩大臣，一朝屈膝向洋人，無非怕死貪生念，那識鴻毛一命輕？要想兵官代設法，懇求那，列邦公使略留情。兵官一見忙扶起，無奈他心明了明。（白）兵官道：「這事在下亦無法想，但是一件，與其將來吃苦，不如及早自裁，在下這裏有酒二瓶，你二公拿去服之，免得身受極慘之事，便是在下照應你二位了。」（唱）這般舉動不該應，聊盡區區一片情，伏望二公依我勸，免其他日悔於心」。兩人聽了仍無語，掩面悲啼大放聲，拉住兵官不釋手，要他今日救殘生。（白）兵官看他二人不聽

勸說，就叫從人領他下去，依舊看守。到了正月，接到西安行在電諭，說是將他二人交回正法，當由全權大臣備了照會，向各國公使討回，各國公使得信，隨即交付來人，一同解到刑部收管。（唱）敵營數月久羈身，一日朝廷來要人，兩個糊塗猶誤會，還道是，出門就可慶延生。縱然解向秋曹去，不過是，身繫天牢議罪名。法網從來疏不密，但期逢赦沐皇仁。（白）誰知到了初八這一天，早上忽然有人將他二人提到刑部大堂，他兩人一見情形不妙，啓秀還在那裏疑疑惑惑，徐承煜是過來人，懂得規矩的，到了此間，知道有死無生，不免號咷痛哭起來。歎了一回，刑部尙書貴恆出來，把上諭宣過，他二人跪着聽了，爬在地下不能起來。貴恆就吩咐把他二人扶上囚車，自己押着，還有九門提督派來彈壓的兵，一路浩浩蕩蕩，望順治門菜市口而來。（唱）刑部今朝殺犯官，北京哄動萬人觀，尙書啓秀猶還可，第一是，已革侍郎最不堪。會記得，兩次忠臣遭戮殺，他曾監斬攝秋官，如今事隔無多日，一樣臨刑到此間！省識忠魂泉路等，陰曹地府也歎

顏，報施不爽憑天理，贏得旁人笑罵言。（白）兩人到了菜市口席棚之下，就有兩家的管家同那劊子手商量，每人名下送他五百兩銀子，請他手下快點，免得兩位大人受苦。劊子手道：「啓大人的收下，徐大人的叫他省了罷。」（唱）只爲其人太不仁，如何逼死父親身，忠良個個被伊害，去年裏，作福作威好怕人！會記忠臣駢首際，不許我，受其賄賂半毫分。吾今還是遵其命，公事今朝照例行。莫說紋銀五百兩，就是那，黃金萬兩不承情，說完不顧昂頭去，冷笑連連又幾聲。（白）說時遲，那時快，刑部尙書貴恆一到，把二人提下囚車，謝過聖恩，就要開刀。（唱）也是朝中兩貴臣，一朝駢首好傷心，尙書猶自能開口。侃侃而談說事情。當說道：「縱使今朝冤屈死，須教日後見臣心。」從容就戮菜市口，白刃飛來血氣腥。可笑侍郎人一個，一旁嚇得戰兢兢。將伊拉過無知曉，癱軟塵埃領極刑，斫察一刀身首斷，今朝臨到自家身。（白）徐承煜正法之時，來看的人，人山人海，無不拍手稱快，都說天理昭彰，報施不爽。外國人都帶着照相像

伙，把他兩人小照拍下。却有一件可怪之事，是彼兩人正法的那一天，忽然大風猝起，飛沙走石，日色無光，衆人都不明其故。（唱）天道無憑却有憑，其中緣故最分明，罪魁一一都懲辦，詔進賢才斥小人。從此敦盤徵輯睦，兩宮變駕返京城，要知和局磋商事，下卷書中再敘明。

庚子國變彈詞卷三十四

第三十四回

拒俄兵黑龍江啟釁

殺幕友壽軍帥作威

(白)話說庚子一年，拳匪啓釁，各國失和，聯兵進京，兩京出狩，早弄得山河破碎，宗社震驚，人民流離，衣冠塗炭，已是不堪設想。豈料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既啓內訌，又生邊釁，雖說國運使然，實由用人不當所致。這部彈詞，已編到罪魁授首，和局將成，正可接敘兩宮回京，爲此書一大結束。然而內憂外患，同在一時，俄羅斯爲接壤強隣，東三省實本根重地，一朝決裂，三省淪亡，由今思之，實堪疾首！鑒觀既往，懲勸將來，且喜紙有餘閒，人皆樂聽，待在下慢慢地講來。(唱)聖代龍興是此邦，控中制外幅員長，強隣窺伺耽耽久，只在

疆臣駕馭良。豈料釁端開一旦，將軍作事欠商量，羽書夜報東邊急，太息陪京付滅亡！先是六月十一二等日，有俄兵數千名，欲假道愛琿，前來保護鐵路，俄國海蘭泡將軍，行動公文，照會黑龍江將軍壽軍帥，不料軍帥不允，并回覆俄將軍道：「江省鐵路，敝國自能保護，倘貴國定欲發兵前來，則本將軍惟有以干戈相見！」（唱）中俄兩國久相親，絕少齟齬甚事情，豈料將軍太鹵莽，欲將軍火嚇俄人。無端開動邊疆釁，竟把兵戎看得輕，且說俄軍聞此語，立時照會覆公文（白）上面寫道：

「江省鐵路，貴國代為保護，敝國實不能信。然中俄兩國久敦睦誼，二百餘年，從未輕啓邊釁，今貴將軍定欲與敝國軍火從事，足見貴將軍英雄勇武，實為中國不可多得之員，敝國亦唯命是聽，惟貴將軍圖之。」

（唱）將軍得信怒冲天，痛恨俄人犯我邊，拚定與他來決裂，兵機迅速要爭先。傳知所屬諸軍士，預備交鋒要戒嚴，強弱情形全不諒，紛紛羽檄四邊傳。

(白)立刻電告愛璉副都統，如俄兵過境，迎頭痛勦，勿令下駛。(唱)副統聞知吃一驚，將軍此舉看人輕，自家兵力多單薄，對壘沙場那得贏？大胆將軍思妄動，國家受禍定非輕，我今若不先攔阻，一樣將來有罪名。(白)其時愛璉副都統鳳翔，得了壽軍帥電飭，遂即覆電諫阻，無奈軍帥置之不理。六月十日清晨，有俄國兵船五艘，拖帶駁船十三號，載俄兵一千數百名，從黑龍江下駛，鳳翔副都統急發電報，以告軍帥，即晚得軍帥電覆，力申開戰之議，於是愛璉所練各兵，立刻開赴江邊防守。十八日，又有俄國兵船一隻，裝運軍火，鼓輪西下。船上有一名護送官員，當被官兵上前攔阻，口稱奉大帥將令，不准俄國兵船往來江上。船上的俄官，登岸拜會，辯駁此事，無奈統兵官堅執不允。(唱)俄官不覺恨於心，立刻回船把事行。先發排鎗相恐嚇，既而大砲放多門。官兵燃砲相還擊，打死俄官兩個人。護送官員亦中砲，急乘杉板共逃生。(白)當下鳳翔副都統就把兩邊開仗情形，電告壽軍帥，軍帥立刻電致俄將軍，責其不應輕易開仗，以啓邊

蒙，其電卽由鳳副都統派一武弁送至俄將軍處。時俄將軍已受重傷，僅存一息，而猶能張目與此弁談論，誓必翦滅黑龍江方肯罷休。（唱）壽山做事太欺人，明明是，自己先將邊釁生，一味責人不自責，反言俄將不該應。俄官得信非常怒，立誓須將黑省平，不滅此邦不朝食，心中憤憤那能平？（白）自十八日開仗之後，中國統兵官，連日開炮向海蘭泡攻擊，俄兵亦以開花炮還擊。十九日，中國電報局爲炮所毀，二十，二十一兩日，俄國馬隊數旗，已到了愛琿城下。（唱）敵邦馬隊已臨城，驅逐居民一處屯，舉火焚燒人死盡，這般慘酷未前聞。海蘭質易商人等，聞信之餘駭十分，核計丁男并婦女，有多無少六千人。敵兵先說開船送，迫令江邊立定身，商衆聞言心竊喜，大家恐後急先行。忍飢露立江邊上，一日連宵又到明。不見敵船來護送，忽聞鎗炮響連聲。開鎗揮斧來何猛，數十洋兵殺氣騰，齊向商民施毒手，出人不意陡然驚。大江前面難飛渡，頃刻之間命半傾，一半投河圖自盡，幾人泗水慶重生？六千人衆無辜死，憤恨蒼天太不仁。

(白)二十二日，鳳副都統見敵兵在江東恣行焚戮，意良不忍，遂遣派兵官渡江抵禦。兩軍相遇大戰一場，兩家互有傷亡。帶兵官先自逃遁，幸後隊勇猛，纔將敵兵驅散，計自六月十一至此，彼此兵聯禍結，已有半月。壽軍帥一味的師心自用，不聽人言，這日正想傳中國大隊人馬攻打俄兵，衆官員諫阻不聽，旁邊氣壞了一個人。(唱)這人一怒本非輕，滿腹牢騷意不平，便把衣冠來結束，花廳之上見將軍。其人王姓單名煥，官列郎曹五品尊，奏調奉文來黑省，邊疆形勢了于心，因聞軍帥開邊釁，熟料中原不得贏，且已拳匪滋外亂，豈可以，再生外侮累朝廷。思將滿腹忠兼憤，說與將軍仔細聽，軍帥聞言忙叫請，兩人相見禮來行。(白)分賓坐下，將軍便問：「老兄有何見教？」王郎躬身稟道：(唱)「辱蒙軍帥久垂青，司官是，一直心懷報國忱。上答朝廷下知己，知無不說理該應。昨來聞道將軍怒，爲的是，窺伺邊疆有敵兵。虎視眈眈非好意，不堪臥榻讓他們。因之頓觸將軍怒，擬遣師徒打敵人。臣子盡忠當若此，不過是，其中得

失要分明。」（白）司官却有一說，（唱）從來強弱不能爭，矧彼俄人兵力精？只可羈縻延旦夕，那堪一旦忽興兵？須知螳臂難相禦，定見交兵不到贏。伏望將軍須仔細，其中強弱要分明。（白）壽軍帥不聽這話還可，一聽這話，不禁三神暴躁，七竅生烟，但一時又不好發作，只得忍住，冷笑了數聲道：「我想不到大清朝二百數十年養士之恩，都是養的一班漢奸，倒幫着外國人，怎見得？我們中國一定要輸，他們外國一定要贏，只要諸公盡忠報國，不要貪生怕死，莫說一個俄國，就是十個俄國，也奈何我不得！」（唱）將軍聽罷意驕矜，座上郎中氣十分，利害死生全不曉，可憐無故害蒼生。我今若不將他勸，辜負朝廷雨露恩，思想一回重啓齒，將軍聽稟把言云：（白）「司官官卑職小，亦有忠君愛國之忱，豈有私向外人之理？惟念情勢不同，強弱互異，與其貽悔於後，何如謹慎於先？將來設有貽誤，朝廷之上，以輕開邊釁，責問將軍，將軍何辭以對？尚望將軍三思而行。」（唱）將軍聽說不開聲。自向心中細忖論，主意吾身早打定，必須

將，洋人殺退始開心。將軍出令如山重，更有何人背我行？大膽書生無理甚，將吾貌視不該應。安邊自有匡時略，總比書生略識兵。撓亂軍心非小可，眉頭一縐憤填膺。霎時面色青如鐵，不覺心中殺氣騰。思想一時忙啓齒：「吾兄此話欠分明。老夫職掌兵權重，任憑誰，阻止軍機有罪名。將令如山搖不動，休嫌我不顧交情。」郎中座上聞斯語，不覺心頭抱不平，侃侃而談多正論，無奈是，將軍一意要興兵。要知王煥遭冤害，下卷書中再表明。

庚子國變彈詞卷三十五

第三十五回

王部郎斬首蒙冤

鳳都統捐軀報國

(白)却說王部郎同了壽軍帥兩個人吵了半天，依着壽將軍的火性，當時就要將伊斬首，幸被衆幕友竭力勸開，得以息怒。王部郎回到自己書房，越想越氣，一夜無眠。這裏壽軍帥被衆人好勸歹勸，好容易把氣平去，次日就下一個札子，給王部郎，叫伊進關催餉。(唱)軍帥心中怕此人，時來耳畔語叮嚀，性情強項言無忌，擾亂軍帥了不成！一紙文書催餉去，從今拔去眼中釘。又誰知，部郎接到將軍札，更動殷殷報國忱？(白)當下一腔熱血，滿腹牢騷，立起身來，磨動了墨，蘸飽了筆，洋洋洒洒，一揮數十行，上面無非說壽軍帥的話頭，說他

不該應輕開邊釁，我一身不足惜，設或因此大動干戈，何以對得住朝廷付託之重？其間還有許多諷誚伊的話頭。寫完封好，放在房中几上，也不向將軍告辭，立刻襖被起身而去。（唱）部郎性急就登程，忘却軍前告稟行，壽帥清晨相候久，不見伊，前來謝委好疑心。伊身奉旨歸吾用，一向是，視若腹心辦事情。而且搬來衙內住，晨昏可以見頻頻。豈期一旦良心變，撓亂軍心罪不輕。本擬將伊來斬首，大家勸解始從輕，因之差彼催糧去，保彼殘生一命存。何以今朝不謝委，料必是，有慚面目悔心生。將軍想罷多原諒，忙喚跟班說事因。（白）將軍問道：「王老爺的札子可會送去沒有？」跟班道：「早已送去：是王老爺自己接的。」將軍道：「爲甚這半天不見他來謝委？莫不是自己羞慚，沒有臉來見我？你們可悄悄到伊書房之內，看伊在那裏作甚。」（唱）跟班奉命急忙行，走到書房探事情，一路行來靜悄悄，院中不見有人聲。書齋虛掩雙環啓，推進房門吃一驚，行李書箱都不見，不知人在那方存。（白）進得書房，好生詫疑，心下想

道：「這個樣子，一定是私自走了，爲甚不到大帥跟前稟辭謝委，其中必有緣故。」一頭想，一頭滿屋裏搜尋，忽見書案之上，留了一封書信，上面寫着將軍鈞啓四個字，筆迹猶新，並未封口，不要管他，且拿他到主人前銷差。（唱）跟班覆命到花廳，見了主人回事情，稟說郎中已私走，書房之內沒人行。看來此去尙非遠，案上留書墨瀋新，說罷將書來奉上，將軍舉目看分明。（白）拆開一看，洋洋洒洒，足足寫了一二十多張信紙，無非數說將軍不應該輕啓邊釁，置祖宗基業於不顧，司官一片報國之忱，前來勸說，更不應拒諫飾非，末後還說現在派我催糧，無非要我離開此間，你好耳根清靜各等話頭。將軍不看則已，一看之時：（唱）一看之時了不成，將軍怒火透無明，眼中爾竟全無我，大膽狂奴氣煞人！自古道，做此官來行此禮，奉差謝委自該應，我今已有容人量，不料狂奴看我輕。擾亂軍心當斬首，幾將大事壞伊身，留伊一命應知感，竟爾冤仇海樣深。彼旣無情我無義，不由憤氣鬱於心。（白）將軍一頭思想，一頭拔取令箭一枝，差了一

員武弁，命其前去，將王煥追趕回來，不得有誤。（唱）不言軍帥要拿人，且說行人在路程，細想將軍太無禮，飾非拒諫負朝廷。我今幸把樊籠跳，免得將來見敵兵，一路行來多快活，那知大難目前臨。（白）話說王煥自從離了將軍衙門，一個轡頭就走了五六十里，下店住宿，剛纔吃完了飯，正欲攤被休息，忽聽得牆外一陣馬蹄之聲，隨又聽得有人前來叫門，打聽王老爺是否住此店內。店家回道：「老爺是有一位，但是姓王姓李却是不知，你老自家進店問他可也。」那差官把帶來的人留在店外，自己同了幾個精壯兵丁，手拿傢伙，直闖上房，問這裏可是王老爺住的屋子不是？那王煥在燈下，聽了外邊聲息，正在疑心，聞得此言，究竟是條好漢，立刻迎了出來，說在下就是姓王的。那差官一見是他，也不說別話，一聲暗號，七手八腳，把王煥捆了就走，出店上車，簇擁着，又走到來的那條路上去了。（唱）部郎心下早分明，一定是，軍帥差伊把我擒，回到省城無活理，我不如，拚其一命不求生。轟轟烈烈男兒氣，聊吐胸中事不平！主意心

中早打定，轅門已在面前臨。(白)到得將軍衙門，差官進內銷差，軍帥聞報，立刻大發雷霆，叫把王煥帶進。(唱)將軍驀地發雷霆，帶上郎中王姓人，挺立中庭不下跪，壽山盛氣怒相陵。「匹夫人大膽私逃走，竟把區區看得輕，昨日從寬不斬汝，恩將仇報枉爲人！今朝仍被吾擒捉，料汝難逃我掌心，既到此間應識罪，緣何背我竟私行」(白)王部郎道：「你擅開邊釁，不聽好言，像你這樣人，我實在一刻不能與你同處。」(唱)大膽王郎不怕人，言詞侃侃意難平，將軍聽了心懷怒，走上前來罵幾聲。颯強部郎猶不服，口中大罵壽將軍，當言與你交非淺，八拜之交手足親。昔日通財周濟汝，友朋之義不須云，即今位分雲泥隔，參贊軍機費我心。兵額念營能足否？那能瞞我半毫分。一朝反面不相識，可歎你，雖着衣冠不是人！(白)壽軍帥當下被王煥搔着他的痛瘡，這一氣更非同小可，也不管三七廿一，一伸出手來，一連打了十幾下嘴巴，一個打，一個罵。後來把王煥的門牙都打掉兩個，那王煥還是罵不絕口，罵的將軍急了，就命請大

令將他斬首！（唱）請令登時要殺人，署中嚇殺衆親朋，念他數載同舟濟，忍使今朝一命傾。立刻大幫同入內，挨挨擠擠跪埃塵，其中領袖何名字，觀察錢君號紹雲。跪到中廳連叩首，將軍息怒聽分明，念他贖直天生性，辦事從來無二心。冒犯虎威誠有罪，尙求寬恕二三分。說完叩首無其算，直跪庭前不起身。到此將軍怒始息，今朝情面看諸君，饒其一死須監禁，待奏朝廷解北京。（白）王煥下監，大衆退下，暫且不題。且說將軍壽山是日未曾待王煥，過了兩天，忽然想起他那日所說的話，甚麼兵額不足，明明道着我的短處，倘解此人到了北京，那時在刑部大堂，一一供招，老夫的前程，豈不送在他手？古語說得好，斬草除根，又說甚麼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主意已定，立刻拔了一條令箭，派了一名差官，叫他從監中提出王煥，即時正法，等到大衆知道，已經來不及了。（唱）此是將軍猜忌心，部郎枉自送殘生，直言賈禍非今始，可惜他，滿腹經綸未展成！待到太平邀卹典，何堪疆域屬他人？休題王煥遭冤殺，且把邊情再記明。（白）却說

壽山自將王煥正法，自此忠言逆耳，調度無方，鳳副都統調赴前敵，愛璉城內毫無預備，俄兵遂於二十九日乘虛而入，官兵退下七十餘里。彼此相持半月，到了七月十六，俄兵大隊進攻，鳳副都統傳令退守，次日再戰，到了次日，俄兵在北嶺山下，架起開花大砲，向官兵猛擊，鳳副都統傳令全軍出隊迎擊，有退後者斬！（唱）都統鳳翔抵敵兵，清晨出令號三軍，今朝大隊須前進，退後之兵正典刑！令出如山都恪守，兩軍相見便交兵，前軍漸覺難支住，統領童君想退兵！都統立時將彼斬，營前梟首號三軍，諸軍見了都恇怯，奮不顧身殺敵人！（白）當下一鼓作氣，俄兵大受夷傷，究以彼衆我寡，官兵傷亡亦復不少。鳳副都統親臨督戰，自辰至酉，整整一天，親自放鎗四百餘響，漸漸力不能支，腿臂均受重傷，墮馬三次，約摸有戌牌時分，方由左右扶之回營。（唱）大敵當前不顧身，受傷墮馬載歸營，一身精力銷磨盡，入夜狂噴血數升。大吼一聲瘡潰裂，滿身血液痛難禁，將星一夜騎箕去，贏得軍民哭失聲！（白）鳳副都統既亡，遂由壽將

軍之第七公子代統其軍，當夜卽將力戰捐軀情形，電告壽將軍，將軍得信，大大的哭了一場，說道鳳某之死，是老天爺割掉我的臂膊，就叫打電報與他七公子，叫他好生將鳳副都統棺殮，壽將軍自己又到廟裏，傳齊僧衆，替他追荐一天。

（唱）可憐都統已亡身，前敵誰爲抵禦人？軍帥此時心力瘁，急思自己赴前營。忙將印綬交人守，統領貔貅就出征。一衆官員齊苦勸，將軍爲國要留身，所遺印信無人管，齊勸將軍不使行。溯自邊疆開敵釁，計時一月有餘零。先將愛琿城淪陷，都統鳳翔又喪身，自撤藩籬揖盜入，問君何以答朝廷？疆臣誤國難辭咎，下卷之中再敘明。

庚子國變彈詞卷三十六

第三十六回

太守求和白旗招展

將軍自盡黑省淪亡

(白)話說壽軍帥平時辦事，勇敢有爲，頗爲人所稱許，只緣爾時各路軍情不利，警報頻來，方寸已亂，不暇簡練士卒，惟日操練義和團百餘人，恃爲長城之靠。每逢初七十五等日，傳諭城中居民，不得打火造飯，百姓聽了他的號令，多半疑鬼疑神，不甚相信。(唱)憶從拳衆滿京城，大小王公相信深，因此風聲傳播遠，人人供奉似神明。將軍也受他愚騙，想靠拳民打敵人，反置兵丁不訓練，一任那，俄兵進逼下奎城。(白)自從鳳都統力戰捐軀，壽軍帥就將印綬交與副都統薩保護理，自己親臨前敵。薩副都統不肯接手，只得作罷，乃派程雪樓

太守爲總統，統率全師，前赴北大嶺迎戰（唱）幸喜程公見事明，隨機應變有才
能，明知不是強俄敵，何必同他去用兵？一到營中忙下令，營盤紮住莫胡行。文
書照會俄邦去，戰事今朝且暫停，兩國從來敦輯睦，豈可以，些微嫌隙竟交兵。
我來相請申和議，重把當年睦誼敦。俄將得書隨報可，准其停戰好安民。但吾一
事須遵令，兵到之時盡出迎。門掛白旗皆免死，叫他們，家家安堵得康寧。程君
重感俄邦意，親到俄營道歉情，俄將相迎多禮貌，居然設席款嘉賓。程君席散回
營內，傳諭居民一體遵。（白）俄國官員與程太守商量，總要當面與貴將軍會議和
約，程太守無奈，只得推誠相與，親自拔隊先行，軍帥在後面緊緊跟隨。到了二
十八日，傳言俄兵已越東大嶺，即日進逼下奎。八月初二日，程太守先到下奎，
見過軍帥，面陳與俄停戰議和事宜，且言俄國統兵官已率師前來，必到與軍帥面
商一切。（唱）將軍聞稟自思尋，愧我何顏見敵人？縱使他人捐宿忿，我心纔覺
不安寧。官居一品非爲小，忍辱朝廷媚敵軍。仔細思量無善策，如何退敵慰吾

民？倘然任敵長驅入，未免吾民罹禍深。世受國恩當報主，到而今，惟拚一死謝朝廷！將軍思想多停當，便對程君把話云，（白）「老夫受國厚恩，豈可反顏媚敵，同他們當面議和。然又不忍使城內居民無端受禍，現在老夫主意已定，等到敵兵前來，惟有一死，上報朝廷，下謝江省之民而已！」（唱）花廳正在共談心，人報俄兵已近城，大帥聞言連歎息，合家誓死答朝廷。夫人是，堂堂命婦當同死，子婦須當盡孝心。勸令一家同自盡，孩提小女不留存。親將稚女投諸水，誓在人間不苟生。吩咐一番無餘事，從容就死不遲停。（白）其時壽將軍已經仰藥，以圖自盡，經人解救，得未曾死。到了八月初三，俄兵前隊陸續行抵下 奎城下，程太守聞信之下，立刻出城照料，供張具備，俄人甚是喜歡，吩咐城外紮營，不准擾累百姓，百姓甚爲安靜。到了午後，忽聽得一排鎗砲之聲，將軍一面傳令閉城，一面叫程太守出城偵探，知是順天仁字軍與敵兵相遇，彼此開鎗轟擊，鏖戰許久，仁字軍力不能支，陣亡將士二百餘人，餘均逃竄。初四日一早，

俄軍後隊亦到，其統兵官必欲入城與將軍相見。（唱）俄兵已薄下壘城，其勢將爲城下盟，必欲入城見主帥，此中諒必有原因，將軍洞悉其中故，吉少凶多了了明，思想一回忙握筆，一封書，語多宛轉覆俄軍。（白）書中大致說食君之祿，必當忠君之事，現在弄到這步田地，有何面目再見朝廷，不如一死以圖塞責，但求貴統帥不焚燒房屋，殺害民生，就九泉之下，也能瞑目！（唱）將軍誓死報清廷，性命鴻毛看得輕，修信已完忙沐浴，衣冠楚楚到中庭，棺材一具檯端正，預備身歸枉死城，對北還將香案擺，三呼萬歲淚珠傾。微臣心力已交瘁，更少良謀退敵人，根本膏腴輕割棄，微臣萬死也該應。一番拜擺匆匆起，便把生金口內吞，端坐片時無動靜，將軍腹內自思論。自裁惟有洋鎗快，只要碎匄響一聲，立刻便能登極樂，何須耽擱誤時辰？回頭便喚長公子，利器與吾選六門，手捩機關休害怕，早將兒父了殘生。（白）壽將軍此時已倒臥在棺材之內，他的大公子究竟有些不忍，壽將軍責其有違父命，便是不孝之人，大公子無可奈何，只得拿了

洋鎗在手，對着壽將軍淚如雨下。（唱）父子從來天性親，如何舉手下絕情？只因再四來催促，說是成仁寧殺身！無奈便將準頭對，青煙過去響連聲，那知中在肩頭上，此刻將軍痛徹心。咬緊牙關無一語，登時便覺面容青，夫人率衆號嗷哭，僕婦家人也淚淋。一個時辰挨過了，將軍仍未了殘身，此時公子心如割，便把洋鎗又一擊，一子飛來中心坎，將軍瞑目始歸陰。（白）壽將軍已死，衆人忙將棺材蓋上，一面招呼家眷，隨柩出城而去。（唱）將軍眷屬盡逃生，得得輪蹄去似雲，只有知機程太守，衣冠躑躅出郊迎。少時已報俄人到，雪戟霜戈耀日明，俄將謙虛忙下騎，居然握手敘寒溫。偶然提及將軍事，長歎連連三兩聲，一路行程來得快，旌旗早進卜奎城。（白）那日俄軍到了卜奎，一頭改換國旗，便不是大清番土，百姓們也有留的，也有去的，俄軍却聽其自便，絕不阻攔。（唱）可憐萬古此金湯，拊背儼然又扼吭，只爲將軍輕啓費，不分利害太荒唐。全不想，朝廷拓地開邊苦，戎馬匆匆戰幾場。一旦輕輕歸敵手，祖宗地下淚浪

浪。明知擢髮罪難數，一死聊爲彌補方。從此陸沉形象現，神州萬里慨淪亡。欲知西狩諸般事，下卷書中仔細詳。

庚子國變彈詞卷三十七

第三十七回

獲賞賚縣令欺君

恣荒嬉阿哥失寵

(白)話說兩宮自到西安之後，千頭萬緒，目不暇給。聖母皇太后，在行宮之內，日日盼望議和消息，有天全權奏報，和局將成，回鑾有望，他老人家便面有喜色，有時想着了國破家亡之慘，便要失聲痛哭。太監們曉得老佛爺心中不樂，便千方百計，弄了些花鳥蟲魚，養在後花園中，哄着他老人家歡喜。(唱)一花一木悉天機，何況栽培在帝畿？不羨移春楊氏檻，百般桃李鬪芳菲。行宮內外多寥落，曠有黃鶯枝上啼！回憶鳳城腸欲斷，那堪綠暗與紅稀？千門萬戶金銀鎖，寂寂黃昏月照西。一片東風何日到，青娥幾輩淚霑衣。反不如，此間小築清

香館，嫩蕊柔枝任品題。(白)因此那些王公大臣，也都千方百計，弄得許多瑤草仙花，珍禽奇獸，送入禁中，以備老佛爺不時賞玩。(唱)慈躬宵旰苦辛勤，那有工夫樂賞心？無奈百官承意旨，琪花瑤草助精神。同霑雨露邀宸賞，承值官員最小心。朝夕進宮來伺候，幾回戰戰又兢兢。(白)一日，老佛爺在後苑賞玩這些花木，偶一回眸，看見玻璃窗外，一個官兒，手裏提着一把澆壺，在那裏來回灌溉。(唱)抱甕非同農丈人，澆壺起處雨同噴，天家厚澤霑濡遍，併作芳菲爛熳春。慈聖見之心大悅，爲他辦事頗殷勤，鸞音微吐來相問，傳語頻煩內侍臣。問彼何人能入內，澆花如此耐勞辛。那官員，當時見問連忙跪，匍伏埃塵奏事明。(白)當下奏道：「臣孫多祺，乃是分發陝西知縣，奉了本省撫臣之命，送花進宮，孝敬老佛爺賞玩的。」(唱)慈聖聞言略點頭，閑中無事問根由，爾家現有何人在，出仕爲官已幾秋？到此無須來害怕，話當一一說從頭。多祺重把頭來叩，聖母之前奏事由。(白)臣家中尙有老母在堂，今年八十多歲，臣分發到省，

不上兩年。(唱)小臣奏對語分明，聖母當前把話云，難得兩親猶健在，我今聞得也歡心。歸家須把親來孝，常言道，欲覓忠臣孝子門。一壁回頭呼太監，少時賞賜到伊親。(白)少停，一個太監，拿了一付金鐲出來，對着孫多祺道：「這是老佛爺賞你母親的。」孫多祺當即爬在地下，叩謝天恩，捧了金鐲，欣然而出。(唱)一雙纏臂出深宮，此刻多祺樂意濃，黃袱手擎看仔細，凜然吞口是雙龍。翻新花樣加雕鑿，鬼斧神工自不同，跨上錦鞍入私宅，登時設架供當中。家人婦子皆稱羨，慈眷何由沐九重？那知道，當日瞞天來造謊，胡言亂語蔽宸聰，他家中，何來白髮蕭蕭母，真正是，欺國欺民欺祖宗！藉藉人言吾不管，略加點綴助談風。官中之事權按下，再說那，正位青宮小蠢童。(白)且說大阿哥自從隨着兩宮到了西安之後，起先見朝廷將他父親充軍監禁，他心上還有點就驚，恐怕波累及己，後見朝廷并不加罪於他，纔把一塊石頭放下，嗣因慈恩高厚，依舊漸漸放肆起來，出入官中，終朝無事，有些不懂事的小太監，引得他心猿意馬，

時常換了便服，溜出行宮，到處騎馬遨遊，以爲快樂。（唱）宵小無知內侍們，終朝相引亂胡行，大街小巷頻來往，惹得人人問姓名。若遇無聊時候到，尋花問柳也開心，荒嬉如此已無度，豈是將來九五尊。（白）他最喜的是騎馬，有時在街上橫衝直撞，百姓們都奈何不得！（唱）迢迢廣陌去如風，一騎飛來疾似龍，華服鮮衣多燦爛，可惜他，面容粗蠢似村童。青絲寶絡黃金埒，出自天家便不同，一衆游民多避道，怕的是，頭顱撞破血流紅。馬夫伺候殷勤甚，豕突狼奔意氣雄，凡事俱瞞皇太后，終朝端拱在深宮。籌謀軍國猶無暇，不免家庭略放鬆，那曉阿哥乘此隙，任情取樂放寬胸。狐羣狗黨紛無數，盡是青年小老公！（白）外間傳說，還相好一個妓女，名字叫做黑牡丹，此却不能深信。（唱）阿哥作事太荒唐，業已頻將國體傷，更有許多無禮事，欺凌皇叔逞豪強，聖明念彼無知識，一笑置之不較量。蒙古例行切肉禮，上爲太后下嬪嬙，當今正在趨踰際，背後青宮態似狂。手執鸞刀虛擊刺，宮中衆目已昭彰，雖然嬉戲全無準，未免心中

懷不良。慈聖面前瞞得過，無如內監已宣揚。（白）太后雖曉得他不讀詩書，只是頑皮，却不疑他別的。且這個時候，端王待罪遼西，朝廷開一線之恩，不過拘禁終身，已是天大造化，大阿哥如此不知自量，真是糊塗。（唱）端王肇禍在邦家，伊子猶然侍翠華，慎選青宮非小可，如何一着忽成差？深宮聖母心生悔，有暇還將教誨加，那曉阿哥全不聽，數番強辨口歧呀。如斯廢物真無用，難向人前跨驪誇，無可奈何惟一哭，終朝但見淚如麻。從茲寵眷天天弛，阿哥是，猶自榮情在狹邪。一騎芳郊馳駿馬，更從肆酒醉流霞，膺圖受錄諸般事，水月分明又鏡花。（唱）當下太后便有廢去大阿哥之意，祇因自己面子攸關，所以暫行隱忍。（唱）出爾反爾太無常，只恐難爲邦國光，因此心中姑隱忍，回京方始下鸞章。端王尙在睜雙眼，盼望他年太上皇，福德兩途原并重，况乎天理更昭彰？此間且把霜毫擱，下卷書中說短長。

庚子國變彈詞卷三十八

第三十八回

慶回鑾中堂喪子

謀升官太守貢諛

(白)却說兩宮自到陝西，忽忽時逾一載，幸喜老成謀國，和議垂成，罪魁既懲辦無遺，條款亦磋磨就緒，於是慶王李相兩人，合詞奏上一本，請皇太后皇上車駕早日還京，上以慰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下以副中外臣民嚶嚶之望。這本上去，恰好兩宮以久去京師，諸多不慣，只指望洋兵退出，便可擇日起鑾，因此全權奏到，甚愜宸心，立命欽天監擇定日期，就叫軍機大臣擬旨，布告天下。(唱)恰逢六月有良辰，夏日炎炎要起身，雖說下旬秋已到，無奈是，大幫人馬熱難行。去年受盡辛兼苦，慈駕奔波怎慣經，因是諸臣來苦勸，秋涼之後再遄征。

（白）在我兩宮之意，恨不得立刻還京，無奈王大臣等恐怕慈聖春秋已高，不耐中途辛苦，而且大雨時行，山水暴發，恐防驛路有阻，因此切切苦諫，兩宮不得已，乃改期八月初八起變。（唱）屆期變駕要登程，只爲全權催迫頻，道是行期若再展，恐防外國要生心。因之到了八月底，文武官員集午門，剛聽辰鐘敲九點，就聞傳蹕要啓行。居民道左爭相送，一路香花望不清，遮斷變輿行不得，可想見，兩宮德澤入人深！（白）當下老佛爺見此情形，着實不忍，就命太監賞了那百姓好多銀子，大衆歡呼，曠成一片，直把老佛爺，佛爺送出幾十里路程，方纔散去。話分兩頭，再說此番回變，諸王大臣，統統扈駕而行，自不必說。榮中堂身居樞要，無論大小事件，兩宮都要與他相商，所以他竟跬步難離。起變的頭一天，就叫公子跟了前站先行，他却隨了兩宮在後，慢慢的走。（唱）相臣有後是單丁，一表非凡貌出羣，無奈生來好習武，彎弓馳馬逞奇能。這天隨了前驅走，他却手勒花廳緩緩行。朝日一鞭郊外路，秋光大好暢胸襟。（白）那公

子出得城來，玩看一路景致，心中好生快活，不知不覺，與大幫人馬拆開，他心下一急，慌忙加上兩鞭，撥刺刺，那馬如電掣風馳而去。（唱）一氣行來幾十程，那分水淺與沙平？况兼石路崎嶇甚，年少英雄苦未經。馬性加鞭添燥急，不由如箭疾忙行。是時公子踐行久，腹內飢腸轉轉鳴。一路行來天欲晚，蒼茫山色暮烟生，前無莊店後無市，到此心中急不寧。一陣眼前烏墨黑，不由眩暈在荒村，况兼跨下青驄馬，電掣風馳勒不停。一個倒栽葱跌下，嘩喇喇，如飛匹馬去無形。（白）那公子由馬上跌了下來，那知事不湊巧，偏偏碰在一塊石頭之上，早已跌得頭開骨碎，一命身亡！（唱）可歎華門年少人，一朝枉死把身傾，後來人馬齊經過，見了情形看個明。一看是他都嚇殺，如何回復相公身，無奈何，報知縣令來安放，靜等中堂駕到臨。（白）當時先由縣令將公子屍身，抬到附近村莊，借了一間民房，權時安放。（唱）屍身停放不須云，到次日，扈駕官員大隊臨。可歎一人榮相國，嬌兒喪命尙無聞。這天到了行轅內，就命傳呼公子身，手

下人，知道此情瞞不住，和盤托出告他聞。（白）那榮中堂不聽則已，聽了此言，不禁大吼一聲，直把他痛的在牀上打滾。後來問明公子屍身所在，奔去大哭一場，備棺盛殮，寄放廟中。兩宮知道情形，忙叫內監前去安慰，榮相無奈，只得強打精神，仍扈駕一路而去。（唱）可歎爲官數十春，膝前一子竟無存，蒼天相待如斯酷，伯道無兒最痛心。雖侍變輿不停走，他身是，失魂落魄少精神。曉行夜宿無多日，不覺相隨到汴城。（白）榮相到了汴梁，隨即請假數日，在寓休歇，思前想後，好不傷心。一日正在行轅無事，忽見門上來回，說有知府文梯求見。你道這文梯是誰？就是那年參劾康梁，將他放逐的，他費了許多血本，用却無數心機，得補河南首府，這回兩宮經過開封地界駐蹕數十餘天，他便千方百計，買通了太監門路。（唱）太守生平本熱中，自遭放逐恨無窮，因之拼命來謀幹，依舊黃堂要缺充。政簡刑清鳴得意，居然五馬逞威風，者番變轍西巡狩，幸有機緣對面逢！總管太監多勢力，冰山之勢正隆隆，儻能偶爾垂青盼，越級飛陞

掌握中。端整花銀二萬兩，托人致送到行宮，內官鑒彼誠心甚，照數全收樂意濃。從此朝朝常見面，口稱大叔禮謙恭。（白）文悌花了二萬銀子，獻與太監，從此那些老公們，與他異常親熱。（唱）總管威權過魏璫，幾操坤紐握乾綱，熱中太守工趨附，一見容顏喜欲狂。每日請安三四次，行宮來往爲誰忙？居然出入毫無忌，意氣凌人不可當！（白）一日合當有事，正值中丞松壽召見下來，瞥見耳房之內，有一個人在那裏繞灣兒，定睛一看，原來是文悌。（唱）高懸眼鏡目無光，手握烟筒三尺長，小立簷前頻顧盼，一呼一吸吐奇香。中丞不覺心中怒，背地徘徊沒主張，如此這般方有用，前前後後細思量。躊躇半晌剛纔定，出了行宮把話揚。（白）松中丞下朝之後，立刻掛出示諭一張，凡所屬官員，未有官門差使者，一概不准入內，諸人只得遵依。（唱）太守聞之小鹿撞，從今不敢近官牆，祇能門外徘徊立，回首觚稜心暗傷。無奈他心不肯放，纒頭覓縫意徬徨，忽然想起當朝相，立刻登門叩見忙。（白）當下榮相就說叫他進來。（唱）中堂傳

見寵非恆，希寵黃堂向內行，走進中庭先下禮，不由雙膝跪埃塵。叩完頭後門旁立，榮相觀之笑不禁，冷笑一聲開口問，你身打扮實奇形。(白)你道爲何？原來那文梯脚下，穿的是一雙方頭靴子，榮相觀之十分詫異，開口問道：「你是清朝人，爲何要穿明朝靴子？」文梯道：「卑府生性方正，所以要穿這方頭靴子。」中堂又笑了兩聲，說道：「你要穿這靴子，總要換頂紗帽纔配。」文梯不敢言語。中堂又問道：「你見我有甚麼話說？」文梯道：「現在洋兵未退，兩宮是萬萬進不得京的，中堂休戚相關，理應諫阻，倘若不聽，卑府情願一死，學古人屍諫的意思，是斷斷不肯放兩宮起蹕的。」當時中堂聽了這話，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對他說道：「你若耍死，何不去跳黃河？這是狠便當的事。芝蔴大的狗官，也來干預朝廷大事，替我趕出去！」(唱)吩咐完時進內堂，此時太守早心慌，連忙掩面將身出，一片癡心似水涼。自古道，新進少年多躁氣，太守是，蕭然兩鬢欲成霜。如何反昧前車鑒，都只爲，兩字功名太着忙。閑插妙文資話柄，正文下卷再鋪詳。

庚子國變彈詞卷三十九

第三十九回

和約磋磨親王主稿

老成凋謝傳相騎箕

(白)却說慶親王奕劻同了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自從奉旨派爲議和大臣，給與全權字樣，在京駐紮，與各公使磋磨和約，好不爲難。(唱)兩官宵早正焦勞，指望寰瀛兵氣銷，咫尺西京原不遠，那知消息已迢遙。幾番密電嚴催促，左右爲難兩使輶。雖然是，玉帛干戈終變化，不堪舌敝與唇焦。(白)直到辛丑年春夏之間，和議纔有了些眉目，由各國公使擬成底稿，送與兩全權過目。其中要求之事，書不勝書，兩全權一面逕奏當今，一面仍與各國公使情商一切。(唱)大綱節目已分明，免不得，割地輸金一一遵。那識兩宮心內苦，神京二載付沉

淪。祖宗社稷皆拋撇，春露秋霜最愴心。鞏固金甌今已缺，區區此數更何論？儘能早訂敦盤好，忍痛拚爲城下盟。自此富强求善策，勵精圖治我君臣。酣嬉力矯從前弊，自何難，拉朽摧枯奏廓清！（白）兩宮覽奏之後，也叫作無可如何，只得逐條允准。皇太后有天灑淚對軍機大臣道：「現在還有什麼說！他們要什麼，咱們就給他什麼罷！」軍機大臣得了這番意旨，馬上電致兩全權知悉。（唱）議和條款太紛紜，就簡刪繁表正文。第一款是，被害使臣克林德，雕鑄石碣在前門。第二款是，罪魁懲辦休寬縱，毋得便宜漏網鯨。第三款是，日本杉山故畫記，出洋道歉務專誠。第四款是，豐碑一座留遺愛，洗滌從前污穢名。第六款是，不准私將軍火買，用心髣髴古函人。第七款是，鴻溝一道畫爲界，使館居中
外築城。第八款是，各口炮臺皆拆毀，纍纍僅贖土堆平。第九款是，駐兵保護諸商旅，關關從茲樂太平。第十款是，仇教細民同曉諭，可云法外再開仁。第十一款是，通商條約隨時改，窒礙還防不可行。第十二款是，總理衙門稱外部，野蠻

化盡進文明。(白)兩宮將和約原稿，詳加披閱，隨即電致慶王李相，准其照辦。(唱)擎天玉柱一元勳，兩字合肥天下聞，朔雪炎風侵氣體，此中况瘁不堪云，更兼白髮添雙鬢，龍馬精神減幾分。願勉從公數月久，在旁贊助賴賢能，公卿部寺紛無數，第一精明徐大人。二品侍郎分外部，簇新官職盡知名，壽朋二字爲官印，曾駕星輶賦遠征。玉帛周旋知大體，早遊外國識洋情，中堂凡事都相信，因爲他身見事明。每與列邦爭論事，立談侃侃服人心，出言一切依公法，能使他人不得贏。因此中堂愈引重，倚爲心腹日相親，只緣公事勞心甚，朝夕曾無一刻寧。耗失精神非一日，誰知不測起風雲？(唱)那徐侍郎只因勞心過度，精力久衰，偶然外感內虧，乘機並發，醫藥罔效，就此一命嗚呼！(唱)可憐抱病未經旬，玉折蘭摧最愴神，不爲中堂留臂助，從今和約賴誰人？雖然各國漸臻妥，尙有強俄若比鄰，虎視耽耽難駕馭，遼東三省屬他人！躊躇中夜無良策，只好羈縻陸誼敦，密約多端未議妥，失茲臂助最關心。雖然拜本朝中去，卹典優加

詔語溫，無奈公私兩不便，老中堂，不禁老淚洒紛紛，從茲二豎膏肓據，心血如潮日夜噴，一斗猩紅誰挹取，唾壺幾滿薛靈芸。（白）李中堂自從乙未年間，前赴東洋馬關議和，被刺客一個鎗子打中面頰，後雖醫治就痊，究竟鎗子未曾取出，不時作痛，加以強壯之年，南征北戰，積下勞傷，從此以後，揚歷仕途，勞心君國，心血只有日虧一日。這番奉旨進京，與各國磨磋和約，延至一年之久，外受各國之要求，內迫兩宮之責望，寢食俱廢，昕夕不安。起先還虧得徐壽朋遇事諮詢，深資臂助，及至徐壽朋一死，其餘皆是碌碌之才，中堂心上一痛，又是一急，當天即就病倒。（唱）其時九月正秋深，年老中堂一病生，僵臥行轅醫遍召，參苓迭進若無聞。慶王更比他人急，日夜來看好幾巡，大局粗安猶未定，如何是好歎頻頻。中醫請遍西醫進，效驗毫無一二分，急殺嬌兒人一個，不離寸步侍嚴君。（白）李中堂此番進京，他公子經述却是帶在身邊，遇着事忙之時，亦能替代一二。只因他天性純孝，一見父親抱病，竟是衣不解帶，朝夕侍奉，片刻

不離。(唱)中堂有子紹箕裘，純孝天生孰與儔，醫藥親嘗不解帶，並無一夕合雙眸。無如天意難回轉，棟折榱崩事可憂，萬里長城一夕壞，忠魂毅魄去難留。

(白)自此以後，那病勢愈加沉重，羣醫束手，效驗毫無，到了九月二十四那一天，直隸藩台周馥正在床前問候，只聽得李相一聲長歎：「外國人如此留難，兩宮又不肯回鑾！」說完了這兩句，一口痰湧上，兩眼一翻，竟遽然長逝了！(唱)騎箕天上去逍遙，毅魄忠魂不可招，業已唇焦兼舌敝，那堪骨立與形銷？可惜了，巖巖氣象登廊廟；可惜了，耿耿忠心翌聖朝；可惜了，鸚鵡洲邊碑碣樹；可惜了，麒麟閣上姓名標。一朝詔赴通明殿，定然是，袍笏排雲上九霄！(白)當下公子抱住屍首，擗踊哀號，自不必說。周玉山大哭道：「我尚有話沒有說完！」李相的眼睛又睜開來了，左右說道：「大人不必如此，等中堂好好的回去罷。」又有人過來說道：「外國人以後決不留難，兩宮十九准可回鑾。」那時李相方纔瞑目。(唱)鞠躬盡瘁武鄉侯，直似春蠶死未休，杳杳泉台十萬里，料應回首望

神州。一朝大廈全傾圮，中外同聲哭故侯。最是賢郎純孝性，殉身地下志方酬。

（白）後來不上一月，公子竟因悲傷過度，一病不起，由直隸總督袁慰帥奏聞朝廷，將他旌表，并付國史館立傳，這是後話不題。且說當時情景：（唱）擎天一柱忽然傾，我爲蒼生哭此人！自以詞林握大柄，南征北討掃狼氛。捻匪平定爛鞞略，克復蘇常第一勳。延用洋人多得法，封疆專付展經綸。雖然洋務資開創，遺憾難平是海軍。總督畿疆數十載，天家異數迭番膺。雖然甲午遭浮議，微累何能損大名？此日列邦滋禍亂，兩宮總念老成人。可憐一旦騎鯨去，天上人間盡愴神！身後恩榮不必說，封侯賜盜失原恩。賢郎襲爵京堂用，一路榮華到後人！略述一番詞從簡，下回收束結全文。

庚子國變彈詞卷四十

第四十回

廢儲宮大賞功臣

回神京一統天下

（唱）自從匪亂到如今，一霎光陰已二春，西狩變輿非久計，兩宮未免憶神京。幸虧上相多權智，重整乾坤和局成，一旦斷箕天上去，兩宮悲掉淚同零。特頒恩旨從優恤，予謚封侯禮數尊，雖說擎天大柱倒，還虧得，諸臣不乏老成人。平時久沐天恩重，危難之時要用人，一半隨鑾西狩去，榆風沐雨受艱辛。其餘一半留京內，危局支持見血心，還有封疆賢督撫，內安多攘甚勞心。目今重覩昇平局，全虧得，京外匡扶幾大臣。幸喜回鑾無阻隔，聖明在上鑒忠誠，絲綸一道天音吐，獎勵諸臣下詔文。（白）列位看官！可曉古語說的好，食人之祿者，忠人

之事，內外諸大臣，雖說靖共乃職，然受國厚恩，已非一日，當庚子夏秋之際，除徐許袁諸大臣死的死了，殺的殺了，其餘在內者，不聞以片言感悟天心，惟聞以泄沓從事，在外者不聞以偏師平靖國難，但知以自守爲心，卒至聯軍入京，兩宮西狩。自古道，君憂臣辱，君辱臣死，當此之時，諸臣清夜捫心，方自抱罪之不遑，更何微勞之足錄？但是朝廷乾坤度量，略罪褒功，做書的人，也就不來求全責備了。（唱）按下羣臣不細云，且將行在事來論，自從得悉元臣喪，行在君臣也愴神。眷念忠良多異數，偶披遺摺更傷心，老成凋謝關天意，第一是，和局扶持無替人。（白）兩宮自喪李相之後，竟如失了長城一般，心中毫無主腦。（唱）兩宮終日費思尋，大局匡扶不易云，傅相駟箕和議阻，諸臣材力孰能勝？朝廷檢定方頒詔，只有那，年老中堂王姓人。辦事肫誠識大體，全權專付早回京。（白）中外大臣之意，以大阿哥溥儀是端王載漪之子，他父親既已獲罪，必須將他廢去，方足以服人心，朝廷深以爲然，遂於十月二十日，將大阿哥廢去。

（唱）只緣他父是元兇，召戮諸邦禍九重，其子雖然承聖寵，豈堪正位在青宮？因之革去儲君位，降秩依然爲上公，此際纒與臨汴省，暫時駐蹕在開封。早由內待傳消息，哭得那，年少青宮兩眼紅。（白）太監道：「這事哭也無益，只怪你父親做的事情不好。幸虧老佛爺天恩高厚，少不得仍有恩典與你。」話言未了，就有人回，有老佛爺賞的銀子，叫他好好回京，不准在路上滋事，將來自有關顧他的地方。溥儀聽了此言，方始轉愁爲喜，那太監亦安慰他一番，方始別去。

（唱）賞功罰罪服人心，從此江山慶太平，駐蹕開封暫休歇，聊把那，諸臣一一敘功勳。綸音一道從天下，共沐皇家雨露恩，姓字官階詳列後，要曉得。中興事業賴斯人。

計開：

慶親王 奕劻 賞食 雙親王 俸

大學士 榮祿 賞戴 雙眼花翎 加太子 太保

大學士王文韶賞戴雙眼花翎

兩江總督劉坤一賞加太子太保

湖廣總督張之洞賞加太子少保

山東巡撫袁世凱加太子少保

外務部右侍郎聯芳戴花翎

戶部右侍郎那桐加尙書銜

內閣侍讀張翼以內閣學士升補

直隸布政使周馥加巡撫銜

河南布政使陳夔龍賞戴花翎

都統蔭昌加頭品頂戴

編修張佩綸以四五品京堂候補

外務部左侍郎徐壽朋之子徐仁輔以主事用

宗人府府丞盛宣懷加太子少保

稅務司赫德加太子少保

(白)已故大學士李鴻章另外賜祭一壇，伊子李經邁以三四品京堂候補，以示眷念前勳之意。(唱)九重一一沛絲綸，告爾中興大小臣，此後天良須發現，勤修乃職報君恩。朝廷處置多停當，就命回鑾向北京，汴省官民齊跪送，煩文縛節不須云。(白)行不多路，到了黃河，辦差官員早已預備下船隻，兩宮降輿登舟，恰值風平浪靜，天氣清明，老佛爺心中甚是歡悅，對着皇上說道：「我母子二人，自從去年出京，恍惚間已是一載有餘。今日仰蒙上蒼垂佑，得以重反京城，總當奮發有爲，以無負祖宗付託！」皇上答應了幾個：「是。」說話之間，已登彼岸，仍乘輿至行宮駐蹕。(唱)離別神京一載零，目今更喜慶昇平，鑾輿朝夜趨程進，不怕途中受苦辛。河伯效靈舟穩渡，北行蹕路盡平平，千乘萬騎如雲湧，錦繡中原拱大清。(白)到了十一月念五，行抵保定行在，是時鐵路上早

已預備奉旨，定於二十八日乘坐火車還京，是日未刻入宮。（唱）憶從聯隊入神京，宮闕巍巍付劫塵，民舍市廛難復舊，第一是，不堪回首正陽門！城樓拆去空無有，更將那，鞏固城垣開便門，此際恐傷二聖意，彩樓高棊接層雲（白）還不止此，那大內宮殿，被洋兵焚燬的，亦還不少，不過略加收拾而已。（唱）聞道變輿返禁城，居民夾道盡歡迎，香花繚繞欣瞻日，漢室威儀到眼明。萬乘旌旗勤拱衛，光還故物鞏神京，幸從創鉅痛深夜，共矢臥薪嘗膽心。母后深宮仍訓政，外交內政要勞神，學堂一例添開設，廢去科場八股文。京內冗官多汰盡，增添外部習洋情，列邦公使常朝覲，內廷是，各使夫人也面君。中外一家無阻隔，深宮接待禮殷勤，殷憂啓聖從來說，這便是，億萬斯年基業成！（白）做書人，做到此間，乃題詩一首道：

詩曰 彈指光陰未二年， 倏經滄海變桑田，

眼前無限興亡感， 付與盲詞四十篇！

辛丑和約全稿（附錄）

良廬居士演

大德國欽差駐紮中國便宜行事大臣穆默，大奧國欽差駐紮中國便宜行事全權大臣齊幹，大比國欽差駐紮中國全權大臣姚士登，大日國欽差駐紮中國全權大臣葛絡幹，（這大日國是西班牙，不是日本國，）大美國欽差特辦議和事宜全權大臣柔克義，大法國欽差全權大臣駐劄中國京都總理本國事務便宜行事鮑渥，大英國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薩道義，大義國欽差駐紮中國世襲侯爵薩爾瓦格，（義國就是意大利國），大日本欽差全權大臣小村壽太郎，大和國欽差駐紮中國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克羅伯，大俄國欽命全權大臣內廷大夫格爾恩，大清國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總理外務部和碩慶親王，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部堂一等肅毅伯李鴻章，今日會同聲命，確定大清國照西歷一千

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歷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丙各款，已經大清國大皇帝於西歷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中國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降下諭旨，全行照件答應，各國已經合意，今將各款列下：

第一款 一，大德國欽差男爵克大臣前被義和團殺害一事，中國大皇帝已經應許，親派醇親王載灃做頭等欽差大臣，往大德國大皇帝前賠個不是并表明中國大皇帝，狠思念這位欽差，心中十分難過。醇親王已經奉旨，擇定西歷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歷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二，大清國國家已經聲明，在克大臣遇害的地方，建立一個大大的石碑坊，中間還要寫一道諭旨，言中國皇上惋惜克大臣的意思，這樁事情要尅日照辦。

第二款 中國此番拳匪起事，大半是朝中各親王大臣主使，今要量罪輕重，降旨一道，明正典刑。端王載漪，輔國公載瀾，本應斬首，今姑從寬，定斬監候罪名，皇上如必要加恩，免他一死，就發往新疆地方，永遠監禁，不准放他回

來。莊王載勛，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書趙舒翹，這三人都要即日賜他自盡。山西巡撫毓賢，禮部尚書啓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這三人要立刻正法。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大學士徐桐，前四川總督李秉衡，這三人已經身死，也要追奪原官，即行革職。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聯沅，太常寺卿袁昶，這五位是中朝大大的忠臣，狼明白道理，因為上表奏稱拳匪並無邪術，各國不可失和等語，惱了政府各王公大臣的脾氣，將他殺害，這也算得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了，如今中朝要替他伸雪冤旺，開復他的官銜。甘肅提督董福祥，也要即行革職，待罪名定後，再辦他的罪。還要將去年夏間各省所鬧的教案，一切護罪的官員，分別輕重，應斬首的立刻斬首，應革職的立刻革職。凡有去年鬧過教案的地方，一切文武考試，停止五年。

第三款 大日本國使館書記官名彬山，被團匪殺害，大清國大皇帝，應即降下諭旨，派欽差前赴日本謝罪。

第四款 各國人民居住的地方，及所做墳墓，去年有經團匪躑躅的，今要立個濼垢雪侮的石碑，（濼垢雪侮是洗刷前頭的恥辱），這碑由各國自行建立，中國給付銀兩，每一處建碑，給銀一萬兩，外省每一處給銀五千兩。

第五款 各國議定，自此之後，一概軍火器械，不准運至中國，茲請大清國皇帝降旨，禁止軍火進口二年，二年之後，若再須禁止，還要嚴禁。

第六款 大清國大皇帝，已經答應付各國賠款，共海關銀四百五十兆兩。但是各國不要銀，此項賠款，要換金磅，一時不能還清，按年算四厘息錢，由中國勻三十九年，連本連息，一概還清。

第七款 各國使館，另要劃一地界，聽憑各國在這地界之內，建築衙門道路。中國百姓，一概不准在這地界裏面居住。各國并要派兵一隊，時常保護自己，免致又喫了野蠻的虧。

第八款 大清國應即將大沽口砲台，及由京到天津一路砲台，一律削平。

第九款 中國國家應准各國酌定數處留兵駐守，由黃村郎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王島山海關，一路都要駐兵。

第十款 大清國皇帝，須頒行諭旨一道，永禁以後中國人民不得再與東西各國爲難。如有設會之事，須查明這會的主意，是否要想與各國結仇。倘是這個主意，這會就要立刻禁止，若有不遵，立要斬首。此次所有開教各省各城鎮地方，要停止考試五年。地方官倘再不保護教民，到後來又開了教，或得罪了各國人民，立要革職，永不敘用，中國國家不得替他解脫。

第十一款 大清國國家所有與各國通商的條約章程，我各國再行細細斟酌，倘有不大稱心如意之處，還要有我們各國自行商量，更改幾條。

第十二款 中國應將總理衙門改爲外務部，以後各國欽差大臣來見中國皇帝，一切體制要極闊綽，不能照往回的禮貌，好像不大恭敬我們的。

以上共十二款？我們各國頗爲悅意，中國國家也都甘心情愿，因就寫就十二分，

由中國全權大臣畫押，各國全權大臣各存一分，中國全權大臣也存一分。

一千九百零一年 月 日

光緒二十七年 月 日在北京定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 庚子国变弹词

作者 = 李伯元著

页数 = 301

SS号 = 11386638

出版日期 = 1935年